

書叢本基學國

集齋志遜

(上)

撰孺孝方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集 齋 志 遜

(上)

撰 孺 孝 方



行發館書印務商

重刻遜志齋集序

往予在京師。得遜志先生方公集讀之。既卒業。數手其書。不能釋去。夫先生道德士也。其所操志。皆三代聖賢軌業。豈暇韓柳諸家學哉。或稱先生文似蘇長公。非知先生深者。先生嘗奏記太史潛溪公。自謂大者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其次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續斯道於無極。嗟乎。斯豈謾言哉。乃今考其時。去關洛漸遠。學無所從受。先生獨奮然起身任之。以遜志名其齋。學者遂稱爲遜志先生云。今按集五卷。以前多微言篤論。誠有冥契神解於其間。而遠謨石畫。又時時於深慮論諸篇發之。以紓其憂患之思。至論正統變統之辨。則自左史以來。所未見道。乃先生又豈徒言者。以今究觀。其行己立朝本末。所謂始終典學。死而後已者。非邪。論者謂先生行嚴言峻。激亢過烈。未達從容之域。予以爲先生在聖門。蓋孔子所願見之剛者。跡其所存立。已足暴於世。而垂教無窮矣。奚過言之云。歲庚申。予行縣。由永嘉造赤城。見諸山遵海壁立。森聳峭厲。如端人介士。整襟正色。廩廩不可犯。而顛氣飛越雲霞之上。有終古常存者。乃知先生嶽降其地。實靈異所獨鍾。慨然想見其人。爲之低徊不去。久之。已復延問長老。考其俗。進諸生與之論德校藝。察賦其性術。大抵疆執陷直。砥厲繩檢。猶存先生之風焉。郡有遜志齋集。故刑書東橋顧公爲守時所刻。予取讀焉。見其編漸漫漶。因謀諸兵道唐君及新守王君。重刻之。二君躍然敬諾。越數月。報訖工。予乃僭敘次所論。以識景行之私云。唐名堯臣。南昌人。顧名璘。王名可。大。皆予同郡人。嘉靖辛酉夏五月望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吳郡范

惟一撰。

遜志齋集

敘刻遜志齋集

君子修辭立誠。可與居業。殆未睹其業。而人已試其誠矣。惟誠故達。達故利於用也。方先生之學。一本於誠。發而爲文。鑿鑿皆實理。是故其大者麗玄黃。而細不遺於蚊蚋之微。明與日月爭光。而幽贊默成。若或授之乎造化之柄。近而家庭。孝弟雍敍。所橫被者。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夫其爲志專。故詞無枝葉。其行直。故義存而不變。其弘毅。故膚鬯凝厚。亦惟仁以爲己任者。能自得之。譬則水之爲物。緣理而行。不廢小間。動之而下。蹈深而不疑。障防則清。歷遠則致。卒成而不毀。以生羣物。成天能。人槩有未睹已。而獨見其觸砥石。撼頽波。必決而之海。乃稱之曰。水哉水哉。是集今昔具有評。近又折衷於范王二君子。隱有定衡。予焉用復贅其詞。第爲寶斯文者。付囑之曰。請志之。須與宵壤俱敝焉。可也。亦竊附志於二君子云。是歲閏月三日。後學南昌唐堯臣書。

重刻正學方先生文集敘

明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贊治尹浙江台州府知府吳郡王可大撰

文不足以語先生。而先生之蘊蓄底裏。操履經略。實因文以見。當元之季。紀綱禮教。淪蕩漸盡。國朝受天。明命。誠意景濂諸君子起而倡率之。禮法聿興。文命肆布。先生歸依諸君子。以講明道學爲己任。以振作綱常爲己責。以繼往緒開來學爲己事。以輔君德起民瘼爲己業。養植既粹。文彩自沃。以故緒言餘論。見重當時。而二百年來。不問賢不肖。皆知有先生。皆知有先生之文。先生爲郡寧海人。舊有刻在郡。久而朽弊。督學中方范公。謂兵憲貞山唐公曰。予司文養士。而正學先生實公分地也。曷相與以新之。秋九月中。方公校士於台。則命可大校梓而敘之。夫寧海自天姥迤邐而東。土根靈遠。扶輿清淑之氣。已萃於臥龍諸山。而桐柏蓋蒼。又環其左右。滄溟之溪。瀚海之浩渺。三面入之。其產有異才也。固宜。且先生自童稚時。卽歷齊魯之墟。登周孔之廟。慨然有意於顏閔之學。明粹毅直。豈襲取者哉。有伊尹畢公之志。而尤不滿於伯夷叔齊之死。有緹縈孔褒之孝。而尤大其親濟寧公之學。有董仲舒王仲淹起遺經於絕學之功。而尤不雜以賈誼公孫弘之疵駁。然則先生之文。其有裨於世教名義。寧不重且偉歟。使其繼誠意景濂諸公。立在朝廷。考故典。敷文教。薦宗廟。勒爲一代之言。以澤國家之盛。則豈使後之人。悲先生之心。而益有感先生之文耶。先生之文。醇正如紫陽朱子。理學如濂溪周子。兩程子。敘事如司馬子長。論議如陸宣公。而精神縝密。則與昌黎韓子相上下耳。讀其文。想見其人。後生末學。不復見先生者。當於文而考之。嘉靖

辛酉夏五月至日

遜志齋集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旣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斲。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効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雜

老佛爲博學。志氣汗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遜志齋集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爲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強。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當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託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於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習之久。而弊愈甚。於乎。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希直。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百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閱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稿之首。洪武三十年冬十一月。金華王紳仲縉序。

正學先生水像



蜀王賜方教授像贊

綠鬢紅顏。金精玉粹。聘束帛於山林。膺綸言於殿陛。身遊乎蓬島方壺之間。道泝乎伊洛洙泗之澨。潛溪之後學。名聞九重。玄英之雲孫。華間奕世。是所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又贊

太平謝鐸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弘。上泝伊洛。如磨在藪。如星在晨。旁觀一世。絕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咤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視欲然。銘盤書紳。雜誠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迄宋歷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重刻遜志齋集凡例

- 一。是集先生歿後六十年。臨海趙學諭始得散落詩文。三百一十四篇。梓于蜀者。爲蜀本。又二十年。太平謝文肅公。黃巖黃文毅公。編輯四方所藏。得四十卷。郭令尹梓于寧海者。爲邑本。又四十年。郡守姑蘇顧公。梓于郡齋者。爲郡本。今據三本。而參酌之。
- 一。集中諸論。舊多遺闕。近時丘文莊公。稍加補正。名爲論淵。梓行于世。今據論淵。以補其闕。他所訛誤。若讀尉繚子之類。考諸經史子氏。及正韻玉篇等書。正之。其無考者。仍存疑。
- 一。宋學士文粹。序貞義處士鄭公墓表。皇明文衡。爲金華樓公璉作。然邑本郡本。皆有疑。先生與樓。同門同官。而代筆者。仍存之。
- 一。勉學詩二十四首。文章辨體。刻爲吳人陳子平作。而蜀本邑本皆有。赤城集亦載爲先生詩。懷麓堂詩話。惟云未考。識者謂子平未嘗至蜀。而初本得自蜀中。當爲先生作無疑。故仍收之。
- 一。蔣伯孚字說。蔣氏異瓜辨。贈雷峯樵叟。送平元亮等序。復齋梅所等記。溪漁子大笑生等傳。關王廟碑。樓君墓銘。俱載邑本。而關王廟碑。又載寧海志。及三先生文粹。今悉補入。
- 一。送李參政王文燭李生。及方氏族譜序。越國公神道碑。雖皆見潛溪集。而邑本各題下。有代太史公作字。則實爲先生筆。故收之。
- 一。遊峨眉及歌風臺詩。俱載蜀本。而峨眉篇。又載四川志。皆補入。

一遺安堂記載三先生文粹巾山晨望及閒居詩舊傳民間併見吳越錢氏家乘謝文肅公嘗有不及早見之歎故特收之

一慥慥齋記雖邑本郡本皆有然嘗刻于黃文獻公集內而續文章正宗亦屬黃作且輯正宗者乃先生友人鄭柏門人王稔也決知非先生筆故去之與木綿花歌舊載邑本亦以正宗爲熊礪谷作而郡本去之者同耳

一原本所載如送趙教諭及族譜序告佑順侯文等作於先生文頗不類以無據不敢刪去又如覈咎閱知靜學齋等賦上蘇范二先生等書皆闕誤不可讀然實先生筆仍存之以俟知者

一附錄原止錄蜀獻王及同時名公贈遺諸作今以傳狀祠記及弔祭詩文而續附者存始末也若愚菴公墓文孝聞孝友二先生暨二烈女詩傳此先生一門道德節義不容泯者亦併附焉

遜志齋集目錄

卷之一 雜著

幼儀雜箴二十首

雜誠三十八章

四憂箴

克畏箴

毀譽箴

家人箴十五首

九箴

宗儀九首

卷之二 雜著

釋統三首

深慮論十首

卷之三 雜著

君學二首

目錄

雜銘

學箴九首

箴四首

勵志箴

擇交箴

四箴

慎齋箴

後正統論跋附

君量

君職

官政

成化

正俗

正服

卷之四 雜著

周官二首

西伯伐崇

畢命

讀三墳

讀汲冢周書

讀三略

讀曾子

讀孫子

讀慎子

讀尹文子

治要

民政

明教

重爵祿

周禮辨疑四首

武王誅紂

檀弓

讀夏小正

讀司馬法

讀子華子

讀荀子

讀吳子

讀公孫龍子

讀鄧析子

讀尉繚子

讀呂氏春秋

讀風俗通義

讀荀悅申監

讀博物志

讀朱子感興詩

讀陳同甫上宋孝宗四書

卷之五 雜著

夷齊

嚮拳

豫讓

曹參

條侯傳

丙吉

東漢

嚴光

讀戰國策

讀法言

讀鹽鐵論

讀崔豹古今注

讀聳隅子

有子

鄭靈公二首

樂毅

婁敬

霍光

黃霸

漢章帝

竇武

崔寔

趙苞

華歆

龐統

晉二首

殷浩

王彪之

魏孝文

蕭懿

沈約

周齊之事

蘇威

唐高祖

張九齡

唐莊宗

卷之六 雜著

馬融

許劭

諸葛孔明

諸葛誕

司馬孚

郭巨

梁武帝

崔浩

甄琛

袁粲

隋文帝

唐

唐文宗

郭子儀

毀譽

閔俗

啓惑

越巫

明辨

指喻

越車

蚊對

醫原

策問十二首

卷之七 雜著

靈芝甘露論

凝命神寶頌

慎獨齋銘

喜友堂銘

慎思堂銘

目錄

鄉原

斥妄

言命

吳士

學辨

溪喻

公子對

鼻對

雜問

郊祀頌

省躬殿銘

謹節堂銘

友于堂銘

寧野軒銘

雙桂軒銘

林泉讀書齋銘

扇銘

試筆說

習菴說

鄭叔度字說

戴樂和之字說

東野翁字說

黃仲晦字說

蔣伯孚字說

卷之八 雜著

考祥文

誚伯牙文

籲天文

里社祈晴文

覈答賦

五雲山房銘

研銘

王待制私諡議

畏說

王溫子栗字說

王氏兄弟字說

傅氏字說

王子文字解

劉士安字說

蔣氏異瓜辨

誠妖文

弔茂陵文

告風伯文

告佑順侯文

靜學齋

憫知賦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文會疏

卷之九 表 箋 啓 書

代董學士謝表

謝太史公書

與蘇先生書三首

與朱伯清長史書

與王先生書

與潘擇可先生書

與士修書二首

答陳元采

答上清張真人

卷之十 書

與采苓先生書二首

答鄭仲辨書二首

友筠軒賦

釋思辭

建祖祠移族人疏

上蜀府箋啓十七首

上胡先生書二首

上范先生書

寄徐教授先生書

與葉夷仲先生書

答林公輔書

寄士修修德書

與王修德書八首

與訥齋先生書

與鄭叔度書八首

答劉養浩書二首

與邵真齋書九首

卷之十一 書

復鄭好義書三首

與趙伯欽書三首

答張廷璧書

與黃希范書

答劉子傅書

與王微仲書

答林子山書

答王秀才書

與俞教諭書

答俞景文書

與友人書

答林嘉猷書

與樓希仁書

答王仲措書五首

與童伯禮書

答王氏交幣書

與友人論井田書

答園鄉葉教諭書

答許廷慎書

奉俞大有先生書

答胡懷秀才書

答錢羅二秀才書

答俞敬德書二首

答俞子嚴書二首

答金景文書

與陳敬齋書

與盧編脩書

與陳用中書

與舒君書

卷之十二 序

周禮考次目錄序

篆書考正辨僞序

蜀鑑序

自警編序

宗忠簡公奏疏序

蒲鞭詩序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華川集後序

觀樂生詩集序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時習齋詩集序

非非子醫書序

丙子京闈小錄後序

與郭士淵書

與錢克溫

武王戒書序

基命錄序

蜀漢本末序

仕學規範序

壽親養老新書序

宋學士續文粹序

先太守文集後序

蘇太史文集序

張彥輝文集序

劉氏詩序

白鹿子文集序

癸酉應天府小錄序

己卯京闈小錄後序

卷之十三 序

宋氏世譜序

童氏族譜序

范氏族譜序

吳氏宗譜序

丁氏復姓序

方氏譜序

溪亭聯句序

迎養詩序

義門詩序

御賜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豐湖書室序

雲望詩序

趙彥殊字序

黃仲儀仲顏字序

卷之十四 序

謝氏族譜序

葛氏族譜序

徐氏譜序

樓氏宗譜序

族譜序

溪上會飲詩序

梅隱詩序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王氏深深集後序

衛氏紫薇詩序

雷峯樵隱序

張氏思親圖詩序

鄭允充字序

贈林公輔序

送石永常僉事序

贈王仲搢序

贈趙教諭序

送湯僉事序

送徐思勉僉事詩序

送陳達莊序

送葉知縣還任序

送李宗魯序

贈金溪吳仲實序

送龔彥佐員外序

贈劉君序

送樓士連謁選序

送周宗傳省親序

送危泰生序

送金文舉歸省序

贈鄭顯則序

贈周履素序

贈郭士淵序

贈王生序

贈王僉事序

送朱仲讀序

送祝彥芳致仕序

送劉侯序

贈黃叔暘主簿序

送平元亮序

送盧尙毅序

送宣尉楊鏗詩序

送解元振還廬陵序

送趙孝先從軍詩序

送凌君入太學序

送梁宏還廣東序

贈盧信道序

贈林士恭序

贈王時中序

送李生序

送王文問序

贈瑄蘊中序

卷之十五 記

艾菴記

學士亭記

畸亭記

借竹軒記

時敬菴記

企高軒記

艤航軒記

藏器軒記

茹茶齋記

送周景琰入試序

贈劉文仲序

贈邵真齋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送浮圖景暉序

益齋記

宋氏爲善堂記

希董堂記

綠疇軒記

慈竹軒記

息耕亭記

巾山草堂記

草心堂記

卷之十六 記

傳經齋記

樂壽堂記

味菜軒記

南齋記

默菴記

石鏡精舍記

遊清泉山記

藏用齋記

餘慶堂記

思孝堂記

求古齋記

臥雲樓記

戀窩記

養素齋記二首

復齋記

貧樂窩記

問月樓記

存養齋記

懶齋記

靜齋記

天台陳氏先祠記

集義齋記

適意齋記

仙溪霞隱記

思親堂記

壽善堂記

心遠軒記

任重齋記

守素齋記

遺安堂記

存耕軒記

觀海樓記

菊趣軒記

卷之十七 記

柳氏譜記

宜隱軒記

直內齋記

尙志齋記

省菴記

學孔齋記

御史府記

蘿月山房記

後樂齋記

全樂齋記

種學齋記

尊聞齋記

娛靜樓記

貯清軒記

龜巖隱居記

默山精舍記

君子齋記

尙友齋記

御賜訓辭記

身修思永堂記

春風和氣堂記

後樂堂記

孝思堂記

好古齋記

訥齋記

棠溪書舍記

來鷗亭記

默齋記

孝友菴記

梅所記

卷之十八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題神異經

題右軍遊目帖

題蕭翼賺蘭亭圖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冊墨蹟

書黃鶴樓卷後

題宋孝宗橙花詩後

題朱子手帖

題靈隱寺碑

題元諸儒帖

題賜王訓導詩後

讀書齋記

見山堂記

望雲堂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題受禪碑後

題觀鵝圖

書蘭亭墨本後

題韓幹馬圖

題顏魯公放生池石刻

題米氏山水圖

題子昂千字文帖

題桐廬孫先生墓文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

題醫說後

題太史公手帖

題太素子墓銘

題濟寧張氏墓銘

跋劉府君墓碣後

題溪漁子傳

題鄭叔致字辭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題周氏文後

題養浩製本朝饒歌

書夷山稿序後

贈樓君詩卷題辭

題聽琴軒記後

題來鷗亭詩後

題劉氏家藏誥命

題李質夫字序後

卷之十九 贊

題楊先生墓銘

題礪礪子墓碣

題韓復陽墓銘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

題陳節婦傳

題宋舍人篆書

題仲珩草書自作詩

題王氏述訓後

題黃東谷詩後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書學齋佔畢後

題積善堂記後

題許士修詩集後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

春秋諸君子贊

三賢贊

云敞贊

田疇贊

孔璋贊

蕭僕贊

南稜王先生贊

御書贊

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楊先生像贊

王仲摺像贊

朱方中像序贊

劉廷修先生像贊

葉用賓贊

劉養浩像贊

澹如居士贊

蜀三守贊

尙友五贊

楊喬贊

李太白贊

袁安臥雪圖贊

杜士賢贊

吳學士像贊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空同外史贊

宋仲珩像贊

鄭仲釋像贊

葉友直像贊

南齋像贊

王中夫先生像贊

陳希古像贊

王蘊德像贊

友鹿翁像贊

黃氏三壽圖贊

張文敏像贊

老人星贊二首

白鹿洞規贊

畫梅贊

樛木圖贊

卷之二十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祭胡仲申先生

祭戴先生

祭鄭仲舒太常

祭葉夷仲主事

祭許士脩

祭王博士

祭趙希顏

俞博士像贊

杜推官贊

姚貞婦贊

赤壁圖贊

歸田圖贊

馬圖贊

祭太史公遷葬文

重告胡先生墓

祭王文節公

祭吳樗菴先生

祭郭士淵

祭宋仲珩

祭鄒博士

祭童伯禮

祭外舅鄭公

東陽葛府君誄

鄭生祐哀辭

卷之二十一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象山王府君行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觀樂生傳

詹鼎傳

張孟兼傳

菜根居士傳

大笑生傳

魏節婦傳

二賢婦傳

卷之二十二 碑表誌

關王廟碑

祭從兄希聲

鄭府君哀辭

吳氏二賢母哀辭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孫伯融傳

王進德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芒芴公傳

友鹿翁傳

溪漁子傳

童賢母傳

梅長者祠堂碑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越國公新廟碑

俞先生墓表

盧處士墓表

王處士墓表

侍讀唐君墓誌銘

吳處士墓表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王君國祥墓碣

仙居張處士墓誌銘

王處士墓誌銘

宋仲珪墓誌銘

宋子畏壙誌

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樓君墓銘

信國公神道碑銘

宋處士碑陰銘

林君墓表

楊處士墓誌銘

陳先生墓碣

曹處士墓碣銘

鄭處士墓石表辭

參議鄭公墓表

鄭處士墓碣銘

許士修墓銘

陳仲昭墓銘

曹府君墓誌銘

宋仲珩壙誌

郭君壙誌

處士鄭公壙誌

嚴夫人鄭氏墓銘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金君妻董氏墓銘

鄭君妻洪氏墓銘

卷之二十三 古詩

蜀府敬慎齋

蜀王賜宴浣花草堂感恩懷古

齋殿觀書賜文嘉勞奉謝

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命述事

遇夏教諭次韻

次仲縉感懷韻十首

舟中呈同召諸君

次登南樓韻二首

再送鄭叔貞之成都

送謝生因寄岐陽公

過溧陽

昔書齋舊門扇

楊夫人墓誌銘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讀書齋

蜀王賜讀基命錄詩依韻奉謝

次淵明詩韻謝蜀王

陪蜀府諸公宴集

閒居感懷十七首

追次朱子春懷韻

上巳約友登南樓

送鄭叔貞之成都

偶爾遣意

宿獨架橋閣上

過寧陵縣學

感橙樹

栽柏

修德汝器嘉猷至二首

在石鏡次家兄會飲韻

楊柳渡

二虫吟

追次文公歲暮韻二首

石鏡會集諸公

病眼喜郡守見過

奉懷太史公用盡字

二禽咏

題童賢母卷後

宋五公

次修德雜詩韻三首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雜詩四首

再和并簡林嘉猷

新柏爲瓠蔓所纏

次鄭好義見貽韻五首

題山水

宿夾江寺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歲除祭先奉懷家兄次文公韻

再次石鏡會集韻二首

題信經歷熨帛圖

鄰父攜酒相飲

次張南軒韻送董公

靜妙軒

訊瘡

初冬雨中獨坐

次韻贈國亮經歷

修德以詩寄次韻

次蜀王韻送一宗和尚

家兄寄中秋詩分韻以答

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閒居偶題

卷之二十四 律詩 絕句

蜀王賜酒膳奉謝

潼關

題嚴子陵

弔李白

題李白對月飲圖

錢氏家山圖

江山萬里圖

失硯嘆

紅酒歌

蕨箕行

遊峨眉山

滄洲趣爲趙孝禮題

寄好義

巾山晨望東錢克溫

勉學詩二十四首

歌風臺

淮陰

赤壁

題李白觀瀑布圖

徽宗花鳥圖

題南屏對雪圖

題王叔明墨竹

扇

食羊虎肉

海米行

題萬間堂

許氏龜巖行

蜀道易

次河南府梅花堂韻

愛日堂

和東坡喜雨韻

次鄭好義紀夢韻

送劉士端歸括蒼

楊節婦

寫懷

懿文太子輓詩十章

謝蜀王撫問賜藥六首

病中述懷二首

題萬間室

次韻寄好義四首

別宜隱友兄五首

題畫二首

催菊

爲玉泉山人題

東河值雪

寄貧

渡淮寄宗文先輩

寄修德

題王節婦

題許節婦傳

聞鵲

大行皇帝輓詩

應召道上有作三首

送盧信道點兵

題曲徑

歲暮寄修德二首

次韻答錢文學二首

寄童伯禮二首

代菊答

過北山翁

峨眉縣曉發次韻

道中遇盧先生

寄蘇平仲先生四首

遣病十首

贈鮑民瞻

次危紀善五十韻倍成千字獻蜀王

宿峯頂次濟定韻

木皮嶺

宿新津寶花寺

次韻贈方圓巖山人

輓徐節婦

次韻留別陳季明

虎圖

題曹娥江

病中除夕四首

送鄭履順二首

謝羣公送別

春和五首

二十九日三首

童景純來三首

哭吳樗菴先生五十韻

從蜀王登萬歲山

登歸雲寺閣

山中對景書懷

送吳主簿

次兄調弟希政韻二首

贈韓敏道赴召

枯木圖寄士修

題山水二首

竹月圖送人歸省

題畫

牧牛圖

書事

試院偶題三首

侍世子奉獻蜀王十首

無題三首

遊峨眉山十首

次韻寫懷會送叔貞之成都十七首

別母舅哭外舅鄭公

題漢中三寺佛

買臣妻墓

王節婦

彭山道中

客至

送龔給事歸省二首

覽陳先生和諸詩戲題

題山水隱者

奉試靈芝甘露論

二月十四日書事二首

次韻謝蜀王六首

謝蜀王賜果十首

遠違闕庭二首

入山後次韻述事言懷十首

感舊九首

中秋對月二首

蜀相像

二喬觀書

鄭義門

夜度桑洲驛

喜盧原質中探花郎

談詩五首

道者扇

題山水

修德惠枯木圖次韻

畫梅

題東坡畫竹

墨菊二首

馬

百雀圖

荷花渚禽

立春偶題二首

附錄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蜀王讀基命錄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

染說

送希直遊金華

送希直應聘赴京

見梅

竹

斑竹圖

題菊

聞燕

羲之籠鵝圖

鸚鵡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東方希直二首

送方生還天台詩

跋太史公送希直詩後三首

古詩贈希直

答希直

聞希直自京還

寄方正學內翰

答方希直先生書

與童景庸書

正學先生事狀

祭文貞公文

謁侯城里有感三首

愚菴先生墓文

方孝友詩

刻正學文集序

書重刻遜志齋集後

正學齋記

上侯城先生書二首

方先生小傳

成都府祠堂記

過侯城里有感

謁正學祠堂

方希學傳

二烈女傳

刻遜志齋集後序二首

遜志齋集卷之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幼儀雜箴二十首有序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于盤盂。或書于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汨於名勢之慕。利祿之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蓋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爲學而未能。因列所當勉之目。爲箴揭于左右。以攻己闕。由乎近而至乎遠。蓋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脩之事也。

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爲驕。俯爲戚。毋箕以踞。欹以側。堅靜若山。乃恆德。

立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爲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雜著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爲坦途。

形倦于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張拱而前肅以紓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佻以輕遠恥辱於人動必以正。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爲諂爲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珍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有爲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尙慎其防。

發乎口爲臧爲否加乎人爲喜爲嗔用乎世爲成爲敗傳乎書爲賢爲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慎乎。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祗而人之隨狗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啓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內既病乎德。外爲禍階。抵掌絕纓。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反身則至。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以道爲度。揆道酬物。己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顏之好學。自此而推。

憂

惰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爲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汝孰憂哉。勉於自脩。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已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寧汝容。惡己所可惡。德乃日新。己無不善。斯能惡人。

取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

與

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受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圖。陷人爲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

誦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靜養志。日化歲加。山立川駛。聖道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爲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善。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雜銘

冠

居上不易。衆所瞻視。傾側必墜。

帶

寬則弛。急則促。要厥中。泰而肅。

衣

服不美。人不汝尤。德不美。乃汝之羞。

屢

孰爲險。履非義。孰爲夷。行必思。敬于事先。靡適不宜。

筆

妄動有悔。道不可悖。勿謂汝才。後有萬世。

墨

難乎成。易乎毀。保玄德。著千禩。

硯

其體剛。肖乎乾。其用靜。法乎坤。惟德全。永長存。

紙

以之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其利民。以之施教。欲其義。以之制法。欲其仁。

界尺

體方則動正。質重則行直。一轉一側。亦不可偏僻。

硯匣

思而後言。其言必傳。言而後思。雖悔莫追。

書櫃

唯羣聖之道。咸萃在茲。不能精思力學。則書爲虛器。不能希賢由聖。則學非真知。小子極愚。敢不敬慎。日

以孜孜。

書籤

至博而約於精。深思而敏於行。

考古以立事。觀人以脩己。治亂興衰。必知其由。進退語默。必中乎理。毋眩乎辭。必要諸道。以聖爲則。純駁可考。

論學則觀其身。論政則考其時。詞有華而不廢。言有似而不取。

枕

於此思道道必明。於此論事事必成。於此警戒。汝福將大。於此恣肆。其禍將至。

席

燕安溺人甚於洪波。身溺可濟。心溺奈何。

患常生於無事。禍莫大於多欲。憂惕可以保身。敬慎可以致福。

衾

己之溫。思人之寒。己之安。思人之艱。

德之失。錦衾慄道誠。完布衾安。

持敬勿墮。恆省己過。毋謂不汝知。天視不遺。

床屏

蔽汝身毋蔽汝心。

櫛

美衣華體。美服華身。衣之惡。謂汝簍貧。名之惡。斯爲小人。致飾於外。而不思自新。柰何乎此民。

頽盆

汝面或垢。不容飲食。汝心之汙。不愧于色。噫。視心如視面。以新厥德。

戶

端爾聽。邇言勿溺。小事必敬。

正容體。謹辭令。出入必思。欽若天命。

戶內治。天下易。邇或謬。遠安求。已爲而悔。莫若早戒。患至而憂。不如預謀。

何以樂心。無愧怍。何以憂。輕舉多求。

闔兮闔兮。取法乾坤。由仁義行。以貽爾子孫。

牖

蔽則暗。啓則明。克去欲兮。天德乃弘。

大其牖。天光入。公其心。萬善出。

啓之啓之。天光斯生。戒之戒之。勿蔽汝天明。

日月之光無微不達。鬼神之理無幽不察。擴汝昭明。勿自掩闕。觀室於牖。觀人於道。闕牖者破昏。好道者日新。

柱

人有可忿。反己而察。己有甚怒。忍無妄發。毋肆爾情。以壞汝名。彼惟不思。卒債事喪生。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室寧。爲善事者。子孫興。室何以傾。梁柱弱。家何以衰。禮義薄。國何以亡。無德澤。

門

非禮之事勿行。非義之貨勿入。禮義所出。是爲清門。悖傲所出。是爲禍門。貨財所出。是爲幸門。仁賢所出。是爲德門。不惑於利者。休。多行可悔者。憂。非無外。不足以任道。非無息。不足以成業。非至公。不足以知人。非至密。不足以察理。心之所貴者四。此之謂也。

釜

勿納非義。以取滿盈。非義多毒。滿盈必傾。質完厚。德日新。資六府。養兆民。

食器

汝飲而食。當思爾職。行而有得。斯無愧色。無功而厚享。缺節己以裕衆。是爲儉德。嗇人以自封。斯爲民賊。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圖。適己而忘人者。人之所棄。克己而利人者。衆之所戴。

酒卮

無以欲失性。無以忿輕生。無以樂忘禮。無以利用兵。洽親和衆。恆於斯。造禍與敗。恆於斯。懲其惡以趨善。尙慎其儀。

可欲必戒。萬乘之國。多以此敗。矧汝士也。泰人不嗜水。而惟酒之嗜。酒之味美。而水無味。嗚呼。淡泊者無毒。而好美者可畏。夫焉可以不識。

肉俎

有以異物用物無愧。不能脩德。而享其奉。是食其同類也。吾爲汝懼之。

食案

爲善終世。一眚而蹶。務德如山。一言而殘。忿不可長。惡不可滋。匕箸之頃。怨或起於斯。疾不生於董荼。而生於甘美。禍不起於干戈。而起於言語。敬慎汝口。鑒于前軌。

養身之具。或有未備。汝以爲愧。養心無方。禮義消亡。不思其臧。忽其大而圖其細。幾何而不賊。汝之生邪。

斗斛

土廣粟多。匪以量而加。德薄才散。匪以貧爲患。出納平均。將利爾嗣人。

權衡

虛以爲體。平以爲則。隨物賦形。爲民作極。皇王攸謹。尙其無私。百爾秉心。或鑒于茲。

尺度

尋丈之繆。實始毫釐。君子畜德。無忽細微。

几

憑之安。出汝言。居上不易。爲下實難。

倚席

汝之息。念民之力。汝之休。念民之憂。忘其私。而與道謀。後其私。毋俾人尤。先人而後己者安。適己而勞人者危。無以過小而不戒。無以道大而不爲。

扇

德之涼。任之寵。攝尺寸之柄。四方風動。

謹無悔。忍無憂。謙無辱。信無尤。

時乎舍。時乎庸。動不違時。代天之工。

寒卽乎煖。暑卽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爲身之殃。噫。嗜欲之毒。甚於劍芒。人惟寒暑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邪。

爐

近而卽之。則能溫汝。狎而陵之。則能焚汝。民猶火也。勿謂可侮。

匕筯

汝之食人。慎勿恩。人之食汝。慎勿譏。

五鼎之饋。爲惠不成。乾餼之遺。怨由以生。一舉筯而驕士。將敗汝名。

帚

地之垢。治之以帚。心之垢。不思其道。汝居孔潔兮。於汝何有。

瓦

大廈不傾。匪一瓦之積。黎庶之安。乃衆賢之力。

浴器

洗滌邪慮。以啓新知。勿安於汗濁。自棄弗治。

濯之潔。初匪外至。於鑠天明。亦若此。衆欲汗之。吁可鄙。形之汗。濯之則已。心之汗。百行皆毀。名之汗。萬世之恥。水旣潔。然後可以溼身。己旣修。然後可以化民。

桔槔

旱爲虐。汝功乃作。寧汝無功。無俾歲也凶。

聖制器。資利人。功施博。巧足珍。賜多言。道未醇。眩異說。惑聖真。是猶見一瓠之濟。而以舟楫爲可棄。夫安

得爲智邪。

鏡

用汝芟夷或封殖崇善去惡乃厥職。

念民勞謹民時順民欲惠民災。

耒耜

勞思善敏豐財。

安厥匱恬厥勤業勿貳世長利。

牛之力不可劇土之宜不可易牛劇則敗土易無稼。

篋

勞則息毋旣其力力竭則斃於汝乎何益。

鞍

道役智智役力智之不如惟汝所適任智而不知道人將汝役。

馳驟易劇不若徐行不息易劇者緩不息致遠。

轡

操縱有術駕猶良用違其才騏驥亡以寬馭民邦乃昌。

車

以廣載。以剛運。險則止。易則進。衆材得職。乃不僨。衆器堅。車乃良。百戰得賢。成乃光。朽轅腐輻。乘者歿。

雜誠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恆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於心。見于事。出而不價。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右第一章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也。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其於不善。不禁而莫能爲。畏威者。禁之而莫敢爲。不敢之與不能。何啻陵谷。

右第二章

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於禮樂而棄之乎。尊所賤而卑所貴。失莫甚焉。

右第三章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撫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銜。詭色

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鈞撫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右第四章

爲政有二。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右第五章

古之仕者。將以及物。今之仕者。將以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右第六章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右第七章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鄰之法乎。有恆分而知恆。道奚由亂。

右第八章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

右第九章

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爲之謂明。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右第十章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賂賄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尙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右第十一章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右第十二章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未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尙朴而不尙華。與其詐也。寧木。

右第十三章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右第十四章

柔仁者有後。剛慕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右第十五章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脩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右第十六章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右第十七章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右第十八章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蕈也。故枕由寢苦。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右第十九章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耐乎祖。

右第二十章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右第二十一章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是自棄其家也。

右第二十二章

爲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頡然。循循者。善之徒。頡頡者。惡之符。

右第二十三章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美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右第二十四章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右第二十五章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右第二十六章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

右第二十七章

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右第二十八章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處野。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

之乎

右第二十九章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右第三十章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右第三十一章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右第三十二章

不作于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其惟君子哉。

右第三十三章

尙鬼之國多病。好利之人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右第三十四章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

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

右第三十五章

政之弊也。使天下尙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尙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右第三十六章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解者。爲難。

右第三十七章

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右第三十八章

學箴九首有序

昔之爲學者。經無恆說。師無恆道。隨其意之所向。而欲自達於古。爲功勞而成效寡。今之世。異乎此遠矣。經出於一家之言。而道槩於聖賢之中。苟務學焉。宜無不至。而人才之難。反有甚於昔者。豈非不得其方也哉。作九箴以自省。且以戒人。

擇好

不好而學。勞而罔獲。不慎而好。曷底乎道。或好其迹。或好其辭。匪不能好。其好者卑。三千之徒。莫非奇士。

聖云好學。惟顏氏子俯仰自得。泊乎無言。彼豈區區急於有聞。嗟爾奚爲。以名自累。名也可懷。顏亦可媿。

慎習

以身範俗者。聖賢之爲。不化於俗者。中人之資。與俗推移。匪愚則何。古之爲學。所以行道。通則爲汙。介則爲矯。較其所近。介愈於通。失己雖殊。違道則同。夷羣混世。欲與道俱。懼汝忽焉。小人之趨。余茲戒汝。篤慎厥守。不有古人。可師與友。聖則汝師。賢尙友之。彼亦何人。汝寧弗思。

明義

明於義者。於利也輕。授之天下。不以爲榮。苟爲所移。皆可欲者。快意陳前。身亦可舍。一念之動。一髮之間。相去幾何。爲陵爲淵。勿以其微。殆曰可受。微之不察。大者何有。聖有伊尹。放主於桐。海內帖然。服其至公。人見遺錢。縱目私睨。市兒抵掌。訾其貪利。尹獨何道。舉世不疑。心無所利。曰汝信之。惟利之喻。害于而躬。行義之報。博乎無窮。擇義在我。聖亦可企。勿謂古之人。吾不敢至。

辨疑

不善學之人。不能有疑。謂古皆是。曲爲之辭。過乎智者。疑端百出。詆呵前古。摭其遺失。學匪疑不明。而疑惡乎鑿。疑而能辨。斯爲善學。勿以古皆然。或有非是。勿負汝能言人。或勝汝。忘彼忘我。忘古與今。道充天地。將在汝心。

虛受

中之虛。取善於人。沛然有餘。實其內。自以爲至。人不汝慕。天下之善。天下同之。汝不自私。孰匪汝師。一夫

之識。其復能幾。柰爾不思。貴已賤彼。舜禹之聖。猶取人言。汝曷不然。汝豈誠賢。

知要

何以治己。何以治人。聖承賢繼。何革何因。爲學不難。知要爲貴。識其大端。勉焉可至。不察其本。而玩其華。窮奇極博。於道何加。聖賢之學。皆以用世。不宜於行。斯爲一藝。天之畀汝。靡有不全。汝忍狹之。不畏於天。

篤信

命輪人爲弓。強之不從。俾鼎人爲瓦。迫之不可。工守其業。猶不以利移。舍古徇今。可以士爲。仁義吾內。爵祿其外。內爲外屈。失其天貴。蹈道自我。夫豈由人。不求合於世。斯爲天民。

慎獨

人或可欺。天實汝司。人不汝窺。汝心自知。噫。存心如事天。爲敬之基。

篤行

中人慕道。如童贊日。知其爲明。不知其實。日不可邇。道非日比。擴而行之。在我而已。一身非微。天下非大。勢有屈伸。道無降隘。勿敏於言。而怠於行。維恆若不足。以底于成。

四憂箴有序

孔子之聖。不待勉而成。然恐夫德不修。學不講。義不卽徙。過不能改。則引以爲己憂。今人之質。不足幾聖人也。決矣。而未見有以四者爲憂者。其卒歸於愚也。奚怪焉。余懼爲愚之歸也。箴其闕以自勉。

修德

古人言學。修其在己。已無所得。猶不學爾。惟德之務。必勉於爲。譬諸飲食。必飽爲期。方其已飽。不憂其餒。無以繼之。餒可立待。是以賢哲。務德是修。行以終身。恆以爲憂。一事之成。一行之蹈。豈云匪德。貴乎彌邵。知不逮舜。仁不逮堯。曰伊曰周。德音孔昭。彼與吾同。作則萬世。獨爲凡民。寧不有愧。充之俾崇。擴之俾洪。主敬力行。不息其功。成無爲能。盈無爲足。聖之不如。而汝自局。汝不是思。汝年日加暨。其已晚。汝憂則那。

講學

聖於萬理。皎若日月。不資修治。洞見毫髮。猶必講學。以辨是非。嗟今之人。乃謂有知。性命之微。政教之大。遠徹古今。廣溢覆載。孰可自淑。孰可及民。損益弛張。奚後奚先。汝之不講。粉飾掩護。事變臨前。左右失措。古君子爲學。要而不華。任之天下。如治其家。惑矣今之人。以華爲貴。空言自誑。道則不至。咨汝講學。大本是求。勿狹以陋。勿駁以浮。心與道俱。鬼神與謀。憂己之不逮。後則無憂。

徙義

聞所當爲。奮決不疑。臆移電馳。是謂勇於自治。知其爲義。可否進退。怯於爲善。陷溺也易。聖賢雖大。惟勇可成。勿安於非義。謂吾不能。義不卽徙。聖猶憂之。汝不憂乎。忍自絕於善。而甘爲小人之儔乎。

改過

昔爲不善。今悟其愆。能立改之。不失爲賢。言曰旣出事。曰旣往。懲創不嚴。其惡日長。理欲之際。義利之間。精察其幾。勿就所安。折其始萌。覺於將發。盪摩翳昏。存其昭晰。作聖之學。必謹自茲。顏子不貳。爲萬世師。勿恃能改。無過爲貴。以有過爲憂。顏樂可致。

箴四首有序

無以過人者。衆人之流。而求異於人者。又君子之所不取也。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乎人。同乎道。不同乎時。雖不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余病乎未能而學焉。欲自至近者始。作箴以自勗。

口

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言而不言。是愚之符。佞爲儉人。愚爲鄙夫。宜言而言。人誰汝惡。宜默而默。人誰汝怒。我言以道。彼惡何傷。我默以義。彼怒彼狂。惟道之從。勿狗乎人。狗人違道。與愚佞均。天之生爾。將以明道。狂波墜緒。汝障汝紹。勿肆於冥。合乎大中。惟翼聖之經。

身

人之營營。汝則凝凝。人之幡幡。汝則安安。相彼君子。如嶽如河。小人輕儇。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是效。不死于機。卒殺于燎。嶽以靜壽。河以廣容。式其深崇。以鎮于家邦。

食

凡民之生。食必有事。徒食不事。惟犬豕類。犬以禦盜。豕以供祀。人之無益。非二物比。美貌長軀。號名爲儒。智出物下。孰云非愚。我告汝訓。臨食必思。思而無媿。汝則食之。汝業不修。汝德不益。汝心有媿。雖餒勿食。汝學汝仕。推是無違。思而有得力。見於爲功。施天下。萬鍾非奢。無德於人。瓢粟猶多。汝思而食。省于斯言。誰謂道遠。將得其門。

寢

聖哲之寢心亦有思思而爲善厥德沛如彼闇之思在乎利欲長惡滋凶惟日不足周公待旦大猷以成
跖起鳴鷄死以盜稱其思則同其績曷殊中夕不寐撫心以圖

克畏箴

於皇上帝降衷于人五性統心宰制此身如國之君如兵之帥百職萬夫罔敢乖悖稟氣或偏梏其天明
外與物交私欲乃萌淫哇誘耳靡曼眩目言發於躁形動於欲或亂以酒或肆以狂詭隨爲柔狠虐爲剛
顛倒謬迷舉違其正敗類賊倫斲喪天性當其方昏恬謂宜然中夜靜思夫豈吾天迺奮而悲亟改前轍
遏於橫流撲於始發若去蝨賊若戡姦兇鼓勇直前不留寸蹤扶彼陰靈洗滌日月秉禮持敬作我斧鉞
孤光既回萬類復初思前之爲陷於囂愚今幸克之敢弗戒懼操存稍息恐其逸去屋漏之闇對越有嚴
一念之微鬼神降監勿安所安勿嗜所嗜易失惟言難成惟事圖巨於細履坦若巖跬步或差萬馬莫追
內謹其幾外防其誘盤盂機穽衽席師保可畏在心豈彼蒼蒼心之操縱身與存亡表裏交修本末一致
作聖之基敬戒勿墜

勵志箴

天賦純命赫赫皇皇肆人受之厥質匪常或柔或剛或粗或麤惟上聖允臧爲民之綱天命上聖綱紀人
極肖天之能克有成德發之爲猷動之爲則播爲嘉言時靡瑕忒如陶如冶如春如秋如元氣之運如江
河之流民咸仰之莫覲厥由舉民于大中佐天洪休昔在堯舜邁烈百王亦有湯武易亂以康弼其令謨
惟羣哲有光翕萃駿昌道以大行周德衰止玄聖以作以言爲政以詔以覺其德天地其用粟帛妙乎無

方於廓景鑠。相在後君子。孰不是儀。永言千古。疇克類之。有扶而崇。有淪而卑。有閑于事。而本則遺。惟昔炎宋。天擴其部。篤生俊哲。旁魄先後。導流于源。擇苗于莠。用爲飲食。作爲師保。穰穰者舒。擅於中區。譬彼夏屋。旣構旣除。曾是弗居。困踣路衢。慨懷古昔。慚愧交如。閱予微陋。夙亶顯魯。父師之訓。纘引先緒。昭哉先子。靖恭好古。匪仁弗服。匪禮弗處。爰求愨德。以淑後生。秩秩嘉謨。颯颯德馨。何惑不祛。何昧不明。斂之毫芒。散周八紘。予實不類。聞善鮮蹈。眩瞽于華。罔臻厥奧。持循不武。過慝莫告。惟怠荒之懷。是用不得其要。惟日惟月。則弗我舍。聖功誕遐。曾弗我屈。童也植志。壯也則懈。內愧於心。若膚叢于蠶。在昔多士。卓爾早成一間。庶幾揚聖之庭。長沙博志。諸葛挺英。皆夙造乎道。爲世準程。予企焉是望。若或可及。退省于中。莫之能立。中夜以興。攬衣涕泣。若鴻鵠在樹。靡所止集。視彼澗水。其流湜湜。未抵于海。尙莫能息。道雖云遠。有志則獲。心膂方強。焉敢不力。誠以爲榦。敬以爲植。義以爲路。禮以爲城。俾內無擾。而外慕不萌。統乎天君。百志惟明。弧勁則遠。水盈則衍。溝澮之溢。所及則淺。伯禹之績。公旦之典。豈伊匪人。德劭於勉。一體之虧。愧不逮人。衆德之弛。覆謂宜然。謂汝弗知。亦旣能言。知而弗念。云誰之愆。嗟予小人。矢自今始。匪口之言。惟足之履。成巨於微。陟遐于邇。羣哲在上。用循前軌。

毀譽箴

余嗜道頗久。間徵之毀譽。而喜怒之心未忘。竊爲物所動也。作毀譽箴。箴曰。人之譽汝。戒汝勿喜。汝喜而驕。汝德日圯。人之毀汝。戒汝勿怒。汝怒而爭。人將汝惡。圯爲愚基。惡爲禍階。內削外戕。存者幾何。古之君子。學以爲己。聞人之言。審己而已。是也吾師。否也吾欺。過則在彼。喜怒何爲。無知之人。中怯不足。以人之

言爲己寵辱。人言萬端。孰可詰徵。苟信不備。負汝之生。汝自今後。吾告爾法。棄汝耳目。惟心是察。耳目者。人心通乎天。天而謂然。汝何憾焉。

擇交箴

捷捷而趨。諾諾而隨。面則爾諛。背則爾非。默默而方。闇闇而正。貌不爾是。心則爾敬。苟信其外。不察其中。君子之失。小人之從。友彼小人。如飲鴆酒。入口雖甘。毒則在後。與君子朋。整舌逆情。始爲難堪。輔爾于成。有妄人者。二者之間。援仁襲義。以訕以訕。求其所爲。汙穢莫測。是爲務名。惟爾之賊。交際孔艱。厥狀萬端。直爲爾傲。順謂爾奸。傲德之凶。奸德之回。不回不凶。惟道是諧。無求人合。而合于天。人合一時。天合萬年。

家人箴十五首有序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爲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脩身。身既脩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爲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余病乎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脩有箴戒之義。因爲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爲匪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旃。斯爲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爲人。而忍自絕爲禽獸之歸耶。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歆。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尙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爲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爲僞。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足能俯與拜跽。曷爲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恃弗戒。由道在己。豈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爲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僥倖高位。祇爲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脩己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尙少。不勇於爲。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恆患不能信。行恆患不能善。學恆患不能正。慮恆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

巽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勉。

絕私

厚己薄人。固爲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太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爲偏。疎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爲人僞。天之恆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己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睨。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祇肅。靡敢驕橫。於道爲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己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于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爲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墮。輕忿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爲。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旣爲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爲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閱汝少。壯不自強。忽其旣耄。於乎汝乎。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閣嬖女。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絕。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尙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汗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子。以患爲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腹心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操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

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不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弗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四箴

父子

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爲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日夔夔。瞽叟亦允若。

夫婦

夫以義爲良。婦以順爲令。和樂禎祥來。乖戾災禍應。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鷄一晨鳴。三綱何由正。

兄弟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荆。連枝復同氣。婦言慎勿聽。

朋友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轉眼如讎人。

九箴有序

臣以迂陋。過承睿知。茲者考文。還自京師。敬奉教令。侍世子殿下講學。伏觀世子殿下。天性高明。學業超卓。願臣何能有裨。萬一竊惟古人。忠愛乎君者。必有箴戒之辭。臣無似。敢取聖賢之意。作箴九首。以獻講讀之暇。倘賜覽觀。或可爲懋德之一助。臣不任惶恐之至。

敬天

人之有生。受命于天。動作起居。奉以周旋。苟或弗敬。是慢天理。既違天常。亦紊人紀。是以聖哲。祇慎小心。事無鉅細。罔有不欽。逸欲靡存。怠肆靡作。順天而行。俯仰無忤。純乎天德。與聖爲徒。保國撫民。可不敬夫。

守訓

聖皇有訓。傳之萬年。惟克慎守。乃爲仁賢。制度有常。尊卑有敘。愛親忠君。恤民禮士。大而治國。近之脩身。孰爲之綱。在敬與勤。敬則心明。萬理不昧。勤則身泰。所爲無怠。精思篤行。大訓是循。能循聖道。是爲賢君。

本孝

身乎奚自。實本乎親。惟能盡孝。斯可成仁。況茲有國。神民是主。至德無虧。庶政以舉。溫顏抑氣。先意承歡。膳宰視食。司衣問寒。未言而畏。不怒而恐。志靡自專。事無妄動。正躬謹行。非禮不由。君親旣安。心乃無憂。惟古文王。事父盡孝。著於禮經。萬世是效。儲王睿哲。尙其師之。勿謂聖人。我不敢爲。

正學

古學務實。體立用隨。始諸身心。驗於設施。後世失之。攻乎文藝。觀聽是娛。道德是棄。王者之學。以古爲師。窮理正心。固守勇爲。法堯爲仁。法舜盡孝。視民如傷。文王是效。簡冊所陳。善政嘉猷。取之自治。奚暇外求。聖賢立教。要而不煩。昧者溺心。疲憊空言。漢之賢王。東平稱最。篤行爲善。垂範百世。魏有陳思。徒事文章。德業無傳。識者弗臧。聖明御世。好善崇德。鑒乎成憲。永康邦國。

推仁

天地之德廣厚無垠。蔽以一言莫過乎仁。萬生芸芸。天孰不愛。爰命人君。天工是代。圓顛方趾。其本異形。苟揆厥初。皆若同生。聖人之心。博施濟衆。一夫失所。如抱疾痛。燠念民寒。飽思民飢。己享安逸。恐民之疲。不奪其時。不盡其力。開其昏愚。賑其災厄。衆庶樂業。國乃富強。上不恤下。非禮之常。蕩蕩大藩。哲王所受。世篤至仁。千載是守。

謹禮

人情難制。譬之河江。禮以正俗。爰立大防。上而朝廷。下逮閭里。自身及家。莫不有禮。君臣以定。父子以親。夫婦昆弟。舉得其倫。大法既昭。衆志成一。綱紀相維。名分有秩。禮之爲治。析於未萌。不能謹禮。刑措奚能。賢哲知本。檢身克己。言動之微。履繩蹈矩。以此使臣。必效其忠。以此臨民。必致其恭。爲國以禮。聖有明訓。敬德罔愆。永垂令聞。

崇儉

天地生財。以養庶民。宰制之柄。在乎人君。節己厚人。不專其利。崇儉黜欲。邦國乃裕。苟恃富侈。奢泰是夸。既損令德。民用咨嗟。明明聖皇。以儉率下。尙朴懲奢。天下從化。囊帷革履。史策見褒。象筮玉杯。賢臣所憂。得失之原。勸戒罔極。千古爲鑒。慎乃儉德。

無逸

天德剛健。不已于行。日月旋運。無息故明。人處兩間。烏可放逸。耽樂是從。憂所自出。舜禹至聖。尙戒慢遊。日昃不遑。西伯與周。古有格言。燕安鳩毒。汲汲爲善。猶恐不足。人之有心。易縱難收。必學古道。乃可自修。

目視簡編。心惟奧旨。匪賢弗親。匪善弗履。造次無失。寤寐靡忘。日求至樂。罔或怠荒。觀省往行。爲法爲戒。察理既精。勇爲不懈。忠孝仁義。日勉行之。充乎德業。發乎文辭。勤政之基。由此而積。敬于庶事。日新不息。

慮遠

處乎尊位。宜遠其謀。其遠伊何。千載九州。常人所知。止乎旦夕。聊樂一時。不知憂戚。苟安一己。慮不及人。寧謂天下。皆功吾身。聖哲存心。廣大周悉。慮無不至。念無不極。正身立德。以裕後昆。作範垂憲。澤被無垠。警畏憂勤。無或怠肆。天下後世。終蒙其利。

慎齋箴有序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於慎。而敗於縱。縱猶之火。一燎而不可收。慎猶之奉盈。心存於敬。而兢兢弗忘。則不至於顛覆。故君子惟慎之爲貴。里人王君仲臧。嘗病夫人以縱取敗。懲其失。名其室曰慎齋。余聞而喜其志。欲其久而不懈也。箴以告之。箴曰。縱轡以馳。忽而不思。康莊險巇。惟惕惟慄。虞其遺失。履坎而佚。惑乎世之人。以肆爲可常。怠不知檢。率取危亡。汝放於言。言孰之信。不慎於行。孰汝之順。言爲德符。行爲德機。二者不慎。于悖之歸。有覺齋居。以慎作則。匪嘉厥名。將飭爾德。欲言而思。勿爽於宜。勿爲詭誕。以啓厲階。將行而思。必由乎義。勿人之從。惟天是畏。天之昭昭。靡幽不臨。遊鑒汝體。息鑒汝心。由粗而精。由微而鉅。敬慎無愆。曷哉君子。

宗儀九首有序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修於身。施以成化。

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況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飲。餒而噉。勞而瘁。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爲之甘肥。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爲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其目。爲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於是飭身。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爲人子孫。非以養生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奉終爲難。而以思孝廣愛爲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子達于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爲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本乎天者。夫寧有強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廛井之氓。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

陸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惟惡名之求。尙爲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爲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耐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鬪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不黜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一歲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吊。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之。羣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敘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

氏繇其身緣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耻其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以爲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脩身篤行。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恆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執貴而執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恆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嵬之行。則其庸嵬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岡。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脩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歛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世。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其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趨趨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陸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者。治道之

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輶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綱。操之則斂。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攜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爲亂者。豈礎斧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猶爲。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鬪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姦魁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旣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耶。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千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贏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

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于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恆理而無恆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絕。則交游之人若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爲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爲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祇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爲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酬。既酬。揖請殺羞。二人歌。

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杖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疇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于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味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絕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飲食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爲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羣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祇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于會者八悖倫紀者鬪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酌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徵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闢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鏡鉞。非是之務。則人又咲以爲簡。時可葬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卽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椁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於乎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而爲浮埃。化而爲汗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旣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旣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剗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闢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天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

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穀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於乎先王之禮。一失而流于野。再壞而化于夷。暨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于禽獸而不之覺。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夷。由夷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淫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塋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循而理之。繫而直之。塋而拭之。雖至美不

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修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膽口頰。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朴楚。以養其耻。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其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產平賦。興教聽訟。禦災恤孤。御史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

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志不惑。而長講說者爲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爲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爲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爲聖。賢得之而後爲賢。君子修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夷狄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閭闔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汗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蒯衣糞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爲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缶爲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味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之役。而不以爲勞。其心以爲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爲汗辱也。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汗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汗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

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于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爲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罵。不欲入于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胤。羞以爲祖。不亦惑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產。則不踰于中家。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以位乎朝者。然而不愧於人。見推於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慤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柰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數天倫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于家。稱于鄉。德可爲師者。終則無服者。爲服總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爲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修德

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爲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讎。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動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籍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本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壠。雖是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籍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夥。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爲善。此猶不藝而欲穫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修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爲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穿。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旣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廩。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爲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修于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恒視所及爲廣狹。道術材略。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爲。可以扶衰拯溺。爲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俾不遽至於

禍敗。況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爲其分之所當爲。奚爲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嫺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忤。以此守身。而無媿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矜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爲人之所難爲。其胤嗣有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爲善人乎。孰謂爲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澹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汨然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或可以綜覈海內。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爲己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於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隳陷溺。與己無以異。則民焉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爲

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產。殊絕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表。使爲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板以朱書。以青。右曰媿頑。板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爲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卹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遜志齋集卷之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釋統上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弒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

雜著

四九

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揚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尙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

可以智力得而不務修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騫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釋統下

夫所謂變統之制者。何也。異於天子之禮也。彼生以天子養。沒以天子葬。儼然帝中國而臣四夷。天下莫

與敵大矣。曷爲而異其禮。蓋其所可致者。勢也。不可僭乎後世者。義也。勢行於一時。義定於後世。義之所
在。臣不敢私愛於君。子不敢私尊於父。大中至正之道。質諸天地。參諸鬼神。而不忒也。何謂天子之禮。正
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大書其國號。諡號。紀年之號。凡其所爲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封拜必書。書
后曰皇后。書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歿。皆曰崩。葬必書其陵。其諡有事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
詔。曰令。曰制。曰行。曰討。曰征。曰伐。施惠曰赦。曰大赦。施刑當罪曰誅。曰伏誅。違上與兵者曰反。曰作亂。曰
犯。曰寇。曰侵。倍之者曰叛。其鄰國其臣慢之者。必因事貶之。知尊正統者。雖微必進之。不幸而至於衰微。
受制於強暴。或屈而臣之。強暴者。誠夷狄也。誠不可爲正統也。則盜賊之雄耳。必慎抑揚予奪之辨。其以
兵侵也。曰入寇。得地曰陷。據都曰據。至闕曰犯。虜正統之君。必易辭書其故。見殺曰弑。而書其主之名。及
其主之沒也。特書曰死。其黨之與謀。陳力得罪於正統者。雖功多。皆書曰死。以著其罪。以絕其惡。得中國
之地。其民有思中國而叛之者。曰起兵。以地降者。曰來歸。不爲中國而反者。彼亦不得而盜賊之也。亦曰
起兵。得郡則曰取某郡。其誘正統之臣曰誘。執曰執。殺曰殺。將相則名其主。正統之臣。降于夷狄。則夷狄
之。死不曰卒。而曰死。凡力能爲正統之患者。滅亡。則異文書之。以致喜之之意。正統亂亡。則詳書而屢見
之。以致惜之之意。變統之異於正統者。何也。始一天下。而正統絕。則書甲子。而分註其下。曰是爲某帝。某
元年。書國號。而不書大書帝。而不書皇。書名而不書諡。其所爲非大。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失禮。或
志禮之所從變。則書。立后不書。尊封其屬不書。非賢臣。雖王公拜罷卒葬。不書。行幸非關得失。不書。詔令
非有更革。不書。其崩曰殂。后死曰薨。大臣曰卒。佐篡弑。贊征伐。以危正統者。曰死。聚斂之臣曰死。酷吏曰

死。浮屠之位尊。而因事得書者。曰死。毀正統陵廟宮室。名其主。用兵不曰討。不曰征伐。刑其人。不曰誅。天下怨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曰反。惡乎篡弑。非惡乎君也。惡乎夷狄。惡乎女主。非其君。故不得以君道臨之也。惟於其臣。於其部落。則得致其罪。士之仕變統者。能安中國。則書。能止暴亂。除民害。則書。能明道術於後世。則書。有愈貴而愈賤者。有愈賤而愈貴者。利祿寵倖之臣。愈貴而愈賤也。守道不汙之士。愈賤而愈貴也。故君子之於變統。外之而不親也。微之而不尊也。斷斷乎其嚴也。閱閱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統之復也。是何也。爲天下慮也。奚而爲天下慮。使女主而乘君位。夷狄而踐中國。篡弑而不亡。暴虐而繼世。生民之類。幾何而不滅乎。立變統。所以扶人極。能言抑變統者。君子之所取也。

後正統論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粟。則不遠於魯。衛。曹。鄭。然而必曰。天王。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於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戾春秋以爲說乎。由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嘗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或爲夷狄所虜辱。甚者。或屈

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二年。而後天命絕。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者見其微。欲斷自剖分之歲。廢統而俱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橫議者。猶啜啜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夷狄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俟來者而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聖人哉。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怪。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當爾。昔旣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然顧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文。崩殂薨卒之稱。遞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

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類得。以消弭其僥覬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啜啜者之躁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撥洪水猛獸。蛇蟲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賊后者。乘其君之間。弑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主之。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夷狄者。姪母烝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挺而逐之。悍婢奸隸。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爲之不平。而噬嚙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篡弑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況後之人乎。曰。何爲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聞有臣弑君者矣。未聞弑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弑齊簡公。孔子沐浴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忍以魯

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僭乎。又況已往之跡。而欲曲爲之諱。其亦不達於義乎。曰。纂臣之事。則旣然矣。賊后曷爲而不得爲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中。陰乘陽位。必諄諄爲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始。則戒曰。履霜。堅冰。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疑於無陽也。曰。龍戰于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黃裳元吉。黃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一日主之乎。曰。夷狄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竄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以戎狄與蛇蟲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之。況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肯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王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符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強。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曰。是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已。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

必也。苟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自予爲此文，未嘗出以示人人。人之聞此言者，咸訾笑予以爲狂，或陰詆詬之。其謂然者，獨予師太史公與金華胡公翰而已。天下之人，若二公者少，而執偏私之見者常多。予之言，何恃而立於世哉。然二公者，天下之賢而知道者也。文章言論，惟知道之人能傳，而偏私者無聞焉。二公旣信予，則後世之賢者，其有不信者乎？吾之言，其有所恃矣。或稱古今人不同，所見亦異，又安知其果足恃哉。抑吾聞道之在人，不以古今而有二。後有同予所得者，必將有取于斯也。有取無取，不足較。予拳拳之心，爲天下生民慮爾。有志乎生民者，果以予言爲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

● 深慮論一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

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 深慮論二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哀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爲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未嘗爲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爲。有粟米布帛以爲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爲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也。必先

爲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爲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繆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恥。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以虐己。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深慮論三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視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天下。遠者至於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苟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循。求其宜於民情。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於己。而後爲政哉。三代以降。昏主敗國。相尋於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於堯之政。禹繼舜。守舜之法。而不敢損益。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反桀紂之所爲。復之於禹湯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敢以私意爲之也。以私意爲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周之政。可謂善矣。本於唐虞二代之爲。而損益於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有智者。豈能過於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於削弱。則曰。周之政弱於是。更之以強。周之刑過於寬。於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

嘗過於寬與弱也。當周之衰，國自爲政，苛刑密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掃蕩無遺，民不堪其主之暴虐。於是亡六國而爲秦，則周之諸侯以強與猛而亡，非過於弱與寬也。秦不知其故，不反武王周公之舊，而重之以強，濟之以猛。於是天下怨苦而叛之，非民之罪也。變更之道非也。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逾旬而不用之，則欹。善治弓者，見其欹則斲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乘之，而更以朽株敗泉爲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禽，豈禽之過哉？乘良弓之過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弊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深慮論四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爲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而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爲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闕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斂衽而朝者乎？故

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于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疎略。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卽亂而亡。故其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況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秦隋漢唐。雖爲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爲法之過也。世之爲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僞盜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爲少止。豈爲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爲暴亂貪猾。詭僞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爲也。聖人之爲法。常治之於未爲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爲。故爲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爲亂。易曰。豶豕之牙。吉。豶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爲鹽醢。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醢。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醢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鹽醢爲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違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爲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爲事實者。始告之以爲仁。而不告之以爲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爲義爲禮樂。而不告之爲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

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鬪。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鬪。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爲仁，非特曰仁而已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鱉，牢柵而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天也，不爲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教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於獵而不傷麕卵，樵而不斬萌孽，皆仁也。其爲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略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爲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絃而三綱立，爲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推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秋，濬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爲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爲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欲爲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爲非，雖無刑罰可也。特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

深慮論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奉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己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爲。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卽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於亂。不如固守之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攜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璽矣。故國有治於疎略。而亂於過爲之計。過計者。未嘗不笑疎略者爲愚。而不知疎略者爲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深慮論七

謂必積德而後王乎。漢唐奚爲而有天下。謂天命可以偶致乎。項籍李密。奚爲而不有天下。此世儒難通之論也。然匹夫之家。致十金之產。其先必有忠信之人。謂王者而不由於積德。固不可也。漢唐之高祖。或起於隴畝。或興於世族。非有數十世之積累。如周之先公。而傳數百年之久。謂不由於天命。亦不可也。然則安所決乎。有累世之積。而又有聖人之德者。必王。王必久而後亡。成周是也。雖無積於其先。而有聖人之心者。亦必王。其亡也。必與積久者異。漢唐是也。二者俱不足以王。而得位者。僥倖乎天命者也。暫假之而已矣。秦隋五代是也。故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貴之。將使其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善於知天者。不敢恃天命之在我。而惟恐不足以承天之命。不敢以天下爲樂。而以天下爲憂。視斯民之未安。猶赤子之在抱。養之以寬。而推之以恕。澤之以大德。而結之以至誠。使其心服於我。而不能釋。然後天命可得而保矣。今牧人之牛羊者。欲其久而不易。必蕃息之。長遂之。使其人喜悅而不忍易。斯可以久牧矣。苟鞭箠之。饑渴之。死亡其所授。而欲求其不已。寧可得哉。欲知天命之永與促。視乎創業之主。可見矣。創業者之仁不仁。天命民心之所去就也。創業者不患法制之不修。刑罰之不嚴。而患乎教化不行。風俗不美。誠能施教化。美風俗。其後世雖有冥愚暴悍之王。天猶容而不遽絕之。周自文武以降。更足以亡國者。數君而不亡。豈天私之。而然哉。思創業者之德。而不忍也。夫既無先人之積。可恃以不亡。又不及己之身。修德以庇其後。而曰天命在我。何往而不爲秦隋五代之歸哉。

深慮論八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天下之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虞。其故何哉。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挺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挺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則唉而殺之耳。何哉。真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人。謂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要。而心嘗欲然。夸辭不出於口。怵色不形於面。以旁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効其力。凡一藝一能之士皆爲之竭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者謙。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苟自恃其聰明。未有不敗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恥聞過。恥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見聞既狹。於是奸諛之徒。謬爲卑諂。以媚適將順之於內。而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是國家之大權。潛移於下。而禍亂乘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過也。唐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以爲聖賢相逢。驩然共政。而不疑其時雖告之以爲壅蔽。彼固以爲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爲計之愚。適爲奸臣之所啖哉。然則其所恃以爲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故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衆庶之言。以爲耳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壅蔽者也。

深慮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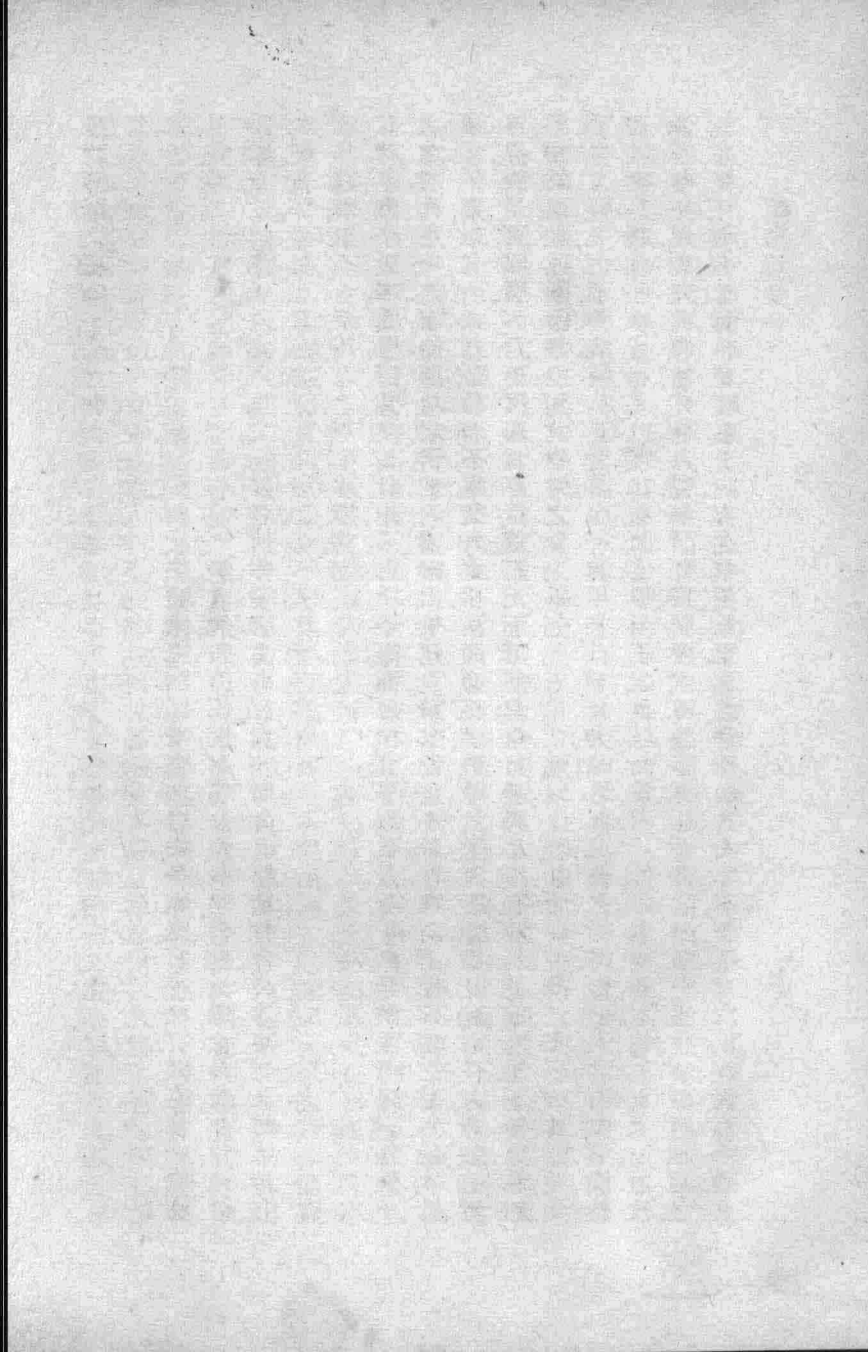
世之言治者亦難矣。爲任人可以治。則二世之任趙高。哀平之任王莽。玄宗之任李林甫。皆以任之太過。而亂以爲自用可以治。則秦始皇。隋文帝。皆以自用。而致滅亡。然則果何由而可治乎。任人可也。不得其人而任之不可也。躬政可也。自用而不用人不可也。四海之事。固非一人之所能知也。君人者。能正一身。

以臨天下。擇世之賢人君子。委之以政。推之以誠。而待之以禮。燭之以明。使邪佞無所進其讒。信之以專。使便嬖不得撓其功。簿書之事。不使親其勞。獄訟之微。不使入其心。惟責之以用賢才。治百官。變風俗。足民庶。興禮樂。而綏夷狄。如農之望穡。旅之望家。必俟其至而後已。苟有成功。任之終其身。不爲久也。爵之極其崇。不爲濫也。功苟不成。黜而屏之。不爲少恩也。罰而殛之。不爲過暴也。以此道任人。則賢者可得。而亂無自而生矣。其或羣臣之才不足任。而已不可自逸。則當博求衆庶之善。施之於政。而持其大綱。以提撥天下之勸怠。洗濯天下之昏穢。使吾身如日月之運。爲力不勞。而纖微畢照。如雷霆之威。爲勢不猛。而萬物自懼。則雖躬親聽斷。亦何害其爲治哉。昔之任人而亂者。衆人之所謂賢。則不任。必取其意。以爲賢者。則任之。而不知其意。之所謂賢者。非希旨迎合之徒。則詐譎凶殘之小人爾。用是而致亂。非任人之罪也。不能擇賢之罪也。好爲聰察。則不然。以爲羣臣舉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之事。皆由己出。故往往流爲苛細深刻。而亦卒底于亡。此非不能爲政也。不知爲君之道者也。夫爲君而不能任人。是猶御而不能轡。匠而不能斲。用力雖至。而不能成功。任人而不得其人。猶轡而不以絲。斲而不以斧也。曰。然則欲治者。將何先。曰。明以擇人。誠以用賢。

深慮論十

爲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良執轡馳車。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

則疾。萬蹄之驟如一馬。然非無駑劣下才者也。雖駑劣下才者。皆化而騏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爲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爲何爲而頓異也。獨良知之爾。馬之材質得於天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焉爾。故以驥待馬。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爲。善堯舜之世。其人豈能素習行義。而盡過於人哉。所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強諫直諍者。有好名而修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於國言之。取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矣。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用一人而使喜功者皆至於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不肯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隕穫而不振。然後授之以位。於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才。百行墜。而天下無善士。非真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爲術至愚。爲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遜志齋集卷之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君學上

人君不患乎無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學。而患挾其學以驕人。邈乎無爲。澹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爭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於己也。持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之士。不獲盡其所欲爲。是曷若不學之爲愈乎。漢高帝椎樸質厚。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任人。與知道者無異。陳叔寶楊廣。好自矜伐。以爲羣臣莫己出。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聖賢之學。不傳。人君既不知爲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譬之兌戈垂矢。王者用之。可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濟其惡。而爲盜。豈戈與矢之不善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用。未有不爲大禍者也。況彼之所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之以驕人。則適可疑。當作足以害其身而已。學至于近世。離而爲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道政事者得其用。其失也過雜。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辨。勞而少功。人君欲如學士儒生。兼窮而並索之。豈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安暇事于此。古之聖王爲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

雜著

數者而已。而必皆以正心爲本。正一心以對天下。智者爲之謀。仁者爲之守。勇者爲之戰。而藝能才美之士。咸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學之不正。而欲徒務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況天下乎。

君學下

將欲應天下之變。而計謀規法。不素備於吾心。一旦事變雜陳乎耳目之間。其不至於瞽惑迷亂者。鮮矣。故人君不可不學也。人君之學。莫大於治心立政。而治心之術有五。持敬以弭安肆之萌。寡欲以遏侈縱之漸。養慈愛之端。以充其仁。伐驕泰之氣。以固其守。擇賢士自輔。以閑其邪。五者立然後可以爲政。而爲政之方。有八。明而不至乎苛。寬而不流於縱。嚴而不迫於刻。仁而不溺於無斷。智而不入於詐妄。納諫而能委任。無逸而能不變。此爲政之本也。而未及乎政。然能是八者。則政可以舉而措之矣。存之無形。索之無方。而其動無常者。心也。聖王之爲學。必先治於心。如操六轡以御悍馬。奉盤水而行乎堂階之上。惟其顛逸而不可制。傾覆而不可收。自旦以至夕。自起居飲食。以至決大事。處大變。自壯以至老。兢兢然不敢少肆。故雖在位數十年。而政教行乎天下者。如一日。國有百歲之儲積。而宮室服御。奉其身者。無加遐荒遠邑。無飢寒之民。而憂勞之意。不敢怠。有學以治其心。是以恆見其不足。苟自不足。則於治也。何有哉。後世人主不知學。以其天資之所近者爲治。好仁則姑息而無斷。任察則苛細而少恩。廢疑當作嚴。或近於殘寬。或至於弛。好謀多蔽於輕信。推誠每失於小人。或始於恭儉。而敗於驕泰。或初志甚銳。而旋致縱怠。漢之文景。武宣。唐之明皇。憲宗。其才非不美也。而不足以庶幾先王之治者。豈非不能充之以學故哉。人惟知不足。然後久而不變。持其所長。自以爲能居億兆之上。處尊榮之勢。內不能學。外不能親。疑誤此人。

君之不幸也。

君量

智周乎萬物。才高乎衆人者。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仁足以施法政。義足以洽乎民心者。可以守天下。而未能使天下悅而不忘。善爲智者。蓋有不用智。而無不明。不以才自名者。無所不成。德洽令孚。而人莫能忘其仁義。其惟量足以容天下者能之乎。洪河大江。奔注萬里。勢之所遇。聲之所噴。洶洶乎其可畏。及趨於海。泊然而行。悠然而逝。渙漫浩渺。不復少肆者。以其量素足以容之也。天下大物也。其動也無端。其變也無恆。自非量可以容之者。孰能有之。人能辭萬鍾之祿。而或色喜于一金。能虜三軍之帥。而或呻吟於一指。其出於計度。而後爲者。未足見人之量。惟其猝然遇之。視之而不驚。此非有量不能也。古之聖王。叢之以極繁至擾之事。而處之若無。投之以深憂厚懼之變。而應之不勞。恩及乎黎庶。功高乎往古。而不少見於辭色。豈強而爲此哉。其所操持者大。所涵畜者遠。事物不得亂其中也。堯視黎民時雍。不異於洪水滔天之時。舜居乎法宮。而朝萬國。與陶漁于河澤之際。無異。禹舉天下於魚鱉之波。而使食息於平土。而不與焉。蓋於其功德之盛。未足見聖人之大。於處盛美而不居。然後可見其量也。後王之於古。若視日月不能幾之者。豈皆其智之不能。質之不逮乎。速盈而易驕。可以利害動。而不能用天才。才智自見于世者。庶官百職之所爲。無所用其才智。而才智之士。咸爲之用。非聖人其孰能之。

君職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

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置爲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內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爲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爲將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爲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爲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己者。卒怠而不脩。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之不修。弱強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削之典。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天邪。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爲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爲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絕之耶。奚爲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踣之。厲虐之。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全其祿位乎。天之於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爲無憂。幸其未至。以爲愛己。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治要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革姦剷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兢兢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修默改於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竊睚而陰誅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摔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慎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驚肆。馳逐於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纊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惰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鉄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不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于王庭。而就刑於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爲用至要。甚

微而爲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於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箠撻詬罵爲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恆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於刑及其身。恥爲醉酒者。所輕矣。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爲民所尊者。加識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桓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爲可恥。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爲踈。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官政

欲天下之治。而不修爲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爲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爲要。人次之。二者俱存。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存焉。則危。世未嘗無人也。然取而用之。與用而責成之。無其

法則猶無人也。今祿而仕者無虛位。求其知職而不媿乎祿者無幾人。法非不密也。而貪暴者不爲止。怠鄙者不加畏。闕茸不振者。頑然食乎其間。而不以爲非。其患在乎取之過雜。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而黜陟不明耳。奚謂取之過雜。可以治人者。必有以過乎人也。過乎人之人居恆人之中。固已曠然有異於衆。而爲衆之所服。善用人者。取其爲衆人所服者而用之。故人服其上之知人。而歎受知者之稱其任。各勉於自修。而無有僥倖乎祿位之心。使無以過於人。而用之於治人之位。則人必以上爲警。而以得位者爲冒。莫不自以爲可用。而有賤輕祿位之意。曰彼猶吾也。何以治吾。彼與吾等也。何以聽吾之曲直。於是處士不以仕爲高。恆人以得位爲宜。而仕者之勢不尊。威不行。而令不信于下。知不爲衆之所與也。則益自重。而爲毀廉蔑恥之行。何謂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蓋人必有樂乎位也。然後思固其位。安其身也。然後自愛其身。知其身之當愛。位之當保。然後凡可以戕身而僨位者。畏避而不爲。可以得名譽華寵者。慕效而爲之。馭之以不得自專之法。加之以非其自爲之罪。役之以非其所能之工。富足則快樂。而獲存廉節。則死亡而莫之救。欲其有士之行。烏可得也。何謂黜陟不明。天下之所尙。視乎上之所嚮。漢文好寬厚。而人多化爲長者。宣帝好能吏。而吏多以善治稱。四海之內。仕者之衆。不可謂無才也。而不聞卓然以才稱者。以非上之所好。故有才者。沉鬱銷沮。而不能自見。妄庸之人。苟且攫竊。而不知媿恥。誠使擇異常之才。居四方之大位。俾各察其屬之才。鄙廉否。言其狀于朝。而進退之。果才矣。自縣而陟之於州。於府。加賜祿秩。以旌之。果不才矣。可任則姑試之。以事。不可任則歸之於民。處已誠廉矣。則厚其祿。雖有過。再宥三宥。而後加以罪。勿辱其身。勿役之。以小人之事。取於民。誠貪矣。則收其祿。役其身。俾不齒於士上之好惡。如日

月之昭明人寧有不化者乎。利乎報而爲善者。君子以之存心則不可。然欲化舉世之人。皆爲君子。不先示之以得失之理。未見其遽從也。言治道者。不求其本。急近功。則謂德不若刑。務教化。則謂刑不如德。皆近似而不然也。一任乎德。則爲惡者苟免。一任乎刑。則爲善者無所容。皆不可以致治。惟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使恩惠常施於君子。刑罰常嚴於小人。則寬不至於縱。猛不至於苛。而治道成矣。

民政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爲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如豕鹿猿獫。餒則食。飽則奔逸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況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于賢。由胥吏以至于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于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爲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族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屬乎司徒。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四爲鄣。鄣五爲鄙。鄙五爲縣。縣五爲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乎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卻。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爲當然。不敢少有忿怨。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爲苟簡之術。以爲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爲治。斥絕遺典。而師心自爲。旣已失矣。而

秦又并燒除刮絕之不復有爲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切黔首。譬之去悍馬之羈勒。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皇。秦之民卽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驚狼凶戾。視其君如仇。讐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冒言諛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願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姦而肇釁。繫而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怪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于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矣。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于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謙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爲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如放鄉鄰鄩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先爲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訕敗類者爲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產。

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成化

寓控制天下之道。於迂遠不急之法。使人陰服乎上。而不自知者。周之所以得民也。欲人之服從。而炳然示之以服人之具。其服也必不堅。有意於服人。先以養人者示之。使天下成化而歸己。此誠能服人者也。秦漢之君。未嘗不啖周以爲迂。而其爲治之具。固周之所啖以爲拙陋而不爲者也。惡犬升灶而食糜。必嚴禁而預防之。使不敢近則可矣。不能制之於先。伺其旣食。而擠之於釜。雖可以快意。而釜之糜。豈可食哉。秦漢之法。擠犬於釜之類也。其於民也。未能教之知義。而禁之勿爲亂。未能教之知孝。而禁之勿悖慢。視斯民冥頑愚僻。與熊豕麋鹿無異。不少置於心。而爲之計。及其麗乎刑。則三族誅滅之典。斷焉行之。而不顧。威令旣立。使人視斧鑕。如就几席。而無所避。豈不可畏哉。畏極而玩。玩極而怨。有時不畏之矣。故以刑罰爲威者。威旣褻而亂生。以禮義化民者。俗旣成而分定。能使民畏禮義。如刑罰而不敢犯之。則刑罰可措而不用矣。周之盛時是也。五家置之長。二十五家置之胥。百家置之師。五百家立之正。其事似乎不切也。歲時則讀法。春秋則會射蒐狩。考其善而書之。糾其惡而戒之。民之得休息者寡矣。其事似乎太煩也。然則周卒以此而治。孰爲果煩而不切也哉。周之成法具在。今欲爲此不難也。而民必以爲甚病。夫變其所久習。而俾爲其所未見。非特今之人病之。雖周之民亦然。武王周公。以至仁易至暴。宜其悅而順也。然殷民紛紛思亂。久而後定者。以法制之驟而然也。蓋殷之政亡久矣。周驟以禮義繩之。俯仰揖讓於規。

矩之中而不勝其勞。則思其縱逸之安。固恆人之所同然者。況今之世。承大亂之後乎。然先王之道。所以利民而上無所利。能爲之以漸。可不擾而復也。稍揆其當損益者。而踈略之。民可不甚病也。宜定其制曰。民家十爲睦。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爲保。保者言相助也。十保爲雍。雍者言衆而無爭也。雍成屬于縣。雍有長。以有德而文者爲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爲之。睦有正。以忠信篤厚爲十家則者爲之。同睦之人。月之吉。咸造睦正之廬。正中坐。餘立而侍。老者坐侍。令少者一人讀古嘉訓已。正爲釋其義。戒勸之。衆皆揖而聽。一人讀邦法已。正立而宣敷之。衆皆北向跪而聽。讀既。正書衆名于冊。列其所爲於側。善惡咸具。無惡者爲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爲中。惡多者爲次中。無善者爲下。正飲衆酒。位皆以其行爲。差下者。不畀酒。不命坐。三年而無惡者。告于縣。而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及之。異其服。不齧。改者免之。其善之目。曰孝。曰弟。曰親。鄰。曰恤。貧。曰助。同睦。曰敏。好學。其惡反是。保有學。以教十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睦制而略。其教之法。取其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理。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而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則於雍。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雍試而善。則升于縣。而復其家。黜則于睦。俾家之脩。脩而有聞。則復教之。而復升之。凡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問諸學。農而暇。則惟學之遊。以諧善言。以法善行。同睦同保。遇相揖。作相助語。相讓飲酒。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睦。行族禮。童子則學于睦之正。取其羣而和睦。正保師。雍長。縣歲考其績。而升易之。爲此下疑有缺誤者。其家復。凡民力征。相先。粟賦相率。上之所令。胥勸而趨。葬死而絕者。食病而甯者。敬德而文者。執強悍。愎而敗類者。棄好佞而巧者。此其要也。持而循之。使不至於壞。謹而察之。使不至於弊。而朝廷都邑。皆以禮爲治。民寧有不化。

者哉。由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數十年。周之治可復見矣。嗚呼。周之盛。至于今三千年矣。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有願治之心。而治卒不如古者。以其不法古之道。而失先王之意也。道之行。豈非難哉。然爲天下者。患乎無志。有志無難爲也。患乎苟安。求安無難致也。患乎畏事。立事無難成也。舉而措之。如斯而已矣。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恥。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責之以孝弟嫻睦。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于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於郡邑之學。終歲期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與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膂力。恆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恆人之淺事。冒竊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恆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爲恆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非他用之速。而教之踈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

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也。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永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臯陶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以其精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則有能有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沈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狗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禦。剛毅重厚也。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僞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振災恤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疏達明斷者。則百官衆職之儲也。強識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儲也。沈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場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大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其才德之善。不可也。大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恆。

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卽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怠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才何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正俗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爲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尙。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爲忠。猶周之不能爲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及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爲之禮以節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螽聚蚊合。以諂言邪說。啗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

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踈禁闊。四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爲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於近世。惟宋之俗爲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顧養廉恥。雖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孀后少主。旣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爲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籲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逼於其北面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爲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夷狄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爲夷者。鮮矣。其初尙有一二賢者。教之參用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爲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鄙。用其族類。以處要職。黷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於今。譬如弊鍾漏鑊。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旣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弟。同室而寢。汗穢褻狎。殆無人理。孟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爲學口者。其頑不知教。其於大倫。悖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搥鼓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曷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爲衰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

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爲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羣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剝次骨。鬻產賃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爲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爲然。無賴之民。聚徒勒板而僞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安作妄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橫行。夫僞鈔僞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頃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跽。或庭拽而詬罵。其心大恥。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填其戶。殺羊爲酒。而被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況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唉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爲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恥。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俗之不善。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爲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尙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尙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恥興。廉恥興。

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於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烏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重爵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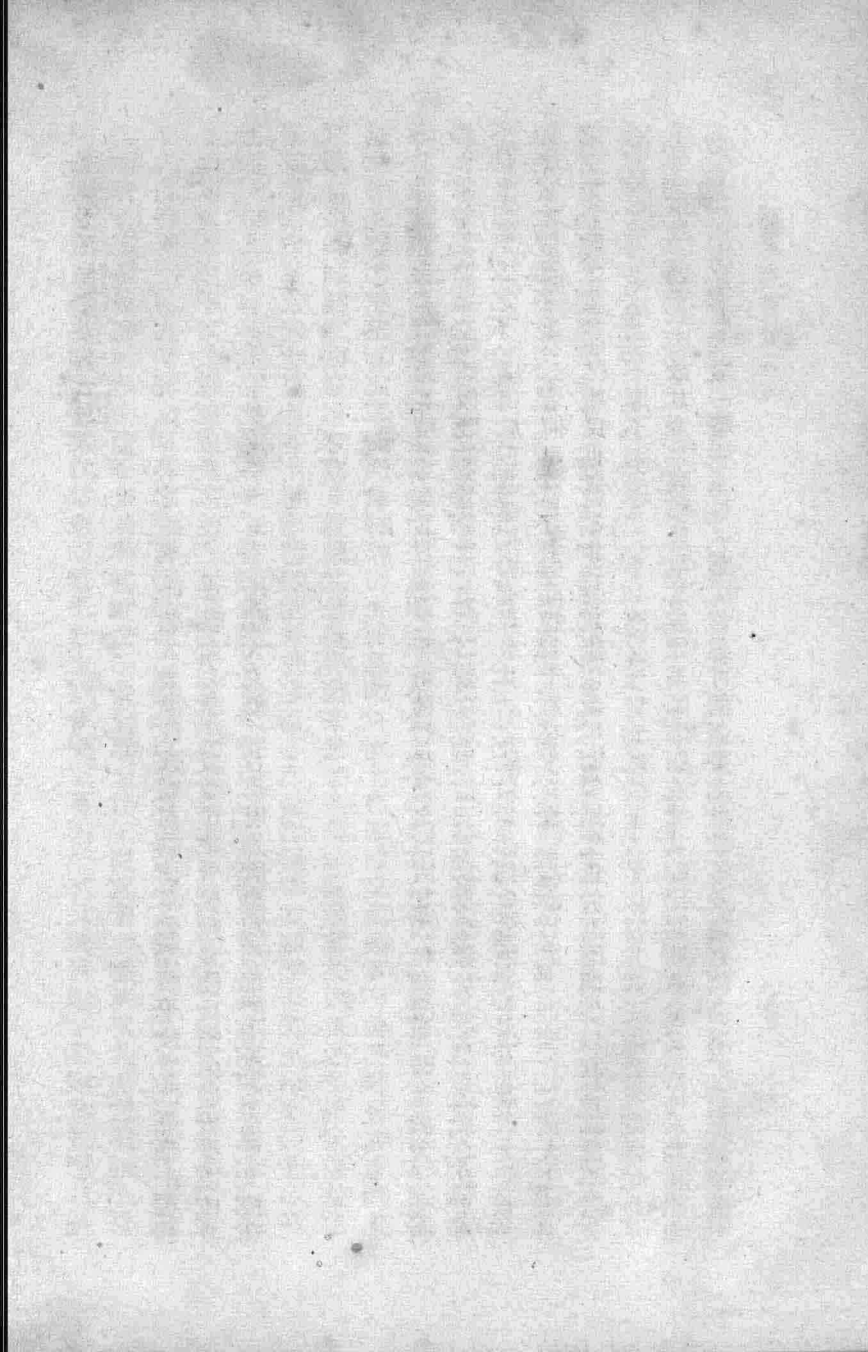
以一人而加乎萬姓之上。聚之爲膠漆。散之爲沙塵。合之爲手足。而離之爲仇讐。其勢岌乎其可畏也。然而人君處之甚安。而居之不疑者。以爲天下之人。賤者待我而貴。貧者待我而富。且曰富曰貴。吾有以命之。則其勢不能以自尊。天下皆有待於我。而吾無待於天下。是以籠絡奔走。舉世之豪傑。而恆以是驕之。而不知此僅足以致狗世之士。而不足爲高世之士之輕重。吾以爲人必待我而後富貴尊榮也。彼高世者。方以是爲道德之累。大言宏論。辭拒退避。惟恐爵祿之汙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哉。士之可以自恃者無窮。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祿則無所可用。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高世之士。猶可得狗世者而任之。操貴賤予奪人之柄。而不能用。將使庸夫婦人。咸自以爲高。而謂爵祿爲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不可不察其故也。數寸之節。盈尺之綬。何足以貴人。而人知貴之者。以人君不易以畀人。知自貴重之道也。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爲盛禮。則拜在所尊矣。逢乞人而與之揖。則其拜爲不足貴。而受其拜者。皆褻而賤之矣。方之爲天下者。能使人以不得祿位爲不若人。其心恆忻然。有趨事赴功之心。故上無求才之勞。而下無曠官之憂。執野人市魁。而授之以大位。士之賢者。必曰。我何可與之同仕乎哉。由是處士以不仕爲尊。以遺世爲高。而訾爵祿爲不足貴。海內皆有無求

於上之心。人主提其空名。將安所用乎。賈於千家之市。欲使千家之人。日爲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人不能賤其物。操區區之空名。欲俾智者盡其謀。才者效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善慮天下不可也。德可以爲公卿。吾從而用之於大夫士之上。則居其下者。莫敢不服。德可以治民。吾從而加諸斯民之上。則爲民者。莫敢不服。上之所舉。可以服人心。則高世之士。無可容。而爵祿重矣。不能服乎人心。人君之權。下爲清言橫議之所奪。而其勢渙散而不收。則何所不至哉。

正服

善治天下者。常迎斯民好慕愧恥之端。而導之於不言不動之中。使之身勉於善而不自知。勅之以辭說。馭之以賞罰。而強斯民之從之者。化之至淺者也。夫民雖有昏明愚智之不同。然未嘗無所好惡也。好之而未得。則慕心生。惡之而不能免。則恥心萌。且貧賤家之豎子。被以華衣美服。則欣欣然喜。已不得有。而見富貴家子之勝己。則赧然愧矣。其喜與愧。豈有教之者哉。發於性。本於天。莫或使之然。而不能已耳。聖人之爲治。常因其天。而順導其性。寓可慕可恥之器。於人所不可離之物。俾民目接乎此。而心化乎彼。無爵賞之誘。而其勸有甚於爵賞。非鞭朴之威。而其懲有甚於鞭朴。用微而效速。意密而化神者。其惟衣冠之品。上下有制之法乎。昔者成周之盛。其爲制蓋詳矣。天子諸侯以下。自九章至於一章。自十二旒至於三旒。其曲折粗見於經傳。而庶民之制之詳。無聞焉。獨禮記者曰。野夫黃冠。掌禽獸。玄冠綏武。不齒之服也。縞冠素紕。而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由是而帷之。其寓懲勸之意。於衣冠之飾。蓋甚備矣。夫頑悖之民。刑其體膚。創愈則痛平。書其罪惡。歲久則書亡。曷若因其致飾之具。別以美惡之等。俾服者思其爲可恥。而慕

乎善觀乎服可恥之飾者。知其爲常戒。而禁乎惡之爲著明乎。蓋天下之民。非可以一途視也。或誦法堯禹。而悼行道德。或縱情逞力。而干抵法律。其相去不啻十百。士君子揖讓雍容。習爲卿大夫之事。而卑賤之夫。負任奔走。出入于泥塗草莽之間。苟槩而同之。則何以別賢否。而示貴賤哉。成周之制。意必有以處此。而其詳不可悉考矣。欲談先王之治者。宜稍定其儀。則凡士農工賈技藝百家之流。於其冠服。各爲表識。而以其人。不以其族。有德之君子。化行於鄉黨。及衆所擯棄。作過被罪之人。或異其制。以爲懲勸。亦不以其族。而以其人。非士族而有士行者。進於士族。尊之而不爲善者。服以其服。而居民上者。又接士君子以禮。待庶民衆流。以法。微示意嚮。以聳動之。民見有德者之被服美。而邪慝者之可恥也。必勉於自修。見爲士者之尊。而執藝者之卑。必慎於擇術。天下皆慕而欲爲士君子。斯民孰與爲不善。而禍亂何自而作哉。世主無不欲斯民趨善而去惡。然而法愈煩而惡不止者。不能迎其慕恥之端。而使之不知善之可慕。而至於無恥也。故因其良心之發而導之。則微示吾意。而有餘。喪其慕恥之心。而令之。雖迫之以刑誅。而不足。夫以刑誅之不能禁之民。而欲其見吾區區之冠服而化。此世俗之所惑也。然是民也。與三代之民類也。晝衣冠而不犯者。有矣。刑措而不用者。有矣。聖人果何以致之哉。蓋其施爲有本末。而導之有道。化之有方也。事之要。固不止乎衣冠之有制。而衣冠之有制。豈非王政之所當務也哉。



遜志齋集卷之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周官

一 余始讀詩大雅豳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由興。然猶異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之法。然後慨然歎其慮民之詳。曰。盡在是矣。治天下易也。莫難於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一也。莫難於使民心咸出於正道。無加於堯舜。求其治之法。以爲必有異常絕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爲異哉。然而越數千載。卒未有兼三事而行之者。則聖人之治天下。固不以求異也。盡其道而已。斯民也。無以養生則死。無以致用則勞。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言之。愚不若死之甚也。以言乎義。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知德。必至於爲亂。故聖人尤以爲先。武王周公。豈好爲煩細不急之務哉。宮室衣服。欲其儉。且同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朋友。欲其聯。比閭族黨。欲其相保愛。葬救。州與鄉。欲其相賙相賓。或歲一讀法。或月一讀法。善有可稱者。書之。推恐不及。過有稍著者。戒之。惟恐不改。其

日夜提掇督勵斯民而訓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若是密也。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聞仁義禮樂之教。蒐狩則習弓矢。祭醕則肄俎豆。曷嘗暫放其心。而弛其力哉。其法之詳。故疑衍如此。故爲之民者。有忠順而無乖逆。可使以義。而不可刮以勢。六七百年之間。強諸侯。狼顧鳶視者。莫敢先發。陵上之言。必至於周禮盡廢。而後肆。道之化民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爲無用之虛言。而焚除之。由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法度之外。而不可復制。惰者爲盜。悍者爲亂。桀黠者雜出於徒囚之中。馳逐海內。咸有爭天下之心。至于今而未已。人情易於縱肆。而難於檢制。釋先王之法服。而被髮左衽。去揖讓拜跪。而倨傲怠佚。順乎其適意也。欲反而盡復乎古。不亦難乎。然而不行其道。終不足以爲治。不顧一時之怨。而與百世之鑒典。非明以察之。勇以斷之。堅忍以持之者。不能也。庸人習於苟且。智士畏乎造端。然則何由而可復耶。君以身任之。而不奪於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於近利。三年而成。十年而安。繼乎其後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幾也。

二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而疑天下之士。皆不可信。此爲治者之大患。車戰古法也。房琯陳濤之戰。以車而敗。戰者。遂謂車不可用。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之過哉。琯以迂疎妄肆。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由琯之所爲。使不以車戰。其能不敗乎。故議琯者。罪琯可也。罪車戰。不可也。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所載。詭于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備。豈後世所能及乎。人見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爲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

者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墻。履寧有過乎。竊履者可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棄其大者而不行。惟取泉府之一言。以博會其私。卒爲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周官之言利。亦稍密矣。蓋以千里之邦畿。而供天地社稷之祭。車服宮室之用。分卿大夫羣臣之祿。諸侯之燕饗。四夷之遺賚。咸出於是。固宜有其法焉。然取民也有制。役民也有節。凶禮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關門之征。其不厲民以自養。亦明矣。安石不師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爲息之說。期以富國。而國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爲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制其產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奚患財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爲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并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任而自信。漢以下儒者。皆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甚偉哉。惜其學不知道。而過於自信也。斯民不見先王之治。久矣。遇主者。恒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恒患不逢其時。其法存。其人存。苟有遇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周禮辨疑

一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於周也。文武周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於史氏所述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矣。其有不能大過於後世者。蓋亡逸之餘。秦漢之士。以意增損之者衆也。條狼氏之誓。羣臣於馭曰。車轡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大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

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懼之也。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御羣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嘗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失耳。於道無害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盡合。豈足爲周公累哉。若其有戾於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二

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於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爲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昔者讀酒誥之書。嘗疑武王欲殺羣飲者爲過甚。旣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阱民於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殷民酗釐。而至於爲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民受其禍者。必衆矣。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爲過。察吾心者。感吾爲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使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者也。周禮周之遺書。其慮民亦詳矣。然不能無可惑者焉。司徒之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夫王者之防民。範之以禮義。猶恐其爲邪。況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義乎。昏娶以禮。至勞而逆情也。越禮而奔。至易而適意也。然人不敢爲其易。而勉爲其所難者。以有法禁存焉耳。今日曰。不禁人之奔。孰肯舍至易。而爲其所難乎。是令之行。男女無以禮合者矣。啓之以淫奔之路。苟又從而罪之。是罔民也。縱其越禮。而不詰。是賊民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

倫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烏忍爲此姑息之政。以亂倫也哉。賢人之言。可僞爲也。聖人之心。千載可推而知也。求其言而不合。能揆之於其心。則是與非決矣。人奚由僞。

三

人之情。不能無欲也。故不能無爭。爭而不能自直也。故不能不赴愬者。非人之所得已也。故君子盡心焉。察之惟恐其不明。處之惟恐不合乎中。民之有欲愬者。惟恐其不至也。安可責之。以其所必無。而禁抑使勿言乎。周禮司寇言。民以財貨相訟者。令入束矢。以罪相告者。令入鈞金。而後聽之。此非周制也。民心貧富不同。而後強弱生焉。強弱相凌。然後獄訟生焉。強不勝而弱勝者。十一。弱不勝而強勝者。十九。私鬪于下而不勝。則憤而愬于上。則凡愬者。多貧弱之刼於勢力。而不獲自存者也。烏得鈞金與束矢乎。鈞金束矢。富強者之所有。而貧弱者之所無也。苟必欲得之。而後聽其辭。則富與強者常勝。而貧弱者終困。抑而不伸。何由盡民之情。而服人之志乎。以是而聽訟。後世暴吏之所爲。周之法。必不若是也。孔子之門。蓋有以聽訟稱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聽訟而得其情。未爲失也。孔子猶且非之。況苛取於民。而禁其訟者哉。治天下不能使民無訟。而禁其勿訟。其差甚矣。焉在其爲周公之政。吾固知周禮非全書也。

四

治經不可致疑也。疑經太過。則聖人之言不行。亦不可無疑也。不能無疑。則聖人之意不明。始於有疑。而終於無所疑者。善學者也。苟於信而不知擇。於經何所明哉。周禮余之所最好。而疑之爲尤甚。蓋好其出

於古愛其爲先王之制。而惜其或失先王之意也。故求之也詳。味之也深。於其有可疑者。不得不爲之辨也。昔者周公論爲治之道。備矣。未嘗及乎財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召公駭然。以爲不可而爭之。夫受一犬未爲害道。財利國之所宜用。言之未爲有過。二公抑之而不言。斥之而不使人主受其責者。所以防亂源而慎其始也。王者之所爲。將爲後世法。舉手投足。且不可不慎。況著之於書。定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周禮之於言利。何其密也。金玉玩好。則入于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如此。豈周公意哉。以爲周公之所著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昔之疑周禮者。詆斥過甚。固不足知聖人之意。然若此者。其非周公之言。決也。天下之患。莫甚於名是而實非。人求之以其名。而行之於事。必自財利始。元豐之禍是也。然則余安得不辨乎。

西伯伐崇

爲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姜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平生之所讎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爲祐惡。罰無罪。則爲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錫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悻悻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己也。苟憾其譖己。是微量淺智。

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爲。豈足爲聖人哉。且姜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耆及邗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缺疑。又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儼。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爲

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菹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且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爲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誚。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申命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曲爲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恆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

義民待之。彼欲不修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恕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爲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槩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怨且怒乎。號之以爲頑。而欲責其不爲頑。不可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爲君子。康王發片言。而誣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爲不二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檀弓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成寢而夷人之墓。合葬於人階下。二子皆不足爲知禮。其稱之也奚當。然則知禮者。宜何居。曰。無已。則卜野而遷諸。猶爲善乎是。

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饒然暴于人而不修。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乎五父之衢。亦然。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云云。止亦已久矣。

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固友也。曾子於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者。非曾

子事也。傳之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而慢，曾子之言慤而謹。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云云。止不欲速貧也。

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矜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之者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云云。子思曰：云云。吾何慎哉。

禮者，君子恆履之器也。不可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於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喻於道。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云云。止無失爲故也。

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察察然拒昧昧，然容薄量無制者之爲，豈聖人所爲乎。天下之大故，宜莫甚於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爲聖人之量，吾弗知也。

讀三墳書

書之名真而實僞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真僞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

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爲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爲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爲黃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剽莊列之餘言。而造爲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爲金所剋。服陽臣十幹。此後世曆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爲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圓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峰。氣雲霞彩。山氣籠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爲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爲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僞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僞。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僞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卽青城隱者所僞邪。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

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僞爲書者。因其言而復僭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爲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俚野之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卽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芣。祭鮪。攝桑。剝瓜。剝棗。納蔚。取荼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惟服公田。綏士女。萬用入學。剝鱣。頒冰。始蠶。祈麥。攻駒。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於禹貢。亂征之間乎。孔子尙見此書。奚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遽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於道苟無損益。雖謂出於孔氏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讀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家。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

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卽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尙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啗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遠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略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之名。起于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諡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者。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害非后。惟其離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出涕。

讀司馬法

周司馬有用兵之法。至齊威王欲尊用田穰苴。遺□□論古司馬法。附穰苴之書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司馬法。漢藝文志百三十篇。今所傳者五篇。蓋周書之存者寡矣。而其言論猶有先王之遺意焉。先王之兵非黷武好勝也。將止亂而已。此書所謂以戰止戰者。得之先王之兵。以愛民爲本。此書所謂不因凶不加喪。冬夏不興師者。得之先王之世。寓兵於農。農隙講武。此書所謂忘戰必危者。得之以德不以力。王道之盛也。非此書所謂六德者乎。正名而不尚詭。王道之要也。非此書所謂徧告諸侯。彰明有罪者乎。所謂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則興滅繼絕之事也。所謂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則王者之政。文武之所由興也。若是者。非穰苴所能言。其爲遺書無疑。至有駁而不純。譎而不正者。則皆穰苴之法。而非戰國之談兵者所能及。蓋兵書之近道者也。嗚呼。王者之不作也久矣。人心之趨下也。日以滋矣。於是英君謀士。以譎詐爲奇。以屠戮爲武。若唐太宗李靖之問答。惟知有孫吳之術。而司馬法爲虛語矣。況有出於孫吳之不忍言者乎。悲夫。

讀三略

三略三篇。或謂太公之書。非也。蓋後人僞而托焉。太公之言。於書無所見。孟子以爲天下之大老。與伯夷並稱。則其人可知矣。三篇之中。大率皆平淺鄙狹。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爲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王。果衰世乎。其間曰攬英雄。曰侵盜縣官。曰奸雄相稱。曰霸者制士以權。皆漢魏以後之言。曰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曰豪傑事職。國勢乃弱。其詭謬害理。雖太公之奴隸。所不屑道。而妄謂太公之書可乎。復有六韜者。其誣聖賢尤甚。論六兵。

則皆竊孫吳之所陳。至其所自言。猥細煩曲。無足觀者。至於避正殿。用騎卒之說。又其僞之易見者也。近世三山施子美。爲之講義。曲爲辨釋。以眩其博。卒不敢言其爲僞。其愚陋無識。特兒童之見耳。而世乃傳而誦之。

讀子華子

余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爲僞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婉麗可喜。未覺其爲僞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爲僞書無疑。蓋子華子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孔子周遊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沮溺。荷蕢荷蓀。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於歎息而巳。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爲之說。傳會不經。與晏子論儉。雖爲近正。而起人君奢侈之端。答北宮意祥瑞之問。善矣。乃恐後世巧詐誕譎之臣。作爲聲歌。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雁芝房之事。其子車氏猴之喻。復竊韓愈所作柳宗元墓銘。論代播州之意。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劇談之而不置。八卦以宮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宮震宮。解字之不類。時之乖錯者甚衆。以爲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首有劉向序。亦與向文殊。蓋亦僞也。僞之者。不知爲誰。晁公武以爲元豐以後人。以字說而知之。或以爲王銍。豈或然歟。嗟乎。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僞是書。既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爲哉。果何爲哉。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絕。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僭。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荀子

道之不明。好勝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遺言大法。漫滅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復章。聖人之業。煥然與天地同功。彼處士者。生於其後。務懷誹訕之心。以求異於前人。其心以爲堯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復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爲哉。於是各馳意於險怪詭僻。渙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鬼瑣一曲之偏智。若楊朱。墨翟。宋鉞。列禦寇。莊周。慎到之徒是也。孟子生乎其時。懼聖人之道。敗壞於邪說。乃敷揚孔子之意。而攻黜之。然後復定。蓋彼之說。偏駁易辨。故其入人也淺。可指其過而聲之也。若荀卿者。剽掠聖人之餘言。發爲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於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淵乎執之而無窮。尊王而賤霸。援堯舜。撫湯武。鄙桀紂。儼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也。妄爲蔓衍不經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其區區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自知。卒爲斯道讒賊也。蓋數家

者偏駁不倫。故去之也易。苟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謬。故其書相傳至今。孔子曰。惡紫爲其亂朱也。惡鄭聲爲其亂雅樂也。夫欲擯悖道之書而不用。必自苟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讀孫子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聖人之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敢踰。不池而人莫敢近。無戈矛劍戟弓矢之器。而姦謀邪慮。消沮於萬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導之以禮樂。申之以政令。誅暴而伐罪。救民而不求利。不戰而服人。不殺一卒而勝國。是之謂仁義之師。下此則以材相用。以詐相欺而已矣。若孫武子者。亦其一也。然其十三篇之所論。先計謀而後攻戰。先知而後料敵。用兵之事。周備明白。雖不足與於仁義之師。苟以之戰。則豈非良將乎。視彼恃力之徒。驅赤子而陷之死地者。猶狼殘虎噬耳。嗚呼。武亦安可得哉。

讀吳子

衛人吳起書六篇。兵書也。起嘗受學於曾子。故其書間談仁義。然起烏足以知仁義哉。起嘗殺婦而求將。嚙臂與母盟。其天資固刻忍之人。是以見棄於曾子之門。而卒以兵顯。觀其論兵。則孫武之亞也。而武之說。爲明備矣。起嘗與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信戰國時之名言。特以無行見少於世。亦可以見聖人之教。入人者深。而是非之公。終不可泯也。於乎。豈不足爲喜功者之戒哉。

讀慎子

世以慎到與鄧析韓非之流並稱。到雖刑名家。然其言有中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其謂立天子以爲天

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不猶儒者所謂君爲輕之意乎。其謂役不得踰時。不猶不違農時之意乎。其謂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不猶舍己從人之意乎。其謂不設一方以求於人。不猶無求備之意乎。其謂人君任人而勿自窮。不猶任賢勿疑之意乎。但到不聞聖人之道。不知仁義之治。墮於曲學。而流於卑陋爾。夫豈其性然哉。

讀公孫龍子

君子無用乎辨也。豈惟無事乎辨。亦無事乎言也。充乎心不得已而後言。正言之而理不明。不得已而後辨。辨而無所明。言而不出乎道。則亦無用乎言與辨矣。若公孫龍之辨。不亦費其辭乎。孔子所謂正名。數言而煥然矣。龍術爲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之論。枝蔓繁複。累數千言。然其意不越乎正名而已。傳有之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人一言而有餘。不知道者。萬言而不足。故善學者。必務知道。

讀尹文子

尹文子一卷。劉向定爲刑名家書。仲長統分爲上下二篇。且以劉向之論爲誣。然向謂爲刑名家者。誠是也。特善於鄧析田駢者耳。其說治國之道。以爲人君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術權勢。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非刑名家而何。但其爲民之心。頗切末章。尤中時君之弊。使舉而行之。名實正而分數明。賞罰嚴而事功舉。亦足以善其國。然其苛刻檢柅。而難於持循蹈履。非王者之道。以故君子不取。而統獨好之。遂因以斥向。殆有所激而然耶。

讀鄧析子

鄭人鄧析所著。無厚轉辭二篇。其言皆嚴酷督責之行。韓非李斯之徒也。嗚呼。先王之澤竭。而仁義道德之說不振。刑名者流。著書以干諸侯。用之而亡國者何限。其遺毒餘焰。蔓延于天下。生民受其害。至今而未已。不亦哀哉。予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扼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萬事傾。怠生於宦成。病始於少瘳。偏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讀尉繚子

尉繚子二十三篇。尉繚子或曰齊人。或曰梁人。以其有惠王問答語也。三山施子美稱其有三代之遺風。其然哉。三代之盛。未嘗有兵書也。非惟無兵書。而兵亦非君子之所屑談也。君子之道。圖亂於未萌。防危於既安。本之以德禮。導之以教化。同之以政令。使兵無自而作。俟兵之起。而後與戰。雖孫武吳起爲將。且恐不救。而況云云之書。豈足恃乎。故好言兵者。賊天下者也。著書論兵者。流禍於後世者也。皆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尉繚子不能明君子之道。而恣意極口稱兵以惑衆。其重刑諸令。皆嚴酷苛暴。道殺人如道飲

食常事。則其人之刻深少恩。可知矣。武議原官諸篇。雖時有中理。譬猶盜跖而誦堯言。非出其本心。是以無片簡之可取者。謂之有三代之遺風。可乎。然孫吳之書。與尉繚子一術。彼以兵爲職。無怪其然。若尉繚子者。言天官兵談制談戰威守權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令伍利令分塞令束伍令經卒令勤卒令將令。有似乎君子。而實非者也。予不得不論之。

讀戰國策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墮。而篡弑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尙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與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耻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卽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

矣。悲夫。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徒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債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讀法言

揚雄子雲法言十三篇。子雲爲此書。嘗自擬論語。而後世大儒。或儕諸荀卿。其自儼者。僭也。儕以荀卿者。亦非也。論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焉。雕鏤藻繪而斬類之。其僭甚哉。然自聖人沒。明道者莫尙於子思孟子。彼荀卿者。乃攘袂訐斥。而詆生民之性爲惡。其妄孰甚焉。子雲則不然。措言持論。

不敢違乎聖人。至其爲善惡混之說。及以韋玄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非若卿之妄也。曰。子雲勝卿與。曰。否。卿才高而果於大言。故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曰。好古曷事莽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士貴乎聞道。

讀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三十篇。後漢末應劭所著。今所存者。皇霸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窮通。祀典怪神。山澤十卷而已。其辭固無他奇。然語怪神之事。一以理勝之。足以解流俗之弊。又載當時人品。而具評其事。非按經受禮。不敢略於中臆之說。故至今傳而不廢也。後世著書者。厭常喜異。設爲詭激邪曲之辨。以爲高一時。雖可以動人。而無補於世。終不能如此書之傳者衆矣。天下之物。山嶽有時而崩。金石有時而毀。惟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立言之士。其不可不務知道哉。

讀漢鹽鐵論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荐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卽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爲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卽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

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荀悅申監

荀悅申監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衰。丁靈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講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爲。著此書以宣其志。悅蓋有用之材。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徵據。從而行之。可以爲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著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焰之餘。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且廢而不講。爲治者視之以爲空言。而共譁咲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泗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悅然失色而悲之。

讀崔豹古今註

文之用有二。載道紀事而已。載道者。上也。紀事者。其次也。然道與事。非判然二塗也。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學詩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不以事物爲道之所寓耶。舍是二者。文雖麗無補於世。終不能傳遠。苟有補。雖俚談野語。亦不得而棄之。予始讀太公家教。其辭俚雜可咲。自隋唐以來。卽傳之。李翱大儒也。至與文中子並稱。蓋其言間有合乎理者故也。及觀崔豹古今註。釋名辨物。其文固不成章。然晉時之人。以文名者何限。求如豹此書之用。世絕少。豈非以記事故事耶。由此言之。世之好奇爽質者。可以惕然而思矣。

讀博物志

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眩俗驚世。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爲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怪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獨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哉。身爲輔相。視亂倫悖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于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讀聲隅子

士未嘗不欲聞于後世也。然徒務乎聞。斯無聞矣。爲其所志狹。而所望者私也。聖賢安顧其一身哉。上之欲善天下。次之欲淑來世。遑遑終其身而不恤。著之書以明道。孔孟是也。或者觀其烈光。傷己之不若。悼世之不見稱。亦述諸書以自表。若揚雄王通之流。其自爲之意深。而衛道之功寡。君子病之矣。至於黃晞。聲隅子之爲。又慕乎雄通而作者也。晞蜀士。生宋仁宗時。其言論不違理者。頗有之。然晞狠愎無忌人也。故斷然自信而不疑。其論以漢高孟羹之言爲仁。以屈原爲愚。以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以唐太宗爲武王之後一人。論性則詆孟子之言爲非。是皆其大謬者。不知道而務名。無怪乎其然也。然其間謂井田肉刑。鄉飲里選。冠禮家廟之法。不復弗足爲治。又以生不能澤物爲耻。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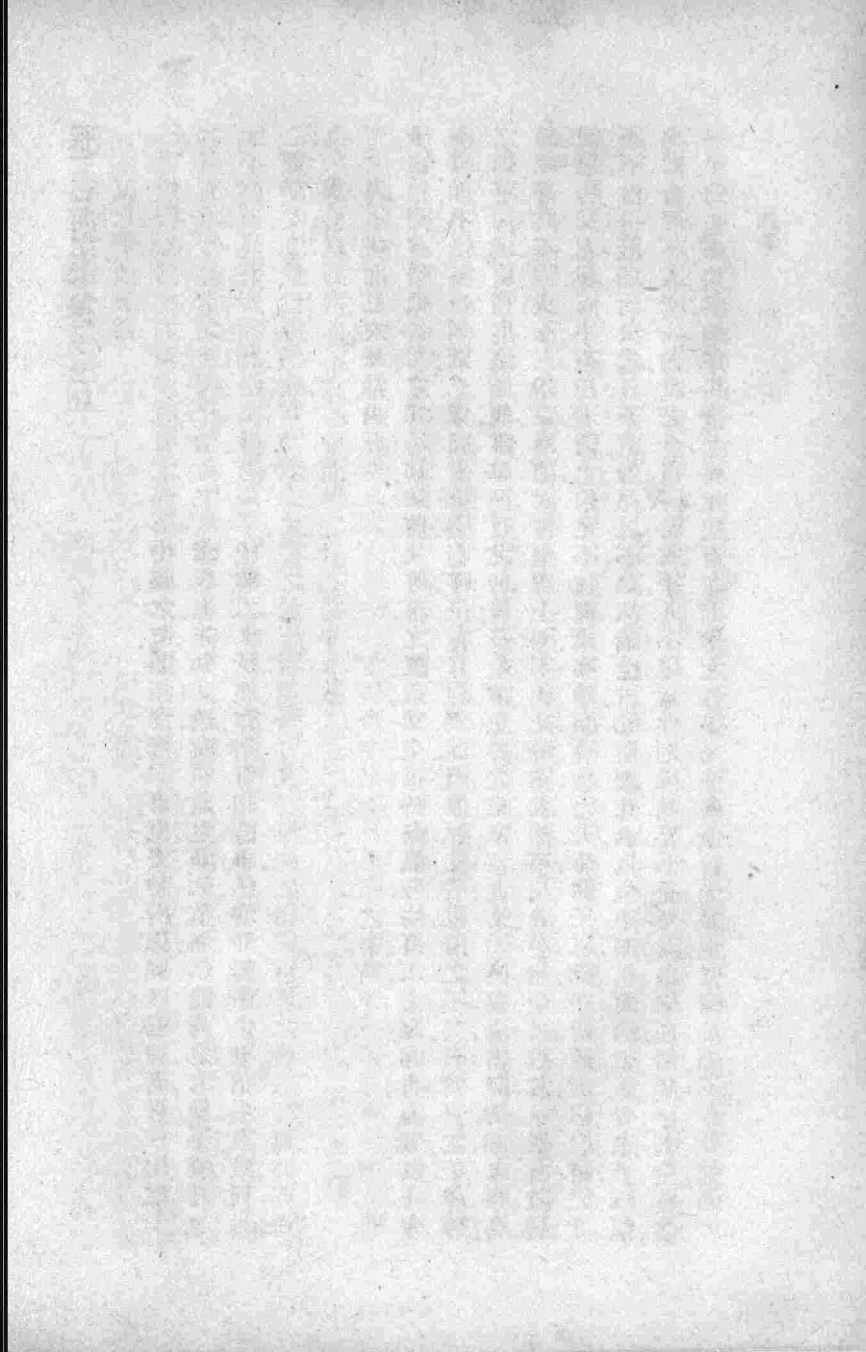
晞亦有志之士哉。

讀朱子感興詩

三百篇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亦可也。夫詩所以列於五經者。豈章句之云哉。蓋有增乎綱常之重。關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知道者孰能爲之。人孰不爲詩也。而不知道。豈吾所謂詩哉。嗚呼。若朱子感興二十篇之作。斯可謂詩也已。其於性命之理昭矣。其於天地之道著矣。其於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繫之於三百篇。吾知其功無媿。雖謂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亦可也。斯道也。亘萬古而不亡。心會而得之。豈不在乎人哉。

讀陳全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全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全甫特尙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竪。嗚呼。全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全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全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全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全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況若全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全甫者。幸矣。尙何不用之。足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全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遜志齋集卷之五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夷齊

聖人之道而已矣。堯舜禹三聖人爲萬世法。一允執厥中也。不及不謂之中。過亦不謂之中。請卽此而論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其後周武王伐商。去隱于首陽山。恥食周粟。遂餓而死。孔子嘗稱之曰。古之賢人。孟子嘗稱之曰。聖之清。誰得而議之哉。雖然。抑有說也。先君之國。受之於祖宗者也。父子傳次。以嫡以長。古之制也。易此必亂。昔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荆蠻以順父志。以成王業。孔子稱之以至德。且曰。民無得而稱焉。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齊。當效泰伯。順父之志。隱然退避於治命之日。不當行己之志。顯然辭讓於亂命之餘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中子。以托國焉。苟無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之征伐。卽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廉頑立懦。足可爲百世師。過中

失正恐未臻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之所以譏乎其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秦伯而不在夷齊也。厥旨深矣。

有子

孔子既沒。天下之好爲言論。皆自托爲孔子之徒。而竊擬其說。以折衷義理之得失。至孟子時。相去猶未遠。而其言已紛然淆亂。不可勝辨。孟子每深斥其非。然亦不能止也。不幸重之以秦火。孔子之微言。幾不復存。於是儒生愈無所憚。肆口恣意。摹效語言。不特托爲其位。而直以孔子自命。孔子之言。滋以不醇。今雜出於諸子家語。禮記之書者。多附會鄙妄。不可盡信者也。然孔子時。詩書錯繆。賴孔子脩而定之。故人不惑於邪說。今孔子之言。乖亂甚矣。後世無聖人者。作則其說何由而有定耶。猶幸其出於道術不明之時。其論不能精深。故學者得以窺其缺漏。而知其爲僞。不然。其禍可量也耶。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未必爲孔子之言。然未爲甚過也。有子聖人之徒。奚於此而疑之。以中都棺槨之制。而謂不欲速朽。以命子夏冉有之荆。而疑不欲速貧。此尤誣聖人。且誣有子也。孔子之於仕止。皆曰有命。何汲汲於得位。而先之以子夏與冉有。使孔子誠急於仕。乃急於行道也。豈爲不欲速貧哉。爲貧而謀仕於蠻夷之地。矚且趨焉。惟恐不得者。鄙夫之所爲。曾謂孔子爲是乎。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攷諸王制。參諸人情。使君子致仁愛於其親。非特不欲速朽也。欲速朽者。自爲之道。不欲以身爲天下費也。棺槨之美者。事親之道。不敢以天下薄其親也。二者固各有當矣。有子賢而知道者。奚疑於此而非之。此不惟非孔子之事。決非有子之言也。孔子之道。猶天之賦物。物受之者各異。而因其所受者。皆足以有成。故其言近而未嘗不該乎遠。淺而未嘗

不極乎深。上而可通乎下。粗而可泝其精。及其門者。惟顏子庶乎近之。而未至也。孟子以下。皆未免滯而未化矣。有子未及孟子。其言豈能似孔子哉。爲是說者。非惟不知孔子。亦未知有子者也。故觀論語春秋者。當因其辭。以求聖人之意。觀禮記諸子者。當以聖人之意。折衷其詞。

鬻拳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爲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爲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爲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讐懼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勒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諄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

之甚。鬻拳爲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刼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君子之子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刼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鄭靈公二首

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君子，而敗於私智之小人。智之於人，固可以成事，然用之以私意，則流爲詭詐險側，而智能之士莫爲之用，故惟足以取敗。大度之士，其計謀畫策，未必過於私智之人，惟其度足以容物，故有智者爲謀，有力者爲戰，有才者爲之治，所爲無不成，所欲無不得，蓋惟不自用其智，乃能役舉世之智，而私用其智者，適足爲衆智役，此事之必致者也。人之度量相去，亦殊懸矣。世有棄萬金如涕唾者，亦有吝杯羹而不肯與人者，自棄萬金者言之，則己之所處者大，而他人爲愚，自吝者言之，未必不以己爲智，而笑他人之妄也。周衰，諸侯之事亦多，吾觀鄭靈公之死，未嘗不深哀其智之小，而笑其失君臣之道。至於不忍杯羹之故而殺其身也，且靈公非愚也，其不與子公之羹，亦非誠吝也，特忿子公之笑，而言夢爲輕也，故不與之羹，使其夢無徵，而乖其素望，此兒女子相詭之恆情，小人譎詐之私智爾。子公怏怏而染指，啖而赦之，召而賜之，可也。靈公欲殺之，則過矣。苟知其心不忠，果不利於宗廟，正其大罪而誅之，亦可也。卒不能決，遂死於子公之弑，計其所爲，豈不愚甚矣哉！君臣之際，難矣。尊卑之禮不肅，則必至於僭，上下之情不洽，則必至於離。惟賢主能嚴其分於朝廷，會同之時，而洽其情於私覲，燕享之頃，朝廷之儀，或有不欽，雖親賢有所不避，燕享以和樂爲本，苟察其末節細禮而罪之，則人人自危，篡殺之事，或階之。

以起。故當容之以寬。推之以恕。使人咸得盡其情。則嚴不至於離。而和不至於僭矣。靈公既不能預嚴君臣之分。陵夷至於鼎俎之前。而方責之小禮。逞詭詐之智。斬於杯羹。以取強臣之憤。其至殺身。豈足恠哉。故卮酒杯羹。微物也。善用之。可以重於茅土之賜。不善用之。干戈醜毒。皆由於此人。君自非以度容天下。而挾小智以御其臣。雖食之以大牢。皆鄭靈公之續耳。豈足爲智哉。

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於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怨。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怒。不當其罪則肆。然猶不敢爲亂也。至於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人主。其喜怒足以爲禍福。故善御權臣者。能陰銷其威。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己者上也。其次則莫若制之以禮。嚴之以分。惠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僭。又不能然。則不取其怨怒而已。取其怨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之怨怒者。非爲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爲詰其專橫而然也。其始出於爭不急之小務。蓋侮慢之私智。怨蓄於纖微芥蒂之中。而禍發於篡國弑君之大。昔之所聞。不可勝道。而靈公之於子公。尤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爲鄭卿。蓋久矣。靈公始立而爲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於朝廷。其於國之權臣。宜撫之防之。徐而收其柄。銷其威。然後國可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斬杯羹而不與以取怨。卒致弑逆之禍。烏得爲智乎。今夫吾力足以勝人。而後嘲之侮之唾罵之。以致其怒。故每鬪則勝。苟不自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況子公者。久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夸以爲榮。決然而斬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慚同列之人乎。雷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恥一人於千百人之中。其辱甚於死。何者。恐爲千百人所咲也。況子公

斗筲飲食之人。而挾無上之器。其得志於杯羹則喜。否則爲亂。固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失。則世之御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國統。絳侯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一旦臨朝。而問穀錢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慚愧流汗。遂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若文帝。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烈聲威。素行於臣民。苟責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固假之以寬。置而不問。而以其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哉。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慚。慚而不敢怨。怨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虛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柄。不待發於聲色。而盡歸於己。雖有勃輩十百。亦無足異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主。不幸而遇權臣。以文帝爲法。而以靈公爲戒。庶乎其無患矣。

●豫讓

士君子立身事主。旣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旣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

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庇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庇之知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覲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樂毅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爲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綬

鋤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彊。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威旣振。所不下者。莒與卽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讐。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況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飢。小食之則不死。恆食之則充實。奚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噉糠覈。爲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曹參

天下有不治之治。而君子有無功之功。非通乎道者。不知也。人皆知治之可以治也。而不知求治而得亂。人知有爲可以成功也。而不知有爲適足以獲罪者。功與罪固非人臣之所計。而治亂之來。不可不審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昔甚疑之。以爲王者之於仁。宜其致之速。奚待歷世而然哉。及觀乎古之求治太急。而致亂。然後知孔子之言。百世不能改也。夫民新脫於創殘之中。不休息之於無事。而遽騷之以制度文爲之說。使勉而從我。則所以仁之者。乃所以暴之耳。凍溺之人。不可以近火。久餒之人。不可以

飽食出溺而近火者必僵。餒甚而飽食者必死。且火與食者豈有殺之之心哉。求其速生乃速其死之道也。故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爲樂。掾吏縱醜置而不問。弛然不復加意於政教。朝廷之間幾於亂矣。而海內以治。何邪。若參可謂知治亂之方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疎。而患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續亡秦之焰而熾之也。故參寧受無功之名。而不忍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史以參比蕭何。參亦自謂不及。然何非參比也。何智謀雖過於參。而不學。故干戈甫定。而役民大治宮室。其意務媚於主。而無撫民之心。參苟居何之任。必不爲此。以何代參。則何亦不能如參之明於國體。而無所變更也。漢苟無何。則參之才足以立法。苟無參。而他有才者繼之。則漢之法亂矣。天下易得也。而安之爲難。安之爲易也。而使民安於吾之法。爲甚難。參蓋嘗聞君子之道矣。故其所爲。近道如此。而先王安民。制治之大法。固不止如參之所爲而已也。於乎。道之不行也。久矣哉。

婁敬

將興之主。惟恐人之無言。將亡之主。惟恐人之有言。天下固非一言所能興亡也。求其興亡之故。未嘗不自一言始。以一言之善而取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取善若是之周也。吾奚爲而不言。以一言之非而罪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其諱過若此之甚也。吾曷爲而與之。言人皆欲告以善。是集天下之善於其身也。人不欲告以善。是以其身推天下之善也。有此二者。而欲不興亡。皆不可得也。漢高帝以雄武之姿。匿智下意。以用當世之俊傑。既夷剪海內。可畏者而廓清之。亦可以少休矣。聞婁敬遷都之說。卽奉宗廟百官而從。

之夫敬徒譎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語其辨。不若陳陸。語其智。不若張蕭。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卒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廷。而論國之大事。其術可謂甚踈。其禮貌可謂甚野矣。在廷之臣。見其言論。必且咲其妄。而帝卽日下詔。與之俱西。如不能視者。從相之言。不能聽者。觀人之指。屈天子之貴。斂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善不必自己出。貴乎能用人之善。人君不必兼衆人之所長。在乎因人之長而用之。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也。智非能慮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也。唐太宗好學有謀。愈於高帝。然所爲不及帝之盡善者。量不若也。能用魏徵之言。智矣。而幾致不能容徵。誅蓋蘇文而伐高麗。武矣。終以不用道宗之言而敗。太宗器量狹。以能勉強從善。故致貞觀之治。及功成治定。驕氣漫盛。而無以制之。故量盈而惡人之言。古之聖人。明道以勝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計其他。取其智。不忌其名。任其力。不奪其功。恭默南面。若無能然。而舉世之賢才。咸爲之盡。而莫敢負之。夫能使賢才皆爲己用。則其所爲。與出於吾心。何以異乎。高帝常自謂能用三人傑。故勝項氏。三傑帝素所重者。用其言爲甚易。未足以見帝之美。踈賤如婁敬。而用之。不疑。此漢之所以興也。

條侯傳論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

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既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子。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迫於利害。善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啓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爲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遂卒寘之於死。求其所爲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爲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爲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於爲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爲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爲。烏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爲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詆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於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霍光

霍光以樸直見知武帝。輔少主。廢昌邑。立中宗。功烈爲漢伊尹。而身死受赤族之誅。世嘗疑之。曰。是烏足疑哉。光之獲全其軀。亦已幸矣。賞罰生殺予奪者。天之大柄。授之天子。使奉而行焉者也。故是六者。惟天子得專之。然猶不敢私任其喜怒好惡以爲輕重。而一決之於天。功懋焉而後賞。曰。非我賞之也。天賞之也。罪盈焉而後罰。曰。非我罰之也。彼得罪於天也。其於生殺予奪。莫不裁之於天。而不敢預存於心。以可專之位。持之以恭謹。至於如此。猶且或有不中禍及於身。而殃及乎子孫。況於無其位者乎。且以伊尹之聖。以德則天下莫加以位。則爲之師。而當阿衡之任。以功則相湯取天下。致太平三世。而至于太甲。其格於天。而著于民。亦已久矣。其於太甲也。未嘗廢之。特奉之居憂於先王冢上。俟其修德而迎之以歸。其於進退。宜無不可。時之人孰敢非之。然而伊尹既復政於君。卽決然請去其位。不敢略有顧戀遲留之心。何者。誠知天之大柄。不可以久持也。夫伊尹聖人。不任其私。以賞罰生殺予奪。亦昭昭矣。猶畏且慎如此。彼霍光者。自度何如人哉。以德則僅若恆人。以功則非有平暴亂安宇內之績。特以謹愿偶爲人主所信。而托以非常大事。計其平日操天子之柄。以制羣下者。幾何年矣。其於輕重緩急。已不能無私意行於其間乎哉。疑衍然立昌邑。旣不審。隨數而廢之。天下之人。見其所爲。蓋已側目視光者久矣。非特天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光之爲人矣。不待參乘而後疑之也。爲光計者。當中宗之初立。社稷宗廟。旣有所托。不負先帝顧屬之心。卽宜力辭而引去。不許則宜辭朝廷之政不與。而以列侯就第。庶可少紓中宗之疑。而息衆庶之怒。光則不然。一歸政而不受。則肆然而居之。至於身死而後已。且中宗是時。年近壯矣。其於民情國體。究之熟矣。光曷不思乎。當昭帝之初立。燕王上官之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

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殺予奪賞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吾故曰。光之不底于戮。幸也。以其昧於去就之義。而不知天之太柄。不可僭持也。雖然。光不學無術。其昧於去就。不足責也。中宗之待光。宜亦不能無過焉。當歸政之時。封之以上國。榮之以顯號。優游以師傅之禮。而擇□□□□其□□之權。使光有明哲之知。禹雲山等。知威權之不可以太盛。而思退戢之道焉。光身死之餘。豈有赤族之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霍光。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故取族滅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光之得罪於天。非廢立也。僭持天之太柄也。嗚呼。世有不幸而居光之任者。得吾言而思之。其可免於禍乎。

丙吉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爲也。舍易爲而求難知。則爲不知。先其微而後其著。則爲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歷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爲。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而禮樂興。中國尊而夷狄服。有生之倫。各遂其性。而無乖戾鬪爭。則可爲盡職矣。不必漆漆然探其所難知。以爲觀美也。能盡其職。雖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其爲治。職有未盡。使天地位而萬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漢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爲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都市之內。政教不振。而俗墮壞。其爲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常憂乎。舍此不問。而恐陰陽

不和。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先盡事人之道。而事鬼。且不可。況不務人物之性。而徵不易知之天道。烏在其能爲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弑父。兄妻妾弑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幾不可以爲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革風易俗。陷斯民於禽獸。而惟一牛之問。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怪。雖可稱如吉者。猶溺焉。而不以爲異。況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血氣也。災祥肥瘠也。戕刺其體膚。而不問。見瘠者而問之。人必以爲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爲知大體。可乎。然則洪範之說。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以人事爲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災祥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蠹也。非君子之道也。

黃霸

漢史稱黃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昔者嘗惑之。謂豈有才如黃霸。而不能爲相者乎。後觀其爲張敞所奏。然後釋然知其故。蓋宣帝不能盡霸之才。非霸不能也。天下之患。非才之爲難。而用才者之爲難。夫駟駮駃騠。可以不載駕。而致千里。不遇善御之人。雖欲一日百里。不可得也。宣帝善任守令。而不善任相。知愛民之情。而不知爲國之體。其天資善察。好挾數以用。而持法大嚴。丙吉魏相之徒。號爲賢相。不過逡逡然。行乎繩墨之內。醇謹僅足而已。非能有所創達。施爲可爲後世法也。豈二子之才止於此。宰相之功業。視人主人。主善任相。雖中才亦足以爲治。不能任相。雖俊傑不能以成功。霸之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斷制行于民。而達於境內。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爲相。欲飭法令。則人將以爲過。欲行教化。則人將以爲迂。欲

守廉隅。則人將以爲拙。沛然行於一郡。而莫敢禦者。今皆窒沮而不可。惜乎。雖有有爲之才。安能立不可爲之功。致不可得之名哉。其敕上計吏之事。教化之一端耳。眞宰相之所宜爲。古之人。先務教化。缺霸豈爲過哉。張敞遽毀訐之。謂其教民爲僞。而宣帝亦遽聽之。蓋宣帝之素志。以爲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督責苛刻之間。而惡聞教化之說久矣。敞之言。正與帝意合。故帝信敞不疑。而尤霸之非。霸雖有爲。其可復得哉。王猛慧黠小才。非有絕人之智。超世之量。符堅斬除異議之臣。而親任之。卒并疆國。而雄視海內。非猛難遇。用猛者難遇也。任人以位而不假之權。猶不任也。假之權而不用其言。行其道。猶無權也。今霸治郡。則爲良吏。爲相則爲恆人。任之以良吏之道。彼則以良吏自效也。束之以恆人之制。雖欲不爲恆人。安可致哉。噫。才有餘而不用者。士之責也。用之不能盡人之才者。人主之責也。

東漢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之善慮國家者。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爲患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爲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爲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爲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爲矯激難守之法。以爲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

駕馬行遠。或有躓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騁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光武以爲莽之得成其篡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爲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爲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恆以傳聞閣之命。受襁褓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爲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狗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漢章帝

治天下之患。莫甚於矯前世之失。而過於中。天下之事。可矯也。而不可過也。然矯之急者。必致於過。失火之家。三日不熟食。走而躓者。終身不御馬。躓與火。豈馬與食之罪哉。而爲之不食不御。此矯之過也。蓋懲之甚者。改必速。畜之久者。發必肆。方其前人之所爲。不合乎心。其心悻然。思有以易之。而未能。一旦據可。

爲之勢。力矯其弊。不暇顧理之是非。則所失者愈多矣。往昔之事。類此者甚衆。雖漢章之賢。亦未能免乎此也。魏曹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眞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羣臣言前代過於苛刻。故深矯之以寬。其寬也。或過乎中。而時自出其所爲。又恆過乎嚴。是以當時文物典章。雖有可觀者。而朝廷幾於不治。內則以皇后之譖。殺四貴人。而廢太子。外則竇憲奪公主田園。而不能加罪。張林楊光恃勢貪殘。而不知省。鄭弘以太尉言竇憲。而收其印綬以死。此其失反有甚於明帝。何足爲長者乎。漢之稱長者。以其持心謹厚。而無害。以德化人。而人自服之也。若文帝者是也。而章帝非其人也。文帝嘗曰。長者固殺人乎。然則無罪殺貴人。譴三公。縱貴戚酷吏虐民。而不問。皆不得爲長者。明矣。斯其矯弊不以道之過也。王者之道。不貴乎太寬。亦不貴乎太察。太察則善者或不能自容。太寬則惡者或可以苟免。二者俱政之弊。不足以爲中道。明帝失之察。章帝矯枉而兩失之。然章帝之心。稍近乎寬。非明帝比也。漢四百餘年。歷二十四帝。稱善治者僅數人。而章帝與焉。其功德可少哉。且猶不能盡善也。今有善弓。惜其偏而欲矯之也。必問諸弓人。豈智之不若哉。其智專且習也。欲矯天下。不求天下之士而問之。謂之智可乎。章帝賢矣。惜其不得天下之士而輔之也。

嚴光

君子之處世。必乎仕。則忘其身。必乎不仕。則忘其民。忘身。不智也。忘民。不仁也。皆非君子之事也。譬之水之在川。通則流。障則止。隨其所遇。而水不與力焉。故隱不求名。仕不規利。各當其宜而已。嚴子陵之不仕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爲子陵之高。子陵豈爲名高而隱者哉。使有意於隱。而偃蹇不屈。以邀人主之尊禮。

則樊英之流。釣祿位之術耳。吾知子陵不爲是也。賢者非事君之爲難。而行道之足貴。故量其主而後入。察其幾而後動。不使吾君有得賢不任之譏。吾身有竊位負國之愧。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舊。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寧不少貶相輔。以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羣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諤諤與之爭。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踈薄故舊之嫌。則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爲君子。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也。王良友人誚良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爲此言者。其知子陵之志也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子陵近之。

竇武

禍恆發於大忽。而事多敗於不斷。爲天下之大事者。當畏可恃。而危垂成。不以己之有恃而易人。不以彼之不足備而肆志。故所舉無不成。而身完功立。竇武之謀誅曹節王甫。其志可謂忠矣。而身不免受其殃。世常悲之。不知武有以致之也。宦官擅政。天下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之所稱以爲賢者也。女爲太后。而身爲大將軍。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發腐。事之成。可以萬全。而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行於中外久矣。其根榦盤結。宮省甚固。爲誅之之計。當使策謀預定于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太后及帝。縛而夷之。如雷霆之擊。山嶽之壓。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盈朝而大患去矣。今武則不然。自五六月謀之。至于九月而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爲之備。而從容歸府。使宦豎得發密奏。劫帝爲變。其失計不已。

甚乎。執犬于牢，猶恐其噬，而以兵自衛。況節甫宮省久吏，烏可謀誅之而不爲備哉？武蕃之賢，非不知此。特忽其不足畏，故耳。爲計既踈，遂使太后變遷，身亡家滅，海內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小人之謀害君子，其爲心忍，爲慮周，爲計決，故君子多不能免。君子之誅，小人持以不忍之心，行以踈略之計，而不虞其足以爲害，故反受其禍者甚衆。此天下所以治難而亂易，忠義之士於是無所成功也。有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

崔寔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爲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爲學，未爲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爲惑。奚孔子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覬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爲邪說，以爲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箸之弊，必至於瑤臺璠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橫之辨而亡。夫言豈可苟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爲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爲明，忍以爲斷，督責以爲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

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爲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爲。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參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卽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少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爲土水。而以刑罰爲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恠其爲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爲庶幾。如實與統。時人所推爲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馬融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爲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免冀手。未幾。髡笞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孰若不食冀祿之爲高哉。苟謂事冀爲不獲已。當其欲害李固杜喬之初。毅然引大義而爭之。以此得罪。死有餘榮。曲附姦回。以圖身利。而終蹈乎禍。豈不足爲患失者之戒乎。

趙苞

趙苞爲遼西守。鮮卑刼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余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函璧之櫝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於千金矣。以櫝而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刼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特此以爲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櫝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況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爲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下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許劭

不以窮達易其守者。君子也。不以治亂改其節者。良臣也。屈挫於困約者。必不能不驕於富貴。處衰世而爲亂者。豈能效忠於平治之時乎。許劭謂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竊雄。昔人以爲確論。余意劭特畏其刼。而陽爲好言以悅之耳。姦黠之人。譬之虎豹豺狼。明主在上。制之以法。束之以威。虎豹豺狼之去。玄夜而就白日。特不敢肆其噬嚙而已。豈遂化而爲麒麟騶虞也哉。夫能臣者。以義處其身。以道事其君。惟以忠國家。成事功爲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漢諸葛公。唐之郭子儀者。近之矣。故受任於敗亡之

際復起於退閑之餘。有蓋世之功。而欲然不居。挾震主之勢。而人不之忌。彼其存心積慮。一本乎至誠。而不以絲毫之僞雜乎其間。是以上而君安之。下而民悅之。其功業之盛。卓乎無繼者。以是故也。彼曹操者。以權詐爲智。以巧譎爲略。寓誅殺於嘻笑。藏猜狠於簡易。此其事主御人。應物達變者。舍詐與譎。莫先焉。故雖梟張烏合於一時。能盜漢之天下。而不得天下之心。使其遇英明之主。譬如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唐。亦終爲誅滅。而後已。何以爲能臣於治世。固當爲亂世之治臣。操何德而堪之。吾故曰。劭之論。劫於操而發耳。非所以論操也。

華歆

士固有德有餘。而不善用者。然操履不失乎正。雖不長於用。無害其爲士也。若華歆者。專制一郡。拱手而見奪於人。其才不足稱矣。又不能固守。而役於曹操。爲之弑天下之母。此誠小人之無恥者。而當時謂之良德。有德者果如是邪。史乃以其少時鋤地得金。視而棄之。與管幼安揮去不視分優劣。幼安百世之士。清介之行。老而不衰。與其初志正稱。以歆比之。不啻犬豕之於神龍。懸絕甚多。世俗論人。概以小廉細謹。信其大節。早年所踐。料其平生。義士仁人。不以可欲惑志。而好名之士。多飾詐以釣名。夫豈可不深辨邪。

諸葛孔明

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恆情。而君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事者。必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

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己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吳爲衆。魏次之。而漢又次之。然漢之孔明。二國之司馬懿。周魯張陸之徒。皆不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己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之爲相。欲然虛己。以求聞己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哉。事功之成敗。不可以論人也。久矣。禹稷與天地並。而顏子陋巷之窮人。伊尹佐商有天下。而伯夷餒死。無以自存。其身之所處殊。其所爲又殊。其志之所向亦殊。孟子獨謂顏子可比禹稷。伯夷與伊尹。皆得聖人之一偏。若孟子。可謂善觀人矣。夫善觀人者。不以所至爲優劣。蓋成敗利鈍。天也。天之所命。雖聖賢有所不能爲。聖賢之道。寧有不至哉。其所不能者。非道之過也。以孔明之賢。興漢而致治。其素所蓄積者。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哉。推孔明之心。伊尹周公之亞也。而其所未至。道不逮也。使孔明聞道。則爲聖賢矣。惜乎。其未有聞也。於乎。道不勝其才智。茲其所以爲孔明也歟。然其過秦漢之士。則遠矣。

龐統

三代之時。人才皆本於學。故有才者。必明於道德之要。知道者。必通於爲治之法。自周室旣衰。上不知所

以教。下不知所以學。於是人各就其性之所近而攻之。而學術治才。析而爲二。天下之士。明於經術者。未必能見諸事功。優於世務者。未必能本於學術。其弊至於秦漢之間。世主以儒生爲無用。而司馬徽之論人才。亦謂儒生俗士。不識世務。識世務者。在乎俊傑。其謬豈不甚哉。儒者之道。大之無不該。細之無所遺。近不以爲易而不舉。遠不以爲迂而不爲。固無有不達乎世務。而可以爲儒者也。其不達世務者。謂之非儒可也。安可謂儒生不足用乎。自徽所稱者。觀之。若諸葛孔明之言論事。爲其中乎道者。鮮矣。謂孔明非儒者。不可也。然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比也。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卽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王者之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王者患乎德不弘。道不洽。不患士狹。民微也。昭烈居荊州之地。能喻之以道。俾民樂生而趨義。吳蜀之民。固將棄其主而歸之矣。苟爲不然。以四海之衆。而見奪於亂臣。所少者。豈地與民哉。統不能輔其主以仁義。敷大信於海內。而導之爲齊桓晉文所爲之事。其才智不足稱矣。安在其爲俊傑哉。或者以昭烈得益州。故能抗吳魏。不知其不能興漢之業者。自取益州始。昭烈非有匹民寸地之基。特以區區之信義。感激人心。所至人皆樂從之。及乎虜璋而據其位。由是魯肅得讓諄關羽。孫權得以分裂荊州。而昭烈之聲威損矣。此功名之心勝。而不知道術故也。先王之智謀兵力。非能遠過於後世。其能以弱制強。以小服大。獨何耶。以其養才立教。無不可用之學。無不知道之人也。夫行一法。而使弱可強。小可大。雖不求功利。而功利豈不遠哉。而世主顧忽之。以爲儒生不可信之言之。

言疑衍謂之善治。殆猶未也。

諸葛誕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凜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鬻國弑君。取富貴爲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邪。

晉論二首

書不可盡信也。而紀載之詞爲尤甚。同時而仕。同堂而語。十人書之。則其事各異。蓋聞有詳略。辭有工拙。而意之所向。好惡不同。以好惡之私。持不審之論。而其詞又不足以發之。能不失其真者。鮮矣。況於世之相遠。或數百年。耳不聞其言。目不覩其事。身不預當時之得失。意揣心構。以補其所不足。而增其所未備。或有所畏。而不敢直書。或有舊恩故怨。而過爲毀譽。或務奇眩博。而信傳聞之辭。或欲駭人之視聽。而駕爲浮辨。自左氏司馬遷班固。不能免乎此弊。況世之庸史。其能傳信而不誣哉。苟不因人君之賢否。以考其政之治亂。因行事之忠詐。以定其人之功罪。而欲盡信史之言。則奸邪或幸免。而無所懲。豪傑之士。咸有遺恨矣。司馬師之於魏。莽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于己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狼虎而冠者耳。史氏又謂朝廷欲貶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傅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不問。而削其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由前之言。則爲小人。由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之。將孰據而信哉。使二者

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將乎。其必不然矣。蓋盛德無繼者。善多闕而不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有天下。子孫諱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言。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謹志之以微。見頌師之美。不亦輕於信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冊。武成以聖人之事。孟子猶不信而非之。況庸史之所述。奸雄之事。爲奈何盡信之乎。信其所宜信。而斥其不可信者。此篤於信者也。徒信而不知其非。安在其能信乎。孟子非不信書也。不爲苟信。乃所以善信也。余非不信史也。蓋學孟子而未能见。微見下疑有缺。

有天下而無天下之慮。是以天下與人也。天下固非知慮之所能守也。然而先王終不敢忽人事而不修。以爲盡吾所當爲。俾無復遺失。然後可以奉承天之與我之意。天之予奪。豈偶然哉。其得也。必有所自。其失也。必有所致。天非不欲人得其全且久也。然數百年而僅一見者。人不能盡其道。天雖欲與之。而不可得也。拔人於衆庶而命之官。孰不欲其久哉。其或不免於危敗者。有以致之。非其君之不與也。自書契以來。享國最久者。莫如周。本於積累之深遠。固然矣。求其經久保大之法。上輔乎天道。下宜於人情。山川草木之性。鳥獸夷狄之類。莫不曲盡。而各有以處之。堯舜之治。不若是之詳也。聖人豈好爲是煩悉乎。不若此而至於亡者。皆闕天之命。君子不謂命也。漢之境土。分裂數十載。自司馬氏父子。襲蜀虜吳起而一之。可謂盛矣。其赫然南面而帝。不惟識者知其宮闕將傾。子孫不保。奸雄黠胡亦掩鼻而笑之。□□盛尤其去兵過蚤。立子非賢之所致。孰知其失。有大於此者乎。誠使法立而制定。餘教遺德流溢於海內。雖刻□持以而□諸□臣民猶將稽首屏息而尊事之。況君之嫡乎。中國夷狄。不使相淆。彊弱富貧。不使相懸。

上下有分。內外咸敍。雖揖讓而治可也。奚獨於兵之恃。晉之君則不然。禮失於上而不知。法弛於下而不舉。風俗弊壞。而不能振。教化缺失。而不能修。視其朝。則大臣分黨而相軋。貪墨而無厭。視其野。則胡虜雜處於近畿。而不爲之防。庶人奢縱僭侈於下。而不爲之禁。雖以中才之主。繼之不能免於亂矣。況駭豎悍婦居乎位。而重之以倫穎之徒。犬鼠之屬哉。懿師以狡計詐力。潛攘默竊。歷數世而後得。僅一傳而失其十九。骨肉相殘。卒爲夷狄所轢籍。有國以降。未有子孫受禍。若此之甚。爲中國害。若斯之酷者也。豈非取之不道。守之無其具。故耶。取天下而不以道者。禍必及其子孫。漢之呂氏。唐之武氏。宋之金寇。或戮及其妻子。或後嗣幾無遺類。雖人事之變。亦天道之不可誣者。然此三代者。以其有守之之具。故危而復安。衰而復盛。而晉之旣微。累有篡弑之禍。以其治具之不完也。取天下而不以道。是以天下禍其子孫也。守天下而無其具。是使子孫禍天下也。

司馬孚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怪雨。彌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橫乎世。而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內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欲明斯道於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爲觀美乎。其意以爲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爲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爲亂之爲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國。強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兼并。然而卻視竦顧。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

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皆過於諸國哉？卒至於刼其主，而不顧者，夷狄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於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興於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於無道之國。先王必以教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丕叡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矚其旁，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既久，至於弑君篡位，以爲常耳，而不復怪。蓋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懇款悲痛，不忍與其謀。子姓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溫之兄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羣盜，惑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孚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也。使孚爲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旣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弑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殷浩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士之生于世者，其學術各隨世之所尙而變，觀乎世之所尙，而士可

知也。西漢尙經術。故士多通經而達理。東漢尙風節。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役志於利祿。唐尙諫諍。故抗直之士衆。惟晉祖玄虛而尙清談。故士之生於是時者。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簡樸不煩。鎮俗釋然。有等貴賤。齊死生之意。王導以此興江左。謝安以此勝苻秦。庾冰王彪之之流。皆此以見重于世。士之用學術。猶工人之用器。器之用雖不同。然利者愈於鈍。有者愈於無。挾其所聞知。以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鮮矣。方未用時。計畫規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已定於心。及居乎位。則舉而施之。如出物于懷。入手于袖。取金帛于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難。沛乎其不窮矣。宜其無不當也。若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而已有宰輔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豈待言語而見哉。以言語自表異者。類多夸誕之士。若殷浩者。夸誕之尤也。人莫貴於自知。自知而後可以知人。晉疑桓溫勢盛。而藉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溫否乎。溫握兵擅命久矣。使才智與溫等。猶不易。況浩不及。而居之不辭。求免於禍。難矣。彼溫者。志趣雖有不純。而其才足以有爲。且當是時。晉室之衰甚矣。使浩爲相。能與驩然相下。說以安國家。利社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溫必感奮而恢復其外。浩修爲相之職。而輔其內。不越數年。中原必可復也。浩不此之究。而輕動自用。爲不能爲之事。而圖不可圖之功。踈姚襄。而致其敗。信敵國之間。而自將以襲人。其智術之踈。殆與豎子無異。固識者之所竊笑。而俟其敗者。卒取廢辱。豈溫之罪哉。溫謂用爲令僕。其宜欲以浩爲相。浩不惟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爲也。蓋浩率易而不知國體。觀其欲殺蔡謨。固知其人之誕妄。而不可有爲矣。其視導安之持重嚴簡。相遠不亦甚哉。非名不足以取士。而以名取士者。又多失於虛名之人。唐四夔。李元平及浩者。皆名過也。其實者。自古不覈名實。而取名實不副之人。其不敗

者幸也。

郭巨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爲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放鷹不忍。君子羨之。況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苟爲不孝。天曷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徼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王彪之

人恆病乎才略。不足應天下之變。才略足以應變。而或不適乎事理之宜。則其病反有甚焉者。是以君子不特貴乎才略之優。而尤貴乎用之得其當。譬之干將莫邪。用以誅擊盜賊。則爲義。用以爲盜賊之事。則爲亂。用之同而所用異。善惡判焉。如水火。故君子有時而智。有時而愚。皆以適夫義而已。焉可苟乎。桓溫之於晉。猶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懿也。少緩不死。則篡晉必矣。入朝而廢海西公。是篡弑之漸也。於斯之時。立朝之士。才足以任天下之重。力抗大義而拒之。使犬鼠之徒。無所肆其噬嚙之姦。則善矣。不然。則奉身

以死之亦可以明事君之節。又不能然。則狎狂稱疾。勿預其事焉。或可也。而王彪之於禮儀未定。大姦動色。不知所爲之頃。乃爲之草具儀制。朝服當階。神采毅然。定太后令。而廢其北面。正嫡之主。此何爲也哉。衆情疑懼。方若鋒刃之迫膚。而能處之從容。正色厲聲。決以大事。非勇者不能也。然使彪之能以是折溫於朝。奮笏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哉。助強臣以廢其主。作其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郗超之下。而後世猶謂彪之爲才能之臣。才固才矣。惜其不善用也。宋侍中謝朓。常蕭道成自立。使之解宋主璽綬。陽爲不知。引枕而臥。朓才智非彪之比。然於廢興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殆朓類邪。

梁武帝

疫癘之生。必自內不足者始。疫癘不能擇人也。內有不足。則虛。虛則自疑。自疑其疾。疾有不至者乎。異端邪說者。道之疫癘也。其入人者。外疑作內虛無主。而多疑者。必先奸之。飫於梁肉者。不求藜藿。身無罪戾者。不問赦宥。豈忽於味而薄於惠哉。足且無疑也。梁武帝以帝者之貴。區宇之富。驍雄英果之才。力足以奪取人之國家。勢足以制萬姓修短之命。及其志得功成。顧屈辱於佛。乘素車。食瓦器。服庶人之衣冠。而願爲其奴。其志獨奚求乎。蓋生於疑且悔也。恆人少壯時。挾勇往之氣。爲逆理異常之事。以爲當然。而不怪。至於既老。而所爲畢成。所志盡獲。其氣亦且衰矣。於是追計平生之所爲。可愧可恨者。雜然心目之中。思可以自贖之術。而一洒之。當此之時。有告以佛氏之說者。必將善而從之矣。武帝以詐力攘人之國。而弑其君。滅其子。姓。其用兵略地。攻戰捍禦。無辜而死者。以千萬計。春秋既高。靜思而熟念之。孰非可悔者乎。悔甚而疑。疑而思釋之之道。觀佛氏之說。有觸于心。以爲惟此可以贖吾之罪。凡佛氏所禁者。皆不敢

爲佛氏所云利益於身者。皆不吝而爲之。卒至舍其身而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補於危亡也。佛氏之大指。歸於誕妄。武帝之所務。又佛氏之所賤棄者。豈恆理也哉。王者之法。有贖刑。惟殺人不可贖。使殺人而可贖。則殺人者愈多矣。天之常道。善惡各以類應。爲惡而知悔。少貸其罪。則可矣。今其言謂雖窮凶極暴之人。能幡然自悔。則可以成佛。是教人視爲惡爲無罪。而啓僥倖之門也。其妄不亦甚乎。且有爲而爲善者。爲利無爲而爲善者。爲義以義存心者。爲君子以利存心者。爲小人利於免罪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而梁武欲以此自釋。固已蔽於擇術矣。欲免於禍。得乎使梁武稍明王道。知前之所爲。不足以順天服人。則勉爲仁義。正家而正天下。子弟輯睦。小民親附。則可爲善國矣。棄所當爲。而惟異端之從。蔑倫悖教。無事之時。子弟已叛于下。身幽於盜賊。擁兵者環顧而不救。憤怒而相屠。不至身死國亡而已。向之所爲。適以爲害。夫豈有利哉。古之聖人。不忍殺一不辜。行一非義。而取天下。所以正其始也。不敢舍仁義禮樂。而左道小數。必屏絕之。所以善其終也。始以詐力。終以異端。此梁武所以亡也。

魏孝文

昔者舜命皋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人亦曰。伯夷降典。折民于刑。豈非禮者刑之本。而刑者禮之寓乎。故禮之與刑。異用而同歸。出乎禮則入乎刑法。之所不能加者。禮之所取也。春秋聖人用刑之書也。而一本乎禮。酌乎禮之中。參乎其事之輕重。斷以聖人書法之繁簡。則春秋之旨可識。而天下難處之變可處矣。文姜桓公之夫人。而與弑其夫。其罪爲重。故於其去魯也。削其姓氏。曰夫人孫于齊。哀姜閔公之母。而與聞乎。故其罪爲輕。故於其去也。不削其姓氏。而曰夫人姜氏孫于邾。然其事雖殊。而子無讐母之義。

則等也。是以於其葬也。皆謹書之。而無貶辭焉。其稱孫于前。以正天下之大義。書葬于後。所以全母子之至情。皆本乎綱常。揆乎人心。合乎伯夷之典。臯陶之刑。而無悖者也。元魏馮太后。酖其子獻文帝弘。而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爲馮氏行期年之喪。動循禮制。君子取焉。先儒有爲異說者。以爲非所當服。其說謂孝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讎。烏得而爲之服。吾意不然。天下固無無父之國。而豈有無母之人哉。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殺子之心。而不果殺。爲其子者。尙不宜以欲殺已故。而弗爲服。況孝文乃其孫。而可以父故。而讎祖母乎。知其親而不能推其所當尊。禽獸夷狄之道也。因吾之親。以推吾親之所親。因吾之尊。以推吾親之所尊。此聖賢之教。所以異於禽獸夷狄。而爲萬世通行之典也。母殺其子。而孫得讎。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乎。假而不幸。遇若文姜之母。預殺吾父。爲子者欲讎之。則子之弑母。與婦之殺夫。其罪固無以異。弑母而復讎。欲爲孝。而益重其不孝。猶且不可。故聖人於文姜之卒。書葬以明母子之恩。況馮太后直哀姜比耳。母生之身。而母殺之。死者且不敢怨。而孫乃欲追讎其祖母。而絕不服喪。果何義者乎。論者徒知父之讎。不共戴天。而不推孝子之於親。縱受其虐。不敢疾怨。固非常人之比。苟惟伸子之情。而不明父之於母。猶吾之於父。是惟知有父。而以祖爲路人。商鞅韓非之法。猶不至此。顧欲妄援春秋以斷之。春秋之義。曾若是戾乎。故馮太后之殺子。固獲罪于春秋。而非子孫之所得讎也。孝文之盡心乎喪禮。其於禮也合矣。其於人子之情厚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聖人於人之過。求人。而論者乃於人之美。而求其過。其亦異乎聖人之教。而甚於責人也哉。或曰。子無讎母之義。固然矣。唐之武后。論者惜五王不告于

廟而誅之何也。曰：馮太后之惡，惟在乎殺子。故孫不得而讎之。武氏滅唐之宗廟社稷，殲唐之子孫，易唐之國號，是唐之篡賊也。子雖不忍讎之，唐之祖宗，其舍之乎？五王爲唐討賊，中宗勿與知焉，其可也。是亦春秋之意也。故春秋之法，罪輕而不悖乎禮者，不以公義廢私恩，惡大而爲天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廢公義。能權事物之輕重，然後可以用春秋。不然，其不受誅於春秋者，鮮矣。

崔浩

子路問成人，孔子答以臧武仲、公綽、卞莊子三人者之所長，而必謂文之禮樂而后可。其意猶若不足於此者，始誦而思之，以爲何成人之難如此耶？旣而得其說，然後知聖人之言窮萬世而不可加損也。徒智而不能無欲，則將舞其智以爲姦，徒勇而不能無欲，則將恃其勇以爲亂，無欲而不能燭之以智，行之以勇，則將局爲狷固，陷於愚僻，而終不能有成。兼斯三者，而又有禮以節之，樂以和之，庶乎合於君子之道矣。不然，三者特一行耳。操一行者，天下豈少哉？秦漢以下，諸葛孔明視成人爲近之，張子房備是三者，而禮樂不足，謀海內之事無遺策，可謂智矣，而未能不離乎詭，棄三萬戶而不受，辭權利而不居，可謂無欲矣，而未能不近乎矯，報讐秦項之間，不遺知力，可謂有勇矣，而未能皆合乎義，然比之當世之士，則無過子房者矣。固一世之傑也。若聖賢之大成，則豈如斯而止哉？拓拔氏之崔浩，嘗自謂其才可擬子房，而稽古過之，浩信多智矣，缺不肯屈爲之臣，及遇高祖，則曰：沛公殆天授，遂從而輔之，不去。子房非苟云爾也。君子莫先乎擇主，有濟世之術，而不知擇可輔之主，則爲棄其術，遇可輔之主，而無濟世之術，則爲速其禍。高祖寬厚長者，子房知能用吾術，可以有功能，不受其位，可以免禍也。故天下旣定，則欲引而去之，使

君臣之間。坦然無疑。昔之料敵制變。出人意料者。今皆斂戢韜祕。不使毫髮發見于外。說客謀士之態。一旦化爲醇儒靜士。而人不之覺。高祖雖欲疑之。豈可得哉。此子房之智也。浩之主。夷狄之雄。猜暴之虜耳。而浩之術。又皆出乎推步占驗。譎怪恍惚之說。參之以揣摩縱橫之辨。智術蓋於其國。權勢行乎羣臣之上。使人主忌其智。同列畏其威。固有致禍之道矣。況重之以專挾。以私觸其所甚諱者。暴之於外。而身不知退。卒取族滅。豈足異也哉。子房既智。而守之以無欲。故全。浩以智濟其欲。則歸於不智而已。人之有智。猶地之有水。然用之順其道。物資之以生。地利資之以成。苟無以制之。則浪溢泛濫。適足以爲地之害。君子之爲學。必也本乎仁。由乎義。立乎其大者。而用其智。智發乎仁義。天下之大智也。不仁而欲用其智。幾何不爲崔浩哉。

蕭懿

大臣之義。守死非難也。死而利國家。安社稷爲難。使惟知守死之爲得。而不顧社稷國家之存亡。烏在其爲大臣也哉。齊東昏之惡。浮於昌邑。王遠甚。率其所爲。亡齊決矣。蕭懿之入爲尙書令也。誠有忠藎之心。告于宗廟。擇其昆弟之賢者。如寶寅輩而立之。而廢東昏。以侯還第。則齊祀可延。姦雄執兵柄者。雖有跋扈不臣之心。亦無自而作矣。懿則不然。知其主之昏狂。而不能爲之計。斂手就戮。而卒無益於天下。惟憂其弟之爲國患。而竟亦莫之能禦也。雖曰守死不二。而豈足爲忠乎。雖然。晉宋齊梁之間。強臣陵上不少。顧忌視廢辱其君。如易奴隸。缺勢可以爲亂。而不忍爲也。其才固短於應變。而其執志不回。豈非亦可尙哉。

甄琛

人君之職爲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也。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產。以養天民而已。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者。不至於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於無節。此君人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剝民以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爲市。於是茶鹽之類。皆屬於官。而責其稅於民。民弗惟不蒙其利。而橫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之意邪。元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醢鹽。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善哉乎。斯言天下名言也。而當時羣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既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獲預。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夫利爲豪強者之所擅。特不能制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多寡受鹽。立官一員。聽其爭鬪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甄琛之言。世俗訾笑。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沈約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於衆人之中。而其心常懷慚蒙愧於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與所負之人。或見於影響。或形於夢寐。凜乎在前。皆其讐敵。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凌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而是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夢牢獄。巫覡之流。多覩妖怪。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

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當見之矣。何爲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於梁，假若沈約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賣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內愧於天。天固有斷其舌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違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怍，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覩鬼神異行者，多行可愧者也。

袁粲

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蓋恥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爲仁。管仲之非仁，孔子寧有不知者乎。終不沒其善而與之者，其意以爲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則人不復知尊周爲美。而亂臣陵上者，愈肆矣。故取其事而不究其心，稱其可稱者，而其罪自不能掩。聖人之行法，如雷霆霜露，雖以殺伐爲威，而生物之意，未嘗不寓乎其間。大義與大仁兼用而不相悖，人焉有不勸者乎。後世之好爲言論者，持法太刻而責人太備，或以己之不及，而意人之皆然，極排曲詆，使義夫智士不獲自全乎。世此大患也。沈約齊之鬻國小人，袁粲宋之忠義大臣也。粲拒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可比漢王陵。王允凜然有古豪傑風，視褚淵輩直狐鼠耳。其計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負粲而敗，非粲負社稷也。使天未遽亡宋，斬道成而夷其黨，於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者，特以威權去已，道成之勢已盛而然，非粲過也。約不明其本心，而文致細故，以罪粲，謂粲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此何足罪粲乎。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攝裳露脛於朝廷之上，則爲慢。涉水之攝裳，雖及股，不可謂之不恭。何者，非其本心也。宋明帝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羣臣，內外之臣，有威望者，必剪

除之。粲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遺釋勢利。使其君不疑。競進趨附之徒。卻去而不與接。事君之義宜事也。失豈有過哉。約攘利鄙夫。不達君子之道。觀其罪粲之言。其心可知矣。區區富貴。曾何足言。而求之者。棄名節。捐禮義。不顧軀命。而惟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啖。甚至於鬻國弑君。以固其寵。而卒不免。悵悵而亡。奚若守道以死之爲愈乎。後之患失而貪得者。視粲與約。亦可以知所處矣。

周齊之事

姦雄之主國。其慮患極於精微。防禍極其周密。除其所忌。惟力是視。不使有萌蘖之存。其爲計莫不自以爲工矣。而不知禍患之生。常出於其慮之所不及。力之所不能。報應之速。不失分寸。而其圖人者。適以自圖。滅人者。適以自滅也。觀於周齊之事。何其著明哉。初。高洋旣篡魏氏。而奪其國。忌元氏宗族彊盛。恐其久得民心。而復興也。悉聚而殺之。其心以爲無足慮者矣。後十九年。而高緯爲宇文氏所虜。高氏之族。皆死於宇文氏。卒與元氏無異。宇文氏之計行。亦自謂莫之能侮矣。後五年。而后父楊堅拱手奪其位。宇文之族。幼子單孫。無一存者。其受禍之酷。亦如高氏焉。高齊之滅。元氏當陳武帝永定己卯。宇文氏滅。在宣帝大建辛丑。始終僅三十三年。而三姓相滅。俱盡而無遺。當其盛時。氣餒熾然。逞其威虐於勢窮力屈之人。自意雖天不能違之。而瞬息俯仰之間。灰銷澌盡。同歸於殄滅。然後知天道不可誣也。區區智力。曾何足恃乎。三代聖人。不肯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非惟道之當然。不忍以一身之貴富。易子孫無窮之禍也。故無功而得天下。禍其身者也。殺人以逞而欲保其國家。禍其子孫者也。

隋文帝

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其子侈縱。以致敗亡。君子陋之。至與秦並稱。然當時戶口蕃殖。國用富溢。夷狄雖強大。不敢少與之抗。若漢唐之盛矣。夫果何以得此也。昏惑之主。欲富國者。必厚斂民。以適其欲。而文帝躬履節儉。謂有司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本乎。罷鹽酒之禁。減庸調之額。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賞治民。有政蹟之吏。此非戶口滋殖之本乎。吐谷渾之子嵬王。誦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卽稱朕心。嵬王旣欲歸朕。朕惟教以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廢大義。真可以服夷狄之心矣。其爲人雖猜忌苛忍。而能撫有華夏。赫然續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也哉。後世人主。語及秦隋。則羞與爲比。求其所爲。不及秦隋者多矣。此類是也。苟不強爲善。而徒羞比於秦隋。使秦隋之主有知其不羞與之比者。幾希。

蘇威

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貴。可以賤者。君子也。惡死而慕生。貪富貴而戚貧賤者。小人也。以死爲可惡。寧知死有善於生者乎。以貴爲可樂。寧知賤有安於貴者乎。君子之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以動其意。而一以義裁之。義宜死也。雖假之以百齡之壽。不苟生也。義宜賤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悖於人情哉。衆人徇於利。故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於輕重也當。天下之亂。常以世無知義之士。而小人衆也。危邦敗國。有知義者。立乎羣邪之間。使小人之爵祿。不足以誘。威刑不足以脅。則尙可以興也。不然。雖全盛之天下。其誰與守。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爲之死。

也。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蹈舞。勸進頌美於羣盜。而不以爲愧。威在文帝時。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數羣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覬覦僥倖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決。屈身於羣盜。其辱甚於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與其恥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爲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於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累。豈不悲夫。雖然。威固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處其羣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者。豈僞爲爾哉。養其氣而厲其節。平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寧舍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羣臣。詐寵而威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殺於殿庭之間。凡仕于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恥之人。氣不足以有爲。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爲者。惟君子爲然。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爲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哉。

唐

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爲喜。必以無功爲恥。苟自恥其無功。乃急於成功。不顧難易而爲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先王之治天下。爲其所當爲。而不強其所難爲。使天下民物各循其性。終身行之。猶有不及。何暇他務哉。後世之君。多好徼功于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爲尤甚。皆太宗啓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以逞於夷狄者。知夷狄之不

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爲中國之患也。甘心於異類者。必有禍。馮婦之子孫。多死於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於蹊。嚙。非惟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旣平羣雄。而盡有海內。其心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繻之繹。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粵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玄宗。盡用胡人爲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於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絕於邊郡。盜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於雜胡。德光桀黠。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始剪於武氏。再覆於祿山。黃巢殲之。崔胤朱溫芟之。太宗於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蓋兵之凶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在拯民。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之禍也。

唐高祖

人之恆情。多耽於所樂。而不忍舍。自十金之家以上。推而至於天子。盡地之所產。以爲富。極人之所尊。以爲貴。其爲可樂亦大矣。自能明智聰達。用心於事物之表者。雖十金之微。猶不肯釋。以畀人。而況其至大者。劉項以此戰爭。曹馬以此而凌人之孤寡。世之亂臣賊子。以此陷滔天之誅。而不辭。皆知其爲可樂而然。苟知其爲不足貴。則持以與人可也。而況父子之親乎。古之人主。眷眷於有位。或除其所可愛。或吝於所當與。旣老而諱言死。將終而不立嫡者。衆矣。識卑而量狹。不知盈虛消息之道。爲宜然。是以卒至於禍。

敗而莫之救也。唐高祖固中智君也。而能於天下始定之時。授太宗以位。而無顧戀之態。豈其明達有以與聞乎。道耶。是蓋不獲已耳。太宗以藩王。一旦殺太子於宮內。使其心脅武力之臣。操兵至於君父之側。而高祖不知其事。亦危甚矣。高祖之心。蓋深爲之懼。潛爲之怒。而知其柄已下移。莫可如何也。於是亟以太上皇自號。而避其迫人之勢。而太宗亦安然處之。以爲當爾而不怪。吁。此其時爲何時。其時爲何事。邪。傳位之後。又閱十年而崩。高祖不能忘情於天下也。審矣。太宗貞觀之治。爲甚美。太宗之早得位。天下之幸也。其所以蚤爲政於天下者。太宗之不幸也。後之君子。書其事於其前曰。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立世民爲太子。於其後曰。太子卽位。而高祖不與焉。然則其傳禪之實。不亦著明乎。

唐文宗

人君不患無才。而患德不足。輔其才。不患乎無德。而患乎不能用其德。有德矣。無才以用之。則近於愚。有才矣。不本於德。則流於譎。兼而備之者。惟聖賢爲然。自三代以下。漢之武帝。中宗。唐之太宗。宣宗。皆優於才。而病於德者也。元帝之仁柔。文宗之恭儉。德有可稱。而才不逮者也。二者均失也。然揆鄉閭之行。則才不如德。論天下之功。則德僅可以自守。而才尤可以有爲。與其愿慤而制於人。不若剛果英毅者之易輔也。文宗之操行。唐諸宗皆不能過。然而無益於危亂。內困於刑臣。外削於藩鎮者。何耶。有圖治之心。而無爲治之略。有獨善之德。而無濟世之才也。治天下與爲家異。謹言篤學。持小廉。守小信。無怨惡於人。匹夫之事得矣。爲君則不然。明以別賢否。而處之各當其位。仁以立政教。而使宜乎民心。勇以及事之幾。而致其決。智以通物之情。而盡其變。剛而不猛。柔而不縱。簡而不怠。自彊而不勞。而後天下可爲也。斥李德裕。

而用宗閔訓注。不可以爲明。不能革厲民之政。不可以爲仁。可會之幾。陳于前。而不知應之之術。不可以爲勇。蔽於近習。姦佞之徒。賞罰不適乎功罪。不可以言智。惟恭儉之節。粗若可取。亦特匹夫之行耳。雖恥爲凡主。何能免乎。然自昔人主。鮮能自知其過。窮兵黷武。則妄擬於湯武之師。優游姑息。則比於堯舜之政。言利則以利民爲辭。廢嫡則以擇賢藉口。較其所爲。皆蓄禍致亂之道。而其心方欣然。以爲聖智者甚衆。文宗獨愧歎。自謂不及赧獻。其天資之美。蓋可與爲善者也。使得賢者。濟其所不及。豈遽不若宣宗哉。然則非特才之罪也。

張九齡

張九齡爲相。而能使玄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困不得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亡國。或曰。九齡古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未善處身。安得爲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爲天下準。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爲非義。邪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少衰。則引而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爲欲行道。故必審於去就也。楚王戊不設醴於穆生。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醴之不設。何遽至於鉗哉。然禍發必有幾。人心之敬怠。必以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笞辱。僞置。笞辱僞置。又不足。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去。戮辱。直毫髮間耳。烏可不預爲之計乎。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惜其知不可爲而不速也。九齡必欲殺安祿山。行敗軍之誅。宰相職也。且已知其有反相。寧可已乎。當玄宗之不殺。九齡宜以死爭之。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褚遂良。還笏而請。玄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去就之

義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遂已焉。玄宗以王夷甫見詆。又忍而不去。玄宗寧不以貪富貴疑九齡哉。九齡於此。固可去矣。及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書生侮九齡。而玄宗亦深慢之。無復敬禮之意。其當去也。明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昧於幾。而不知義。九齡欲留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留而行其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必不慕區區之富貴。然觀九齡之事。若未能超然於富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爲身謀耶。世未有誦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乎。使九齡獲聞聖賢之道。以古之大臣自望。其事功必不若此而止也。自道之不明。通達者流於權詐。卑陋者局於貪鄙。求之於唐。如九齡者。不過數人。亦豈易得哉。然則九齡雖未足爲古之大臣。亦可謂唐之大臣也夫。

郭子儀

寓高世之意。於衆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修。固衆人之所恥。而名譽大盛者。尤君子之所畏。挾莫尚之功。負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能以功名終。此其人之賢。宜若有特立絕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爲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爲智也。有忠正之心。而不見信於主。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己以盡其用。皆有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羣盜之手。而歸之唐。威聲震乎夷狄。功德加乎羣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況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忌乎。於是時也。子儀之子。猶意其薄天子而不爲。則庸夫小人之過揣。謬度子儀之心者。多矣。雖置萬喙。自解於天下。猶不能

自明也。子儀以爲使已見疑於君。陷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徇衆人之跡。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欲之名之爲愈也。故其事雖類乎衆人之爲。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己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爲可忌。其深慮遠計。邈乎不可及。非真有意於奢欲也。明矣。而論者至今疑之。望子儀太高者。以爲必不肯爲。待子儀太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於利欲。奢而至於窮。欲而至於極。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爲。子儀曷爲而爲之乎。求其跡而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也。沛公入關。而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疑其有大志。而勸項籍急擊勿失。使子儀不以此自汙。寧知朝恩元載。不以疑沛公者。譖子儀乎。裴度功名。不及子儀遠甚。李逢吉之黨。謗其名。應圖讖。非敬宗察之。度幾不免矣。子儀雖受謗於羣小。而未有以不臣爲言者。尤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然。名者人之所惜也。子儀受汙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危疑之際。而行不失義。若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以利祿自累。此子儀之智也。亦子儀之不幸也夫。

唐莊宗

唐莊宗以童子。提數萬之師。虜劉守光父子。滅梁而夷其冢廟。命將入蜀。取王衍若繫莖之豚。據千里之地。而號令天下。何其壯哉。及志得功成。勳臣外潰。奴隸內叛。正馬獨出。歸身無所。流矢一集。骨燼廡下。妻子傾散。屠戮人手。與其初若二人之爲者。何也。人之所恃。以呼吸簸運萬物之變。而與之推移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絲毫。而不爲歎。大塞天地而不爲盈。挫之以困辱。而不屈。處之以尊榮。而不驕。弱壯老耄。更易乎其身。如閱一日之旦暮。彼有以爲氣之主故也。惟隨其所使。而不窮。隨其所寓。而皆安。衆人之

於是氣也。萬物爲之主。而反爲氣所使。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氛。如暴雷疾雨之湧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莊宗者。非真知義與利之辨。明於君臣之道者。特假尊唐之名。以求遂其欲得之心耳。故其初鼓少年之銳氣。足以眩惑驚駭庸常之人。而稍有識者。固已竊笑之矣。及其所欲既充。向時之銳已盡。則索然沮壞。不復自振。而盡於嗜欲便佞。駭夫弄堅。皆得蒙覆而蔽壅之。於是刑政墮紊。表裏俱亂。由其爲氣所役。而莫爲之主故也。均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爲氣之正者。不變於物。持虛氣以應無窮之機。其有不頽散者乎。有志乎事功名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區區之虛氣。求以有成。非君子之所知也。

遜志齋集卷之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爲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爲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爲人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爲言也。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爲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恆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恆人之毀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恆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不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

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恆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軋已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貲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其賢而彰己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恆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已也。利其賜已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銜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讐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雞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所疑當作漢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慍。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炳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於毀譽。於道也。其庶矣乎。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僞也。奚爲其僞也。曰。務同乎衆。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強附以從。不取也。怨怒以謗。弗顧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爲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悅。而無殊焉。寧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擇義理者也。

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毀君子。不合乎汗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擠排擯斥之。於是視君子如仇讐。而善人之類銷矣。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曰。若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原也。寧盜虎皮。而虎質可備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禍者。鮮矣。方大剛直者。其內必疏通。而不回。詭佞而下人。柔和而易喜者。其險且戾。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中人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爲巨虐以厲民。以鄉原致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由僞也。

閔俗

何曾於晉非名相。公孫五樓於南燕爲亂臣。趙括於趙氏爲敗子。然括能讀父書傳。五樓料劉裕用兵。曾知晉室將亂。後世稱材智者。有所不若也。嗚呼。豈特賢者不如古哉。

斥妄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修其可以無媿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迂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

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己。固已大畔於君子。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怪。其身雖生。其心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旣以此夸眩於世。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爲人。出乎此。則爲夷狄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云乎。其去夷狄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以夸人而效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恆人同。其不爲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欲其同。則枉己。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怪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夷狄鳥獸耶。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己。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

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爲此理之祕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廻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某罪。而然耳。見罅唇掀鼻。俯膂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縣縣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尙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卽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

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言命

方子灌蔬于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之說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薊之甚時。溉培甚宜。其蔬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旣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色。吾閱二人者之爲。嘗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三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菜而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醕。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能壽福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

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擲圃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洒食。持其貲去。死則誘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恆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誕。嘲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真鬼也。卽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旣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床裂二字疑誤。

吳士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帛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鬪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士嘗遊錢塘。與無賴儒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

得官者數十人。月靡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明辨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其可爲善言也乎。曰。其謂有大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也。聖人之治天下。豈用詐術揣量天下之人情。以爲賞罰哉。亦惟用其誠而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露霜雪誠施。寒暑晝夜之敝誠平。物之困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生與死。天地豈以私意爲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物之生者。不以生爲恩。死者。不以死爲怨。以天地無意於生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立。禮樂誠備。五刑五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各得報焉。爲公卿大夫。爲士。爲荆。爲劓。爲墨。爲宮。爲大辟。非聖人賞且罰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乎廟堂。而四海之人。改德繕行。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則慄然內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爲。修一善行。則欣然自喜。必其君之已知。而不敢怠。聖人豈能家察人視。而使然哉。誠立乎此。而應乎彼。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言。則不然。以爲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詐術待萬物。豈足爲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遇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操狙詐之道。盼盼焉。矚人之不意。而使人駭且讐也。夫務

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響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輕重者。不爲。曾謂天而若是乎。苟謂暴惡者。不可得而盡誅。故警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警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當其報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叛父母。褻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爲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乎人。吾何懼乎。則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憚之有乎。故謂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天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震懼者。何耶。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卽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卽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則爲鄰國之嘆。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也。彼蘇子者。好於奇謀。而不知道喜爲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說者。以私智爲明。而禍天下。故辨之。

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

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覩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疑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覈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攢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虛辭。以質利祿。有釜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爲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爲學之道。以贈焉。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啖以爲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啖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剗刺狀。肢體心膂。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于旣成。甚將延乎肝膈。否亦將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爲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傳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旣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指者多矣。蓋衆人之所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衆人啖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疔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于甚病。況乎視之以至疎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與哉。余賤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拇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溪喻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爲地卑也。

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霽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爲地高。爲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怠。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乎老聃。問乎師襄。問于郟子。問于太廟。之有司。見婦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問。豈人之智。有過于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爲聖。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儼於老彭之好古。左丘明之知恥。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圃。與二人行。則以爲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歉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焉如恐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銜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燦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載之而不重。蛟龍龜魚鯤鵬蝦蟹。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爲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爲地卑。其爲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爲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爲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爲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越車

越無車。有遊者。得車於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輓折而轅毀。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爲車固若是。効而爲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咲其拙。越人以爲給已。不顧及寇兵侵其境。越率敵車禦之。車壞大敗。終不知其車也。學者之患亦然。聖人之道。離之爲禮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爲性命之原。仁義之統。其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全。大而正。確乎其無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昧於衆人之不知。窒於學者之多岐。於是世各以資之所近爲道。愿者以小慈爲仁。剛者以嚴刻爲義。能言者溺於言。而不求於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事。而未嘗要之於至理。人人莫不自謂得聖人之全。而聖人之大全。卒爲天下裂。譬之摧輶斷轂之車。置而不用。猶或可以欺世。苟責之以任當世之重。其不償人之事幾希。故人不知學。足以害其身。而不能禍天下。學不知道。而多才能。其爲害也大矣。是以學以知道爲貴。知道以識其大全爲貴。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而著於言。一以聖賢爲師。少有未至。自視凜然。若耳目手足之不完也。恆以爲己憂。則爲善學矣。挾其易成之技。而不求道之大全者。皆敵車類也。仙居陳憲直。與其同姓之友子穎。奉其縣大夫之命。謁予山中。將率儔輩。從予以爲學。予固求聖人之全而不得者。自度不堪師人。且今學校之所學者。將以爲道乎。將以爲進取之計乎。抑將以任當世之重。而推所得以及人乎。如止以期進取。則無用吾言矣。苟志乎行道。以及人。舍聖賢將誰師哉。而奚取於吾徒也。夫所慕者。聖賢也。所法以自期者。亦聖賢也。則其行事。幾於道也。必矣。舍聖賢之不師。而僕僕焉求吾徒之愚者。而師之。吾懼憲直子穎之爲善學者。咲也。雖然。觀其細

可以知其大於吾徒也。猶不之遺。而況賢聖之道乎。然則憲直子穎之取善也。周矣。其所慕者。殆非進取而已也。不惟進取利祿之慕。而以道爲歸。余雖魯且病。固將以憲直子穎爲友。於其別而去也。欲無說得乎。

公子對

越諸公子問於方子曰。竊嘗聞之。聖賢之道。其廣猶天。其深如淵。微顯咸該。陰陽同玄。太上得其全。其次致其偏。見之於事功。橫被乎八埏。則可以使蒸民各樂其性。鳥獸魚鱉萌芽生植。皆全其天。苟不能然。猶可以整齊前古之鑿典。刮磨往哲之遺編。開生民之錮蔽。垂皇極於千年。故君子身無間於出處。位無間於崇卑。莫不欣欣自適。無往而不致其樂焉。今吾子懷淑明之資。循正中之塗。所準者莘尹叔旦。攸師者仲尼子車。談經則融成坐斥。稽史則遷固受誅。幽探神祕。明執道樞。洞燭千古。遐瞰九區。由暴須鄙。賜億柴愚。睨不嘽心。恐受其汗。神交顏閔。冥與之符。其於今世。宜何如也。胡乃志抑氣斂。恆若不豫。瞠乎若有望。而又失焱乎。若欲求而弗遂。愴乎疑有懷。企乎如有慕。不知吾子奚與古之樂道者異也。方子曰。唯哉。否否。吾有所思也。雖然。公子試以吾意言之。公子曰。人情之交。咸有歆嗜。自非聖智。不能絕去。今豪族貴胄。穹門邃戶。畫稅雕楹。文簾珉礎。蘭芬麝翫。錦爛繡疋。燕趙之姝。秦越之女。環居雜處。置酒高會。叩鍾擊鼓。奏雲和之琴。列陽阿之舞。駢跣更進。奠卮獻盞。態妍意姣。目挑頤許。其味則熊膳豹胎。蛟脊麟脯。天籟海獸。江瑤林雉。珍怪譎詭。燮舌暢齒。雖易牙之善調。不能知名。而遍數其歌。則按宮協商。和律附呂。開闔造化。咀嚼今古。抗聲則雲驅而風湧。含調則瓦震而筵舉。庭鳥爲之迴翔。星辰爲之吞吐。聽者忘疲。醉者

復寤。雖師曠重生。不能別其音。而較其譜。酒闌歡極。狂發氣駛。令徒召卒。弦弓礪矢。被盤龍金縷之裘。跨
希驥。駒駘之馬。長戟麾前。短兵夾輔。遇者鼠伏。觀者魚駭。殲林罄谷。不遺飛羽。割肝爲炙。刳血爲酒。鞍負
車懸。羅列左右。暮出朝歸。樂以忘老。亦何快與。子則羹藿被褐。坐擁簡冊。帷裂不聯。床敗闕足。介狷無失。
困抱孤獨。寧不有思於彼乎。方子曰。公子謂顏回慕跖乎。淫樂田獵。狂夫所好。君子不談。吾不思此也。請
更陳之。公子曰。學之所貴。以能行也。處下不能以施遠。故願得意而偶時也。唐虞之世。內有四岳。外立羣
后。設牧十二。命官惟九。契司迪民。夔典飭冑。行必全於兼資。德必絕乎虐傲。備三則爲大夫。得六則爲邦
君。言語明試。車服旌勳。斯時之爲士者。亦可謂難矣。下逮成周。制完典郁。惟德行藝三物。咸六。乏一則見
少於鄉。具美斯獲。預乎祿。雖有俊傑之姿。偉特之才。分旣大定。何無設公卿之位。析侯伯之爵。周之士子。
亦何其碌碌也。遞降迭興。更統二千。雖因革各異。華實多愆。然較其任賢容衆。銖十□桶□有若干。今之
易易然也。今國家濯穢滌汙。天覆日明。掄山擢穴。旁取遐徵。士有一藝者。不以其賤而不用。生乎四裔者。
不以其夷而見輕。或自萌隸。而有國邑。或自寒酸。而爲公卿。或以韋布拜二千石。或以一言之美。而擢令
丞。於古之起漁釣。相版築。無以異於文王武丁矣。士之據崇座。寢大廈。御史控胥。呵咄叱咤。□五馬靜途。
羣臺轡馬。過者爲趨。乘者爲下。聽訟理政。冠帶孔都。喜則死灰復然。怒則豫章立枯。耄倪延頸。而歎息。奸
詐側足。而睚眦。其或善者。則慕循良之爲。敷惠和之治。羣生霑其澤。千里受其惠。暴夫戾士。才□之威。楛
削□骨髓。殺戮慘嬰。聲張勢盛。顯拔鸞旗。丈夫至於此也。豈不足以自恣也哉。吾子之思。思謂是
矣。方子曰。位以行道。非是之謂也。且富貴不可求。吾何思此哉。公子試稍高之。公子曰。烝民之生。紘紘

旒。憧憧奔奔。外則寒暑燥濕之候。動其志。內則飢渴嗜欲之情。役其身。苟不有人以治之。爭奪戕戮之禍。作而仁義忠信之道泯。有皇上帝。鑒觀下土。擇其賢智神武者。而俾爲君。士廣民衆。俗變事殷。非一人之所獨治。故必舉賢哲而爲臣。臣惟千百。曷以使之久而彌敦。譬之九罭之網。目乃不禁。六馬之車。必節之轡。乘乃不僨。故宰相者。上以佐天子。中以和百官。平陰陽。撫夷狄。而下以養兆民。得其人。則朝廷社稷安。而衆所驩。非其人。則兵革興。四夷橫。而區宇分。故其位至重。而天下莫與爭其居也。華棖刻桷。亞於天子之廬。其行也。旌節導前。上駟文軒。□□□□。辟易車。殷則雷霆騰闐。變色則海內膽裂。微笑而八荒春。溫在人主之前。進退否臧。黜邪進良。唇虛綏綬。齒利劍鋒。九卿執事。望門膝行。叩額階頰。屏息氣僵。手司榮辱。心制短長。睚眦必酬。卮酒必償。賓客竊其餘威。可以脅僚吏。子弟藉其緒寵。足以納逋亡。諛德而誦業者。投刺而請見。迎意而希合者。嚮望而搆裳。中機則爲雨露。忤旨則爲風霜。權利鼓動。當世休烈。垂之無疆。位至於斯。亦可謂極崇也矣。吾子豈思之乎。方子曰。位崇信美也。然有道以處之。則易以爲福。無道以處之。亦易以取禍。且吾聞君子不患無位。患無以稱其位。公子之言。夸尙權勢。非守位之道。吾不爲是也。請談其他。公子曰。乾濡坤茁。人物肇發。網緼紛紛。雜沓膠轕。非聖立極。何繇自別。伏羲至神。人文始孽。旁覩凝矚。仰窺俛察。奇偶變易。畫三卦。八六合。旁魄如囊。斯括姚姒。繼轍益闡。彌晰握操。簡筆紀德。敷業商承。周擴閔衍。軒豁昭羅。星火交揭。日月置罟。千紀蒐獵。羣物大政。宏猶纖微。恍惚籠絡。縮結山載。海畜癘幽。汗鱗典法。遺脫天孕。巨聖手秉神鉞。剗刮蕪穢。誅伐鷲逆。搜亡緝絕。以有六藉。典謨雅正。訓誓激切。三盤懇至。諸誥惻怛。詩道民情。振滯宣爵。頌純而和雅。肆而達二南。雍容商魯。雄代風雅之

變憤怒蕩滂。怒而不爭。刺而不訐。□正樂而無佚。春秋主斷。嚴簡子奪。易幽而微。大傳辨默。周禮主政。具有本末。宏充宇宙。細析毫髮。其宜孔多。存者猶闕。樂亡靡徵。器數漫滅。更秦之焰。而中厄矣。後儒區區。摩簡續章。韓轅申毛。說詩之師。書出毫伏。口語嗚伊。孔壁嗣興。安國訓治。易禮春秋。說者紛披。各黨攸聞。攻擊他歧。錯忤迂誕。異舌同辭。其流謬妄。至雜以讖緯。涅以玄虛。沮於名物。道愈乖離。有宋羣哲。紹而定之。提聖之心。表之通達。砭去積疾。掃除日翳。經至於此。亦可謂無遺矣。而或猶謂詩書失乎。贗河圖。近乎誣。禮駁不純。春秋難知。咕咕乎其未有所底也。吾子之思。殆謂是乎。方子曰。經吾所盡心也。雖然。聖人既遠。學者忽常好大喜為。謗排吾竊不取。傳註至於近世。亦可以止矣。吾安敢訐前人之缺失。以取不遜之名哉。則聖者立言。賢者述之。傳註之儒。功少而事左。吾不敢慕也。公子曰。聖殂教分。別爲異門。曰有先師。維孔元孫。上紹參傳。知道之原。述爲中庸。性命是言。枝葉交橫。本乎一根。斂入無朕。散被無垠。厥胤于鄒闞聖之垣。遂登其堂。據道發論。齊梁之君。南面僭尊。衰衣大圭。視若孤豚。狙詐相傾。辨說如雲。告以仁義耳。塞不聞。退緝道要。垂諸空文。泰華讓崇。菽粟擬珍。河海恥富。綺繡推溫。遠者雖彊。而蹈循者雖弱。而存疏鑿齊功。典謨誥訓。峻極莫繼。深渺絕倫。揚雄吃而靡暢。王通談而不純。春陵後奮。默契化元。揭圖著書。要而不煩。河洛之間。有伉弟昆。關西之英。參翔以蹇。敬以立儒。禮以攝昏。洗濯塵鑑。燁然如暎。遺書之多。寶璐瑱璠。支衍而南。大發于閩。手抉衆流。厲之崑崙。絲纒髮櫛。緒引毫分。此七君子者。皆所謂立言者也。他若莊周荀况。糠粃當世。瓦礫諸子。汗漫淪瀟。無有涯涘。老聃禦寇。與周同軌。玄虛澹泊。棄蔑禮議。管商功利。晏墨吝鄙。非析翊虐。秦斯詐詭。六國之間。述者如蠟。不韋致客。呂覽以敝。采掠攘掇。咸有綱緒。屈原申

憂怨不至。誹瑰奇雋拔。爲詞賦始。劉安叛誅。其書甚斐。事糅道厖。猶傳不毀。賈生智敏。計謀孔偉。仲舒守正。於道有取。遷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創法。綜統遐邇。班固繼蹟。辭直而理。東京至隋。質喪聲靡。退之在唐。裂去繡絺。易淫以淳。反麗以俚。觝嘲異端。軻雄是擬。柳李皇張。胥和俱峙。金石鏘鳴。黼黻交煒。載越六代。四氏繼起。豐約溫深。各臻厥美。此雖未足。亞乎立言。亦可謂述者之次也。吾子豈非思法乎。上者而忍力未迨。欲就次者之事。而心猶恥之。故恆有所思乎。方子曰。立言之任。吾則豈敢。嘗願學焉。然古之聖賢。不得已而後言。非其所樂也。公子曰。一氣之胚。人物以滋。孰戚孰疏。奚尊奚卑。裨海吾池。鎮嶽吾坻。中國吾家。兆庶吾肢。肢疹則啼。家悖則悲。賢聖不治。不媿何爲。洪水之難。三聖歎咨。跋履九州。尪瘠胼胝。疏壑爲夷。民用恬熙。夏桀亂虐。成湯拯綏。爰有元聖。立極修彝。文武易暴。叔旦是釐。慮深制備。靡有闕遺。澤潤數世。不刑而威。嬴酷項悍。漢武以國。歷年旣安。而鮮有德。文以清淨。景以私刻。法疏佐庸。孰徵成績。唐任齡晦。小康乃覲。宋之眞仁。僅臻富殖。蓋上下數千載。而治者如斯。否者可識也。生民之困。烏得不極乎。嚮也天降大厲。狄據中土。裂褫冠裳。棄擲豆俎。紊我倫理。風乖俗斲。椎結旃裘。獸攫羝毳。禮義湮亡。化爲夷虜。三世于此矣。天命眞人。仗鉞抗旌。踐江作京。東披西勦。朔伐南征。陸屠狼豕。水斬蛟鯨。殲抉魍魅。焚炙颯狂。殫智疲神。大慙以平。於是更制定律。造政明刑。重修人紀。肇植天經。歲郊時廟。日省月程。乃作帝宮。乃鞏禁城。憲臣思法。戎衛握兵。小大相維。內外迭承。經營一紀。而庶績丕凝。已云至矣。則而守之。邦國可貞矣。然聖謨炳然。如日運天。猶歎焉有陋。往代而卑。漢唐之意。蓋欲追三王。儕二帝。而永皇祚于萬年。滄海之波。非一山之泉。武庫之弧。非一絲之絃。立功垂紀。固非一人之智。獨士之賢。所能盡其大全也。然則

設施建述之序。何革何因。何後何先。行何德而民俗。用何道而化遷。將補罅而塞漏。將改範而陶甄。將微近效而速成。抑圖深植而久安。將使民懾而服。抑使民悅而不忍捐。將王而巍巍。抑霸而煇煇。將漸之以禮讓。抑道之以詐諛。孰當孰非。胡易胡難。此志士賢人所宜深究而熟謀。時習而勉旃者也。吾子之所思者。意其在是乎。方子曰。嗟。公子何言。治亂之理。邦國之事。有位者之所宜思也。鄙小且賤。安敢僭妄爲遠大之論乎。然回也布衣。而問爲邦。聖師躋之。子車遊於諸侯。舉稱堯舜。君子大之。若子則願學聖師之道者也。公子有問。敢終默乎。且公子之所陳。廣矣。高矣。奧矣。幽矣。余不能酬矣。然鄙人之志。不可不爲公子言之也。昔者聞之。爲國之道。安於均。安於分。人成於序。同於和。而後可及其餘也。虎豹熊羆。處乎山而爭啖相噬。獸人養之。同圈而寢。分肉而食。不敢他覲者。均之有道也。先王知養民之不可不均也。於是度田而井之。冠受老傳。通勞並獲。業專而心一。顧德而行式。維之以井邑。丘甸縣都。聯之以鄰里。鄉黨州閭。故其民無邪僻也。崇閎峻墉。穿窬不窺。敝藩穴戶。童子攘資。先王知分之不可不嚴也。故天子尊於公。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臨士。士異於民。諸侯降於天子。伯降於侯。子降於伯。男降於子。諸侯雖尊。不敢蔑天子之卿士。公卿雖貴。不敢齒天子之路馬。朝覲聘問。行於上。巡守錫予。報於下。殊禮加上。以旌賢。貶爵行罰。以懲愆。分定於上。而不紊。故內尊而外安。先王病民之無敝而乖也。教之以禮。使父子兄弟。以順以悌。媼戚朋友。以敬以愛。三讓而升。百拜而飲。視毛避路。遇杖斂衽。故暴戾之風息。而民易使。爲酒食饗會。以合其歡。忻爲歌詩琴瑟。以通其滯淫。爲羽籥干戚。以道其倦怠。故民樂於爲善。而不能爲亂。夫然後有教焉。教之不循。有政焉。政之不從。有官府之治焉。故民終身不可使之見刑罰之威。夫稊子在抱而啼。告

之以可畏之人則止。使可畏之人立於其姆之前而威之。則不畏矣。見之習則玩之也。民可使之見仁義禮樂。仁義禮樂習其心。則善思生。刑罰習其心。則不善之思生。故爲治者不可不慎也。此其大凡也。推之極其詳。致之盡其公。而又行之以弗厭。此先王所以治且久也。訾之以爲迂。玩之以爲愚。則吾不能知之矣。自漢以降。諸葛亮有大賢之才。而不聞聖人之道。司馬光范仲淹有君子之風。而無大賢之才。余亦欲講一王之法。推往昔之軌。正而不窒。通而不泥。施之於人。足以富庶而知方。用之於後。可以世守而無弊。苟無得乎時。猶將折衷性命之旨。損益禮樂之事。以傳之後世。此吾之思也。若公子之所云雖美。吾焉能若是哉。公子逡巡離席辭謝。變色而言曰。吾乃今知君子之思。小子不敏。請服明訓。終身不敢言事。多有缺誤。

余頗妄志於聖賢之道。以爲天下之事。皆所宜爲。故所著公子對。其言大而近夸。夫言夸則駭俗。所以人不好之。故未嘗敢以示人。吾友浦陽鄭君叔度。獨誦而喜之。謂余曰。君子之所爲。揆於道如何耳。奚顧人之好惡。子言誠戾乎道。則人以爲夸也。誠不戾乎道。寧知世無知之者耶。而子何疑焉。余愧其言不能詰。乃書一通。并識其說。歸諸叔度。

蚊對

天台生困暑。夜臥絺帷中。童子持絜颺于前。適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絜倚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爲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嚙面。毛髮盡豎。飢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爲。蹴童子呼曰。吾爲物所苦。亟起索燭照。

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幃旁。見燭亂散。如蠅如蠅。利嘴飮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嚙吾血者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烏能爲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煙勃鬱。左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咲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縕。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爲犀象。怪之爲蛟龍。暴之爲虎豹。馴之爲麋鹿。與庸狝羽毛。而爲禽爲獸。裸身而爲人。爲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爲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龜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卽號天而訴之。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嚙。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嚙。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是投枕於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鼻對

方子病鼻塞。鼻塞不通。踞爐而坐。火燎其裳。裳旣及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煜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於是罵鼻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何司。別臭察微。臭之不察。何以鼻爲。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

若不知。遽俾火毒。燼裳及衣。壅蔽之禍。豈不大可悲乎。久之。鼻忽有聲。聲與口同。曰。我受命爲子之鼻。今二十又二冬。蘭茝椒桂。其氣苾芳。我聞我知。俾子佩藏。稿蘄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妄履。而山不遇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乃昧於治身。宜煖而寒。去袂就單。爲風所加。外鑠內鬱。壅我鼻觀。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處有常。順陰燮陽。無所敗傷。鼻寧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于耄老。猶且居不求適。維道是奮。太雪皴肌。而爐不暇近。恐適意之致毒。知炎上之生災。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有茶毒之禍。方當茹冰嚼雪。塊枕草坐。愁思怵迫。凍餓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不加思。恣肆頽惰。當祁寒時。遽自溺於火。爲身計者。良已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謂我爲何哉。夫壅蔽之禍。厥有攸自。秦亥蠱昏。趙高乃弑。彼梁偏任。斯有朱異。隋唐淫酗。而世基以肆。木不虛中。蟲何由萃。此三主者。苟以至公爲嗜好。以衆庶爲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奸邪。何惡之遂。顧乃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蕋爲薰。椒蘭是棄。由是禍亂交興。宗覆社圯。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營。一身之理。且不達。況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火捐爐。凝神養氣。旣而鼻疾果愈。

醫原

羿能教人射。而不能使人命中。王良能教人御。而不能使人無銜檝之虞。術之精微。可以言語授。而非言語所能盡。可以度數推。而非度數所能窮。苟不默會于心。而欲持昔人一定之說。以應無涯之變。其不至於遺失者。寡矣。況得其法。而不知其說者乎。醫之爲術。於生民之用最切。其說之至粹。而出於古者。莫過素問難經。述陰陽氣運之理。辨形體榮衛之原。以明養生治疾之道。非古之神睿聰達者。何足以與此。然

其精微之要。得諸心而見于効者。固有不以言傳者矣。書豈足以盡其意乎。後之學者。不能求其爲書之意。而泥其說。是以言論非不可喜。而不良於用。甚者。棄書不省。而惟攻乎淺陋拘閎之方書。天下之疾。萬變無窮。而風氣古今之殊。資稟厚薄之異。服食之品。勞逸之差。靜躁之度。奉養嗜好。居處習業。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人人相懸也。苟非深思博考。以周知其故。而欲按既試之法。銖比兩較之。以治人之疾。此奚異用鄉射之儀。於臨敵制變之頃哉。其取敗也。必矣。人固有盛寒而飲水者。亦有遇風而效者。有披甲馳馬。操劍槊行數百里。而不汗者。有出門輒勞憊。不能行者。相去寧啻十百。此資稟之殊也。古之人多碩大敦厚。壽至百歲。今人未壯而先衰。不老年而已病。豈能及乎。是風氣之不同也。或能飲酒至石不醉。而或不敢染唇。或噉腴鮮甘厚味。而或羨藜茹藿。或袂衣以禦冬。或裘褐以處暑。服食之品。不特五方之人不類也。貴富家子。未嘗跣足沾手。而小民終歲服勞。與牛馬等。知道之士。怒不見于色。而暴悍之夫。動輒詬罵。勞逸靜躁。烏可同乎。中州之人。夏夜露臥而無恙。使南人效之。則病矣。江海之人。屏息水行。鑿層冰而取魚鱉。使山林之人效之。則死矣。人之耳目手足均也。脈絡血氣筋骨均也。而其變之乖殊若此。醫豈易言乎。藥豈易用乎。其病在乎心也。而藥其肺。在乎寒也。而以爲熱。病乎實也。而以爲虛。病不能自言。受藥而死者。無所控訴。故醫得用其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藏。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言用藥之難也。故智足以知古人之說矣。而無所自得。有所自得而不能察乎脈。察脈精矣。而不善藥。欲犖然當乎疾。而必愈。皆不可致也。則醫之以術名于世者。焉可多得乎。昔者。貴人有疾。而天方不雨。醫來治者。以十數。皆莫効。最後一人至。脈已。則以指計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不言治疾之方。貴人疑

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爲邪。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而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脫去。明日後至之醫來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脉疾而言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然私計君侯忠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邪。若是醫者。可謂得其道矣。方書之所具。成說之所有。夫人皆能用也。求之於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奇士其孰能之。始余聞四明有世醫邵君真齋。善爲方視人疾。以爲不可治者。必不治。而所治必取奇効。心竊識之。今年真齋過余。坐而與之語。畏慎恭慤。不妄有所稱引。而於察脉用藥。信乎無所苟。余益信服之。生民之疾多矣。不度可否。以身試之。而無成者相踵。其有如真齋之不苟用。而必成功者乎。有能求周公孔子之意於法度之表者乎。苟難乎其人。則余於真齋。不宜無說也。作原醫以贈之。

雜問

天曷爲而運乎。地曷爲而處乎。日月降升。曷爲而有寒暑乎。峙者曷爲而山。流者曷爲而水乎。鳥曷爲而飛。獸曷爲而走乎。孰明而可見。孰幽而不可覩乎。上下千載。孰不變乎。四方萬里。孰不異乎。人何由而出。庶類乎。心何由而參天地乎。有生芸芸。奚不朽乎。有爲而成。孰長久乎。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棄。曷作程乎。易辨治亂。政之禎乎。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乎。詩以蕩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城乎。措之孔易。施之孔明乎。革澆糾慝。化虛爲盈乎。萬彙咸育。刑息讓興乎。神人昭格。天地以寧乎。安如泰華。百世其貞乎。智力不煩。神恬以清乎。舍經舍經。勞而不逞乎。

曷以成俗。復井田乎。井田奚先。民平均乎。南國迫隘。自中原乎。鄉保相恤。恩義敦乎。禮導樂宣。亂奚臻乎。曷以弭暴。蠲濫法乎。法繁衆死。民玩何恒乎。罟罟交陳。魚能活乎。促不憚死。寧不跋乎。欲民之訓。省苛察乎。

曷以致治。貴任人乎。人疇爲賢。明且仁乎。明以斷姦。仁煦民乎。州伯羣牧。儼若神乎。毋挫其柄。久以責勳乎。內外咸修。治斯殷乎。

莽莽九土。育羣氓乎。性殊俗異。脮服詭形乎。嚶嚶侏離。駭可憎乎。亶究厥原。二氣之生乎。長吾諸父。幼吾嬰乎。摩疾療飢。舍己以征乎。審圖審思。君職成乎。

錐可舂乎。杵可爲裳乎。戈可書乎。筆可以爲兵乎。楸可爲楹乎。榱楠可爲桀乎。牛可以驂乘乎。馬可以輓而耕乎。物各有性。材曷可更乎。治能無體。政能無經乎。

方仞之址。可爲九成之臺乎。一尺之基。及肩之垣。能不頽乎。周易爲而延乎。秦曷爲而遽顛乎。厚基廣址。不在厥先乎。

三代異尚。道亦異乎。忠質化原。文何貴乎。秦之繼周。豈尙刑乎。漢之寬大。亦善承乎。唐尙諫諍。自其始乎。宋尙儒術。奚而中圯乎。奚王奚霸。奚爲美乎。

以法弭亂。亂足弭乎。以刀理髮。髮可理乎。弭亂何以。其以寬乎。牛飫芻豆。復踰閑乎。以兵威遠。遠來服乎。攜戈召賓。賓將格乎。何以格賓。恭敬酒食乎。何以來遠。化被中國乎。

周有世積。而厥祚綿乎。漢唐何積。而亦然乎。豈視其身之仁暴。不以其先乎。

周公之制。煥哉章乎。曷不足善其國。至於削弱而亡乎。豈聖人之智。未深長乎。抑後嗣不守。自逢殃乎。夢夢之中。孰主尸乎。善惡誰報。修短誰司乎。孰流而爲電。安發而爲雷乎。將一氣之行於沖漠。人固莫得而窺乎。

周公孔子。一何少乎。跼蹐羿稟。如蓬藜乎。豈天嗇其賦乎。抑人不由其道乎。

俗流如川。將日降乎。川流彌下。將安障乎。民性孔善。古何異乎。施德敦仁。能無治乎。鹽車之下。有完驥乎。鞭笞之下。有賢士乎。蒿藿之野。有麒麟乎。暴戾之國。有忠臣乎。投骨兩犬。能無噉乎。以利示民。能無濫乎。上之攸好。下無趨乎。上之攸尙。下無爲乎。藝芳盈畦。可以飽乎。摛文充棟。以明道乎。

求道於人。不知在我乎。秉燭煌煌。出而求火乎。

啜粟衣帛。與堯殊乎。堯德萬世。獨不如乎。

孰非顏乎。孰非孔乎。而爲庸民。能無恐乎。

我晰晰乎。孰得而涅乎。我規規乎。孰得而虧乎。晰晰之至。與神同明乎。規規之至。與天同形乎。

志將適楚。能至趙乎。志在修辭。能知道乎。鑿江浚河。患無瀾乎。道明氣充。患無文乎。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旣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巖墻。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黠盜。豈皆天乎。

祐惡抑善。豈人常乎。顏冉何厄。而盜跖何昌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厄其身乎。將在乎人善擢者貴富。而守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赅邑。予孫貴盛。而爵號宣朗乎。踐蟻轢蛙。果有辜乎。彼起與籍。

戮人如刈麻。將何法以誅乎。

均爲天民。奚貴奚賤。而肆力以虐乎。居天之位。弗治以害。果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胡盜予奪。生殺之大柄。而睢盱自恣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嗇其後。而困其軀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蕃且息乎。

儀秦何積。所遇喜乎。孟荀何薄。而困辱以死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關茸委瑣。人所比乎。

狐兔如丘。麟何少乎。庸夫駢肩。孰聞道乎。

道曷難行。豈幽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于蔓于棘乎。將昭昭皎皎。如出日乎。坦坦朗朗。如矢之直乎。奚釋而弗思。去而弗卽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見羊躡苗。能不憂乎。胡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蹢厥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其身。而輕死其心。誰謂膏粱食犬豕乎。

五狼一羊。羊能無傷乎。衆惡一心。心能無亡乎。

秉圭在廟。能無寅乎。執敬無愆。能不仁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隲。天胡弗惻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畜之不息。主無惡乎。□□殄之。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豈不章乎。天之慮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膏露嘉禾。賚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爲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額頡胡羯。盜之渠乎。奚獲麟十六。以駕車乎。

周衰政乖。二百紀乎。易姓幾何。治者何主乎。

漢頌文景。黃老之效乎。曾謂儒道。不若彼老乎。

唐始善相。稱房杜乎。稽籍考勳。有可數乎。

戕厥母兄。戾孰京乎。胡抑心降志。從魏徵乎。

太宗造基。豈非哲乎。徵言是從。而德彝以察乎。

斯民之性。古何異乎。孰謂古道。不足治乎。

枕虎以寢。能無嚙乎。招狄自助。寧不滅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人。何性同而趨遠乎。

九州之外。渺何窮乎。鄒衍何見。而嘒嘒以誑彼恫乎。

玄針視海能無惑乎。無有羽翼孰知其極乎。

日月何弊。乾坤有閉塞乎。闇昧昏黑。將如日之夕乎。豈肇造人紀。重建極乎。

長生久視。寧有斯理。堯舜大聖。奚亦死乎。

偃佺安期。果何在乎。誰能不死。閱千載乎。

怪士好誕。非愚孰惑乎。剖符尙主。誅之何益乎。

夷法汙華。紛其可駭乎。緇衣髡首。曷徧四海乎。

藉其成佛。復何庸乎。滅倫敗類。惰厥躬乎。

流毒深且久。曷不去乎。不伐厥本。勞斧鋸乎。

井田法布。孰有游民乎。斂其浮誕。化以仁義。孰敢不循乎。

教出一孔。政曷窒乎。持之勿變。屏異術乎。

申韓鄧慎。世之虺乎。刻削巧苛。暴者奚喜乎。

用法如流。奚不恆乎。操刀終身。寧不自割乎。

堯民之命。皆富以長乎。桀民之命。皆夭而殃乎。均爲天民。何所賦之不同乎。抑偶值其時乎。將命不可必

而難知乎。

爵祿賞罰。君之寶乎。廉恥節義。世之道乎。俾民賤寶。君安所貴乎。俾民棄道。世何能治乎。

秦法凝脂。奚致亂乎。漢綱彌闊。奚不犯乎。火逼牛尾。寧不觸乎。孰云禍亂。民所欲乎。

孰非民乎。孰富孰貧乎。孰衣文繡。孰如懸鶉乎。屈爲傭隸。天寧不仁乎。仁莫如井田。井田不易。在任人乎。封建莫復。天下爲私乎。擇賢命爵。尙庶幾乎。刑措民滋。世有不熙乎。

策問十二首

問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三皇。系之所自。未嘗稍及之。蓋慎其疑也。及漢太史遷爲三代世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何所徵而言歟。堯以二女女舜。咨詢羣臣。皆謂有鰥在下。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使舜而與堯同族。堯治天下。以親九族爲首。其有弗識之者乎。遷謂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螭極。螭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勳。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堯四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疎數。姑未論。烏有聖人而娶四世之祖姑者乎。舜百有十歲而崩。時禹年七十。固未耄老也。而遷乃謂禹爲昌意之曾孫。則於堯四從昆弟。於舜爲高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年有百餘歲。而傳天下於四世之高祖者乎。黃帝至夏桀二十四世。至湯一十九世。湯又傳二十九世。而爲紂。二代總之。千一百二年。而武王乃以黃帝一十九世孫。而代黃帝四十六世孫紂。何夏商周世次久速不同。至此乎。二帝三王之道。學者所宜盡心。而其事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講也。願聞所以折衷。

問孔子作春秋。譏躋僖公。傳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人之大倫。不可紊也。後世祭孔子。以門人從祀。乃異乎此。顏淵曾參子思。雖賢子也。路也。哲也。伯魚也。父也。子顧居上。父乃居下。豈特若躋僖公先父食之失哉。而世因之而不革。何歟。且子思孫也。位於祖之前。孟子子思門人也。與師對坐。其能安乎。漢以下大

儒得在祀典者衆矣。或學術不醇。或名節可賤。果可以升聖人之堂。而無愧乎學校者。禮義所自出。而聖賢人倫之則也。辨其得失。使質諸鬼神而無疑。學者職也。勿以無位爲辭。

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古之誦詩者。必能從政。而專對也。今三百篇具在。大儒君子。又從章析句釋之。其義理詳明。皆聖人之時所未有。而未嘗有用之於事者。何歟。豈時殊事異。而有所難用歟。將今之學者。不若古之人歟。夫古人。亦人爾。謂今人舉不能及。不可也。然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之中。可以爲政者。何說。苟當專對之任。則將何見。幸悉陳之。欲以觀有用之學。問。古之學者。舍道無所爲學。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然當是時。未聞有道學之名。何歟。近世大儒。抗然以道學自名於世。可謂盛矣。世俗反非病之而不信。或攻之以爲黨。或目之以爲僞。又何歟。道學之名未立。宜人才之少。及其學既盛。則宜賢者之多。而後世之士。顧不逮古先。抑又何也。豈古者教出於一。故人興於行。後世學術多歧。亂真者衆。雖大儒先生。不足振起之歟。若周程邵張數子。及朱文公張宣公。謂之道學宜矣。東萊呂氏。其學似與朱子不異。宋史乃不列之於道學。亦有說歟。今流俗以道學之名相詬侮。鮮有以此自期者。夫學而不求道。烏足謂之學歟。諸君誦周公孔子之言。不釋於口。可謂有志矣。然志於學而不講其所當學。不可也。願肆言之。且以觀趨向之所在。

問。古之君子。有德必有言。有學必有用。觀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以德行名世者。言語政事。皆卓卓可稱。是果何由致此乎。孔門雖以四科目諸子。然顏淵問爲邦之政。子貢問性與天道。子游治武城。夫子喜之。其不長於一偏也。如此。何後世學者之不及乎。醇厚之士。未必能言。而無德者。肆爲邪說之說。以惑世。博通

載籍者多不能施諸事而不學之人妄爲刻薄之政以病民德之與學不能兼有所通豈無所自而然乎孔子謂誦詩者能專對爲政太史公亦謂書長於政諸君之爲學德行所習也詩書所講也出而當言語政事之任亦可以庶幾古人哉幸明以告我

問六藝之爲用要矣古之人未有不通乎是而可爲大賢君子者其度數之細爲教之法亦可得而詳言乎考之孔子之書其於禮樂蓋屢及之而鮮有問答射御書數者獨何歟豈六者之中亦有重輕本末歟抑此四者微而易知當時學者無不習熟而無事於問答歟後世之士學止乎讀書以射御爲武事以書數爲末技禮樂之音律制度往往以爲有司所職無庸乎考習其通六藝者蓋寡然而道德明備者輒爲天下所宗而莫敢議何其與古異歟今欲師古人而周通六藝則患無其傳且力不暇欲如後世之學止乎誦讀則授之以事於用必有所闕然則奚爲而可乎豈先乎其大而後可盡其細乎將識其旨趣綱要而纖悉曲折或可遺乎周公自謂多藝孔子亦曰游乎藝聖人未嘗以藝爲可後也學者仰師聖人而顧後藝其不可也決矣講其所疑蓋亦聖人之意

問古者致治之主莫過漢文帝近世少康之君稱宋仁宗考之史傳文帝於制度未嘗有更變創建曹參爲相日飲醇酒與吏相應歌呼其朝廷不治甚矣而天下樂業者何歟仁宗之時用兵則屢出屢敗府庫則匱竭而無餘其視富強者有間矣而海內久安終宋之世思慕其德不忘果何由而致此歟請質言之以祛所惑

問秦漢以來天下多言祥瑞以爲國家之興率由乎此然三代之立國傳統可謂盛矣其禎祥之符亦有

可考者乎。孔子作春秋。大而地震日食。小而螟蝗蜮蝮之異。皆謹志之。計其二百餘年之間。諸國豈無禎祥之事。顧棄而不道。其意果安在乎。麟鳳龜龍。記禮者以爲四靈。祥之尤也。春秋以麟終篇。聖人之書之也。以爲祥乎。抑以爲異乎。以爲祥也。則劉宋之暴。五代蜀之亂。紛紛見於其國。以爲不祥也。記禮者何所據而云然乎。近世歐陽子。斷然闢祥瑞四靈之說。信其言也。則經所謂作善降之百祥。國家之興。必有禎祥。其說皆非乎。抑豈祥者非物而在人乎。願辨其所以然。以折衷舊說之得失。

問。昔者聖人嘗言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是學詩可以爲政也。豈特詩爲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多引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之所自出也。非特二經也。易所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爲政者。莫大於易。記禮者謂班朝治軍。蒞官行法。教訓正俗。分爭辨訟。非禮皆不可。則禮又政之本也。今之學者。莫不專一經。而兼習五經。果能以經術達於政否乎。夫使一人而兼言五經之治道。固有所不及。其各推所聞。可以輔世淑民。措于政事者。詳擇而明言之。將以觀窮經致用之學。問。欽觀大誥。謂鄉飲酒之禮。申明古先哲王之教令。斯禮之相傳。尙矣。果始於何時歟。古者之行是禮。一則賓與賢能。二則卿大夫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腊祭。其詳亦可得而言歟。賓主介僕之位。有不同。九十至六十。豆數有多寡。所以示民者。其義果何在歟。孔子嘗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鄉飲之近于王道。亦有其說歟。聖朝稽古爲治。頒儀式于天下。敍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坐席敍德。與齒。而犯法者。列於外坐。勸懲之意。可謂著明矣。是卽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也。其節文制度。亦可得而悉陳歟。夫明乎古之道。而通乎當世之務。學者之事也。其毋多讓。

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聖賢之問答加詳焉。今我皇上大誥之書。明孝以訓臣民。凡爲臣子者。所當服行而弗忘也。夫所謂飲食之品。溫清定省之儀。出告反面之節。父母有命。善則速行。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與禮經所言亦相表裏歟。事君忠。夫婦別。長幼敘。朋友信。四者之爲孝。可得而詳言歟。所謂居處端莊也。涖官必敬也。戰陣勇敢也。其事果何脩而可致歟。若何而可不犯國法。不損肌膚。不致人之罵詈歟。此聖誥之大綱也。其條目可得悉數歟。今也家傳而人誦。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孝爲先王之要道。詎不然歟。夫言明乎道。雖千古以上之聖人。猶尊以爲經。況聖謨之大。諸生寧有不素講而熟究其義者乎。其悉心以對。

問國之有才。猶鉅山喬嶽之有名木也。故觀木之盛。可知山嶽之崇厚。觀賢者之多。可推國之盛隆。三代以下。稱最盛而歷年久者。莫漢唐與宋若也。漢之張子房。諸葛孔明。唐之魏徵。宋璟。張九齡。陸贄。宋之李沆。韓琦。富弼。司馬光。皆顯于世者也。其學術之異同。事業之崇卑。亦可得而論歟。抱道德而不大顯者。若賈誼。董仲舒。之在漢。韓愈。之在唐。周程。張邵。朱子。之在宋。遺言具存于世。其源流統緒之詳。亦可得而言歟。昔之不大顯者。使其居光顯之位。其亦致漢唐宋之治而已歟。抑能比三代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亦所宜講也。達而在位。所欲學者爲誰。任而不顯。所成就者何事。悉著于篇。將以觀多士之所志。

遜志齋集卷之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盛。惟其德充仁著。冥符默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燁然而華。莫究其根。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爲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蓋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蟲動植。得其性。中而黎庶蒙澤樂生。故天爲之發醇。地爲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爲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者誦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爲天下慶。非特一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僅可爲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

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卽之而慕。歸然傑然。爲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眞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羣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尙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烏登殿。秉璧奠瓚。與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翕忽騰靄。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爲動容。味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民永受福祉。苟不順治。人用弗寧。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于旬日。纖翳靡形。白叟鮐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觀陛下。自卽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斂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譴下。與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

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戴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賚是庸。栢楊不陳。囿園虛空。孰租之逋。奚貸之負。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螽。撲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斂戢羣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足。齋于祠宮。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礎。勢切穹蒼。鼎俎旣豐。幣玉旣飭。炮燭焯焯。騂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觀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觀其色。咲分命臣僚。獻于羣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粲粲。聖情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觀。還坐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脩。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諮度。勿厚其斂。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乎平。乃稽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未萌。人心旣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 有序

皇帝始卽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函夏之間。羣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迺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栗溫。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獲玉宸衷密感。未俾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寤欣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羣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奔。超十三日。郊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恆病陰雨。至是自元日。至于郊廟。翳氛屏除。日月華耀。山川軒豁。神人喜悅。咸以爲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旣成。天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茲其端已見矣。寶之明徵。豈徒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之寶厥寶。而不知天之攸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癸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明唐太宗。宋太祖。窺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謂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霈如霖雨。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尙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由此立政。由此成天命。由此凝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

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鑠乎。真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銜其蟲篆。天厭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兆蚩蚩。追而索之。噫。匪有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爲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繫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咏嘆稱錄者。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覩盛事。其烏可以已。迺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太寶。授之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寶伊何。神妙莫測。斂藏一心。施覃九域。爰在中古。無器有文。姒受重華。承諸放勳。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邦。周武丕承。於前有光。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器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乂。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天子。天實啓之。授以天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克毅。動謀于神。靜協于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慈惠。任德緩刑。執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桁楊。解其縲綬。執租之逋。身困家傾。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執厄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畀父母。有鬻于途。或幣于原。斂而瘞埋。釋其痛冤。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暴強。釋而弗誅。賜衣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羣喙懽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耕。豈爾室廬。育爾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念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王。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永爲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爲寶。肇自聖皇。皇陛黼座。寶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必果。祇服聖訓。不慎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

從違。以道爲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茲惟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孳。云誰使然。茲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是配。傳示無疆。宇宙永賴。

省躬殿銘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羣生欣豫。薄海內外。薰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尙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里萃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懈。勳若禹湯。武王可謂難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覲之時。而放逸於閑居狎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由然哉。惟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人之學。日蒞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冶庶類。而措斯民于治安者。旣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覩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屏展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圖猷。靡有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

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年谷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畀兆民。民之慘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己無爲。百度以貞。四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至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既盥而食。淵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仁暢達。霑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隆康。帝心弗居。彌自謙抑。內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循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察民情。上祇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既謹。復省于事。圖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臨八埏。華搆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恆人爲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衆不察。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匪虞人覺。而畏己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必主乎敬。勿謂闇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不見是圖。矧茲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茲勿忘。聖謨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綵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由謹節始。寧海童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間。華扁煌煌。我作斯銘。用揚厥德。有過其閭。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眞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築室。燕衍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戶牖。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爲喜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肉。恩義有加。一室團圓。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弟之間。非特于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其。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篋爾墳。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爨并殮。居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弟耨于後。兄耕于前。旣孝旣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盎然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永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酢酒。先生起舞。取酒酌季。且啖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 有序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恆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畝。有富千乘，不餽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債業隕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飢父悲。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強。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顛連無告，視之類泚。由近而遠，尙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 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磨勘司丞。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爲昏迷，汨其天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祇帝之命。揆其所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浚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讐，患不能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債國療官。爲休爲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

幾鋤于未形。絕于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微。稂莠之拔。思發于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身。勳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職。思孝思忠。鞏我皇國。

寧野軒銘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顯然無思。頽然無爲。椎魯敦樸。而不雜以僞。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搔之以智巧。而眩之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嘆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闡於治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閱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爲寧失之於野。可尙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銘。銘曰。皇始尙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爲媮。質甚爲野。以媮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靡曼姱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真。爲詖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于萬邦。

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戶甕牖。其植果蓏。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尙。愧不忍爲。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愨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難。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尙勸爲善。

雙桂軒銘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其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旣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爲必非偶然者。其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邪。不可無以識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訾其夢夢。盡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旣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于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無匿。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

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林泉讀書齋銘有序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性之美。持美勿斲。爲器爲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淪于塾。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躡于冥。又或不然。去學絕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天民。萬理紘紘。櫟之如髮。春融海澡。木長泉達。內剗其穢。外薶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汚。勿畫於邇。日運天行。眞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平。各充其需。禮敍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己。俗學卑卑。爲俗攸嗤。非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永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由義。密而溫。其質也。仁。仁義之殷。濬發斯文。以相乎乾坤。

圓研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旣壽且堅。以鎮乎斯文。

倭研銘

產乎夷。成乎琢。宣文謨。佐帷幄。矧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暍。仁君之聖也。由孝而充之。則爲奉上之忠。由仁而廣之。則爲澤民之政也。

王待制私諡議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議私諡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于書者。卽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卽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狗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旣而遭逢聖朝。遂爲史官。修元史。始于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殂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絕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

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藹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恥。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諡。後世躋之。今欲最公文行。以文暨節諡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諡曰文節。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而端。圓而勁。以摹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紙墨。洎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欹軟惡者等。不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違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者。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內。而卑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尙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知愛而嘆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之疑邪。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與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尙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伎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醜毒存焉。思慮有未絕。省察有未至。則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奈何人違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

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己以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于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尙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間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爲熙。旣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菴。以見志子以爲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蘭相如之爲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己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蘭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非必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爲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疎淺者。竊其華而忘修己之實。質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斂之

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怠。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恥。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禦焉。

王溫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溫。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恐其不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爲辭以視之。而復謂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爲爨。鹽梅以爲和。寒暑以爲歲。由其雖者觀之。戾乎其不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辨。不啻水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爲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順之氣。穆然求其內。莊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爲學。柔則至於枉己。剛則至於違衆。枉己既不足以立事。而違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溫也。而患無以守其內。是以柔儒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慎哉。栗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特立。如雪霜之松柏。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溫乎。戒哉。爾毋翕翕以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乎。栗者。所以爲敬也。溫者。所以爲恕也。居敬行恕。而

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不剛不柔。厥德孔修。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說

麟溪鄭君叔度。與某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生。先子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爲我言之。某曰。予未之聞也。以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侈狹。鄉異而家不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宮創室。羣材旣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爲桂爲梁。長之爲棟楹。短之爲楔杗。苟無度以絜之。何由成匠石之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爲鐘。斲石爲磬。絙絲爲琴瑟。剡竹爲簫管。穴匏爲笙。搏土爲埴。革爲鼗鼓。木爲祝圉。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絜之。則音何由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爲井。或樹城作屏。大而四海之內。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爲郡縣。以統之。設爲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數圖責貢。苟無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爲之。限域也哉。度之爲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忤者不敢怒。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也。由國而郡。由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削蒿而爲度。以竈煤節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爲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爲辟矣。夫人之爲學。何以異是。閭巷之氓。飾詐任

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爲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明聖人之道。爲一時所師。爲度乎一國者也。次能修身繕行。以善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爲度乎一郡者也。次能篤愿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爲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居者十世。堂序之內。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爲一郡之度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叔度日懋而學之。其不得爲賢者乎。其不得爲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爲字。而後之同者甚衆。二子雖賢。而不爲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綽。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綽曰孟縑。紳曰仲縑。而某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矣。期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卽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璠玞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卽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溫組則士也。縑者。赤黃之色。而孟縑之字。以之。豈非望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嗚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縑嗜學綴文。煥爛而和平。某深願孟縑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

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裨以朱綠。素而裨垂者。大夫也。而裨以玄華。練而裨垂之下者。士也。而裨皆以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爲帶可也。謂帶爲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爲用。約身而緇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皆摺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卷然。袞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溫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摺之。未見其有所措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生。某深願仲縉益勉而思。以副待制君之德也。抑又聞之。待制君之名爲禕。而字爲子充。禕亦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名。而某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尙無忝厥父。某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修於己。己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修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

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尙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而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懌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傅氏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淳懋有士行。其旅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檉。据以梧。槩。人必檉据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

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知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盛之餘。而盡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爲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爲玄爲黃。無所不可。恆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爲不然。籠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騖于世。紛紛狙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朴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朴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蓋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常觀乎閭里之會。凡耆舊老成之士。發言履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銳。往往飾智以相詐。挾奇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高守介。類古卓行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始名曰文。而字爲允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日微也。復更名質。而字野翁。余違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恆惴然。恐爲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刑。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俗可睹矣。革既弊之

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螟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滅惡徵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爲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故以美言爲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寶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國。而不足達于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于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爲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爲學者師。而彼咸無聞。由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于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于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

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黃晏仲晦字說

浦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偃偃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賓贊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暖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爲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銜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汗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尙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恒人同。視彼自銜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黃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爲子者乎。

劉士安字說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士安。既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某。曰：事有一言而可以行於身。克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由天地而觀之。發育鬯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由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爲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由是而發言焉。則爲善言矣。由是而制行焉。則爲善行矣。由是而措諸事爲。見於德教。則爲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別爲安者。安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爲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爲未至。則上而取法古之聖賢。以爲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孚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山浸空。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蓬蓬焉。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縈縠動。濤迴浪噴。萬皺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

巽風而兌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兌也以順感民。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蒞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豈惟士爲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恆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說。予故釋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鬣之倫。煒煒也。人恆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圍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

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脅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疎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蓀實之怪。爲足尙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于人。而名于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于天子。以爲東南之邑。而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其所以... 亦復... 且...

附錄下文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 亦復... 且...

遜志齋集卷之八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考祥文

孰爲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爲殃。苟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己之躬。有祥攸出。爲善于家。祥實基之。不勉已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己招。山崩川竭。雖爲可畏。嬖庸賢遁。尤爲可懼。牝晨羝乳。人以爲異。數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妖爲祥。行如跼蹻。喜色揚揚。哲夫旁觀。股栗心掉。彼謂無憂。酣喜譁笑。天縱汝爲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興。汝寧不思。

諛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諛伯牙。且正張子之陋。

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恆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追恤世之愠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旣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爲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虛爲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沖漠之鄉。下迨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爲栖栖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弔茂陵文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憩于道旁兮。覩高丘之崢嶸。卽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躋遺廟以屏營。淒風起于叢棘兮。鼙鼓嘯于幽塋。慨雄心之靡托兮。悲曼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遭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爲未足遵兮。卑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聘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永傲倪乎斯世。何盛業之易墮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妃胤丁毒而銜冤。諒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關土疆之宏廓兮。曾玄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于草露。城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詔冶兮。僅或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

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尙奚爲隱憫而廻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于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略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而黜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恫而財竭兮。終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尙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籲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卯朔。下士臣某。謹稽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恆。君之惟后。淑之惟師。匪后無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鈞。天降疢民。不靖乃生。越二紀茲。甫受師后之功。孰廼彝訓。俾弗沉迷。時惟臣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邇。民咸若德。蹈則庶邦底寧。忠順徵嘉。不自引伐。亦旣致厥事。心罔或弗念。帝室肆仲子元孫。顯被寵命。咸率履攸行。弗越謂后。惟天惟父。惟天下烝民主。曷敢不祇順。暨躬暨嗣。人曷敢弗伏。思錫繼忠孝于將來。時飲歡曰。斯我后之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之惠。遠臣耆艾童弱。載后德允若。臨視栗栗。肫肫罔有違乎昭憲。誠竄篤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謔。乃裁降之大戾。恫戕厥家。播流于西邑。耆臣黃髮。邦之寶龜。灼知幾先。邦之水火。灼質民庸。邦之粟帛。民賴以生。今曷使匪辜。踐艱荒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遣耆成人。繼自今民何鑒何式。何賴以永存。如父母罹凶災。罔豫矧臣承導。口愛愛德施。弘章肇閔。閔心隱痛。若弗能生。念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皆子。籲祈於天。天必閱應。臣自茲始。祇陳厥由。臣有壽年祿慶在天。未逮臣身。願輸弗享。以延師之脩齡。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居建乃家。勿墜庶海內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天鑒民誠。誕敷休命。匪臣蒙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

曰。民雖卑。誠靡不格天。天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其尙閱茲。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重。其或不然。水戾風違。只尺莫進。如受繫維。今赴京師。舍車從汴。河決梁陳。茫無畔岸。所冀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不可以忱。篙人艫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軒舉。歲當大比。羣士畢來。天府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勢不容後。風苟尼之。果誰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凡爾百靈。孰匪帝臣。邦國大事。在乎取士。不能體國。亦神之恥。咨爾風伯。幸停怒威。亟北其旋。翼舟以飛。三日之間。達于畿甸。我期不愆。神亦罔怨。百靈洋洋。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命是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撻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閱。何乃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于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懸于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尙決之。敢告。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爲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之所在。一旦出人。所不意。傲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千里之內。爲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問交游。莫非斯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人之苦樂。莫吾若也。幸而得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副其所樂。革吾平日之所甚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爲。使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以爲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有及終歲者焉。有二歲者焉。百一之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徙而他之矣。雖欲盡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得也。今君侯以□康之人生。雖不得守鄉郡。沒而爲神。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百里之內。朝廷褒幽德。錄利功。錫爵爲侯。冕旒被裳。秉桓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老子弟。奉幡幣。具牲酒。備樂歌。拜跪裸伏乎階圮之下。無間深山窮谷。望望而有之。今二三十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者。豈不遠哉。然榮之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某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上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守令乎。今有守令受人主之爵祿。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之急。而受其貨財酒食。旣已得之。而漫弗省其所苦。小民不赴而訴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禾黍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持牲醪。禱乎君侯之廟者。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帝。乞涓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猶不當爾。况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審矣。然而守令若此。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帝之憂閔下民。豈有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固不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者。以無所訴而遂止。是小民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不順成。變置其社稷。土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順成。且得而變之。况君侯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天之經也。人奉天經以行。則猶天之爲也。未見其不可也。人謂神乃帝

所命人不得而變。是不然。帝無所私。其好惡視乎人。人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郡之人懷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帝之命君侯者。以君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君侯有民而不恤。受民之祀而不辭。帝苟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君侯若此。非特此郡之人可廢君侯也。君侯之厲民不仁也。受祀不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墟其廟。廢其祀。是天之所甚予也。况君侯天下之偉男子。以生民爲心之日久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救乎。君侯其勿謂某不爲也。某腰下有三尺劍。欲爲四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輒作蛟龍鳴。思擇其尤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倘三日不雨。當先拆君侯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蔽於左右。近習而不知。故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覈答賦

敷言而□□兮。秉吾志以陳辭。質尼父以爲理兮。要子輿而無私。爰抗志以邁往兮。□火中以爲期。匪道術吾弗懷兮。匪聖哲吾弗師。朝旣遊於貝闕兮。夕又息乎瑤之圃。睹璽囊之溢目兮。胡獨□猶豫而不取。豈味惡乎斯類兮。恐心淫於可喜。寧不美夫琛璧兮。匹夫懷之而禍已策。余馬乎會稽兮。探神禹之秘穴。悼道文之湮喪兮。□□之惟輟。北吾濟乎大江兮。抗呂梁之驚濤。衝風擊以溼濡兮。虬螭號進。只尺其莫遂兮。忽回薄如羽毛。絳紉設而奚施兮。慘恆沮以頽勞。豈好遠而負重兮。將弘毅以作聖。苟斯道其可望兮。雖瀕死吾何病。朝一飡而忘味兮。夕假寐而不安。若芒刺之窒吭兮。旣決去而能言。踵四瀆而東。驚兮。挹山川之龐淑。岱宗屹乎北屏兮。鳧與嶧其聯蠹。兩觀芟其如場兮。欽明刑之震肅。踞舍萌于杏壇兮。盼佳植之森若。蹟雖存而世久兮。欲咨詢而未能。魯周公其已衰兮。文獻泯滅而誰徵。倚壤垣而大息兮。

問吾生之已暮。俾覲聖而友賢兮。豈不顧乎此度。喟揭復乎盛時兮。固宜冥趨而步。昔子輿之有言兮。謂凡民乃有俟。豪傑審其時出兮。微文王猶興起。余雖不及古之人兮。幸賦予之靡異。帝旣命之以至純兮。親又廸之以遠志。曰聖言具在兮。爛日炳而大示。能潛心於求索兮。敬典敬其致。何有積而不增兮。孰云行而不至。恭昭訓而自省兮。震雷霆其若驚。從洋洋之江海兮。蹈疑澌之始冰。還徵入於中流兮。舟楫而。兮。兮。執汝操之弭貞。神安余以。兮。兮。昭明而光大兮。曾不越夫一語。無曉曉以爲大兮。無。以爲頗。無矯矯以爲直兮。無營營以爲阿。詭而弗卑兮。正而弗亢。無易合而難知兮。有難近而可尙。剛毅聖之所取兮。柔。彼務私而苟悅兮。知其中之匪仁。道乃貴乎有名兮。所。處。衆忌而莫辭兮。同羣狷之攸。懷斯言之不能忘兮。吾意之未堅。始故而不怠兮。茲少。逢悠楊蛾眉之姣好兮。衆女怨其殊特。繫孤鳳於雞鶩兮。與之競食。屈媵麗於文辭兮。黨人譖而放黜。賈正言而。兮。椎魯惡而遠斥。頤蹈道而則聖兮。邪交謗爲鬼蜮。立言而輔經兮。儉鄙訾其悖德。自古昔而有然兮。矧菲薄之極愚。彼設而坎穽兮。懵不顧而徑趨。鳶帖翼而下搏兮。孤雛以爲。狼妥尾而伏伺兮。憤衝突以爲侶。禍恆隱於不測兮。謗恆發於不疑。悼不智而受侮兮。何彼人之足尤。覽先哲之好脩兮。微而不揚。方進嚮。而其所爲相兮。趙堯果代乎周昌。語終而降拜兮。美郭奉之善誘。縱賢於同類兮。夫豈足爲師友以倒屣而見粲兮。弘知枯之將貴。脩虛挹於周英兮。曰非。敢。抱朗明之精誠兮。又重之以無。在此曹無損兮。其見如先後之胥接兮。固代謝之恆理。擠俊而訕哲兮。而何耻。繫人厥有之命兮。豈毀譽之能移。諒勞心而何益兮。哀德。

□□□□□於人兮。毀與皆可師譽。□□□□兮。毀□□□□昔忠人謂何兮。明憯戚於細故。神
□□□不於□兮。□□乎九土。前三秋而無始兮。後百世而無終。□□□起□□何異。蜉蝣與螻蟻。
馴麒麟以駕輓兮。繫□□□□□兮。鼓元氣而凌鴻濛。吾將視天□□□閔兮。□□□□□
責□於外物兮。□期企乎。原多缺誤

靜學齋賦

惟昊穹之玄默兮。備恆道以示。日月煥其錯行兮。紛布□□□展肆一呼而一吸兮。爲發育與擊斂。羣物
從而榮悴兮。□陰陽其舒慘。大莫踰於巖瀆兮。小莫至於昆蟲。顯何遇而弗□□兮。隱何感之弗通。且深
廣兮。夫何術而能□□極靜靜乃動之根兮。□□五氣上臬行而妄動兮。庶類之營。庶類之營化。□□
□□□□其無成。矧同人一心兮。應外觸乎糾紛。匪澄明而靜一。乃如絲而如棼。□者聖師之無憲。猶
日□□□□潤指昊天以示人兮。欲無言而默運。猶賜之善辨兮。謂辨予謂未知。顏氏如愚兮。亟楊
言其庶幾。嘉木訥之近仁兮。佞之爲□□□□而潛思兮。弘猷之在茲。維周氏後作兮。興紹千載之遺統。
揭道奧爲圖書兮。曰主靜以制動。何明者之通達兮。瞽者從而遠之。道昭昭其孔彰兮。昧者棄而材之。得
失兮。恐利口之深詭。雖榮盛而□□切兮。何異□□螻蟻。余少志乎行道兮。獨慕乎前脩。有虞信莫京兮。
餘可以以爲速。標禮樂以爲楫兮。施仁義以爲舟。濟漫□□之洪波兮。冥斯民於樂丘。忽有悔其不然兮。
知余台之未至。欲以靜而爲學兮。庶來者之可冀。且潛心於冲漠兮。夕重之以乾乾。攝衆衆而靡形兮。中
扁湛其若淵。交至而弗勞兮。如水極而鏡受。未至吾弗迎兮。既往吾弗咎。懷明德之在己兮。耻流俗之狂

其同致。昔洙泗之啓聖兮。異才森其並出。大或優於造邦兮。小猶易夫千室。使僅得其一二兮。真足極斯世之遺失。嗟呼不及古之人兮。又無友孰自律。受形氣於大化兮。知終盡之有期。生有益之爲美兮。何壽天之足議。松柏薪於空山兮。與朝菌又何異。生有樂而可耻兮。死有厄而足貴。吾曠觀乎宇宙兮。等萬古於一漚。揆庶彙之消長兮。審二氣之所由。山有圯而爲谷兮。川有壅而爲丘。化昭明於腐兮。鑠覆載而不少留。彼天地山川且有漸滅兮。矧天人復誰。重日佩美兮。襲芳宛可慕兮。顧忘竭逝去兮。何爲生不永兮。使人悲。庸多壽兮。哲夭般。般。般。誰究誰考。遊太初兮。返其真。愚風霆兮。挾星辰。帝視下兮。察其仁。異才降矣。後復振。原多缺誤。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軒構。懋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蒼雪洒乎涼颺。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暖律乍起。和氣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鷓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籜。丹鳳來儀。香馥纍纍而貝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毗佳麗以褻雄。據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崗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勻。至若色侵書帙。涼溢芳樽。日穿漏以噴金。水環迴而嗽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裯。或彈碁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鼎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玄冥降兮群陰驍。履霜兮冰將至。擁枯拉朽兮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旣不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

甕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閑。彼將聽晨雞而拜楓陛。此獨咀明霞而扃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烟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清清歲兮寒之心。溫溫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慨兮。古傷今。古人汨汨兮。誰爭子所。蔬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糝糠。松花飯兮。荷葉衣。曠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及諸孫燧。燿。燿。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美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杓之爲用。惟絲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于世。而不爽於宜。燿爲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闢。允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焉。不爲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違父師之志乎。祝辭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旣義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爲器。絲用以理。解類析紛。莫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旣要而詳。天下庶事。紘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

之則艱。無爲則弛。有爲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爲。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微弗涵。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旣立。由身而家。自家而推。有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恭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生民所資。菽粟爲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爲用。與菽粟同。此落二句。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桑槐。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于火。酒體性牢。或可暫違。一日匪燧。民實阻飢。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共彝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爲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爲本。篤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于爲。政飭于家。洽比閭里。暨躋于位。惠澤彌溥。率履弗越。斯謂允資。貴成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爲禮始。曷始于茲。備服致美。玄端而袒。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爽于儀。致飾于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胄。有伉其門。曷以永家。在爾後昆。爚爲爾名。光明是勉。明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爲明。匪字之美。尙躬于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爲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恆人之身。望爲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吾豈敢。斯爲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盍識其端。人怠以嬉。獨奮于學。學功旣進。乃亦有獲。衆怯於善。獨勇于爲。善集于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畏其難。勿移于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熙于光明。斯爲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意。爾名爲燿。燿爲輝光。曷以字之。允充孔臧。惟天之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照宣。天胡致斯。陽

體充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弼乎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陽。視于其身。威儀甚都。發爲辭令。爲世大謨。豈欲其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充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是效。舉足則思。前武是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周萬彙。吾獨何爲。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心。使及于誠。涵蓄既深。遵養既美。光耀旁燭。孰之能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聞師古人。不訕則疑。慎勿類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釋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冢。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爲賦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字養承事於安泰之時。而有不獲者。命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其所能爲而已矣。其如天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辭曰。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躋且阻。鯨鱉據川兮。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君兮。我心勞苦。楓櫛葉暗兮。霧杳冥。毒氣漲天兮。蟻狄又鳴。蠻之人兮。鳥獸嚙嚙。被髮兮。裸行。血爲飲兮。齒頰頰。君之處兮。誰爲朋。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華屋。俊彥兮。汝從。倡汝和兮。往余復。愉樂兮。恬康。尊盛兮。朗融。曷不歸兮。蠻夷之中。彼豈汝悅兮。此寧不子容。我思君兮。意安窮。翁翁兮。俟俟。汝閭兮。汝里。食有黍稻。飲有醴。有豚兮。有豸。繳有鶉兮。罟有鯉。有子爲養兮。羞服溫旨。望不還兮。悲莫止。崇堂兮。邃室。陳壘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爲兮。去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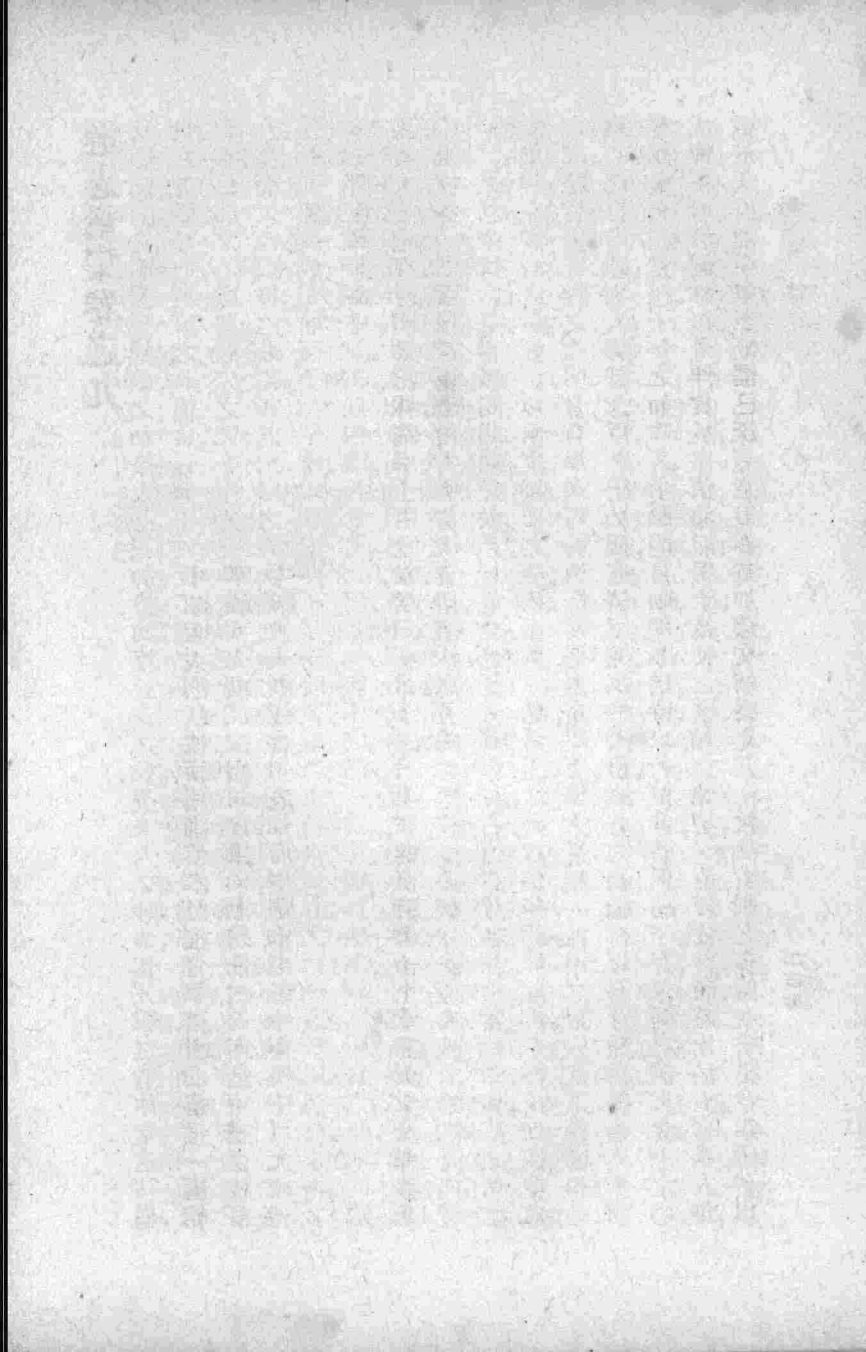
我之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逃獨處兮。蠻荒。謂誰兮。使然。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章。貴我兮。賤我。疇能違兮。天常。既知命兮。何悲。聖不遇兮。矢言。居夷。秉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由余兮。季札。夷之產兮。睿哲。諒何所之。無士兮。道焉。往而不合。菅蒯可以爲服。草木實可以爲糧。舍故鄉。可無思兮。皇之恩。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闢此殊方。操吾節。以來臨兮。縱遲暮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纏爲婺女之墟。於墳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王金許。真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偉論雄辭。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寶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溪之兩公。或以誠篤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剛方。聞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爲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失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觀王國之光。經授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楊馬三蘇之才。况賢王尙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尙念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群彥。鮮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慎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酌先酒。蓋思麩蘖之初。秉未必祀神農。尙推粒食之始。况夫人之眇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祭。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爲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于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胤。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疎。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孟飯盃羹。曷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棲來格之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群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耐食之祭。明同祖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歡。鳩財僦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單厥衷。無或乖違。以忝吾祖。



遜志齋集卷之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表箋啓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漆几玉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遇。豈一己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閱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高皇帝之知。參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切覩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海岳恭遇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爲心。能自得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推養老之心。旣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欲使之富。頒之第宅。又遣以安。旨酒時出於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髹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章。錫佳名以

怡老。朝署誇其榮幸。縉紳嘆此遭逢。惟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且美。愧茲老朽。乃得荷乎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噫。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畫之優禮。永誓教子孫。以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祇奉恩言。特頒名劑。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爲無窮之盛事。臣以鴛下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踈。又乏匡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真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趨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己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毫。甘酪醇醪。感覲調於匕筯。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之薦加。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變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效。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願臣職

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祿。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永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上蜀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獎。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員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惓惓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之隆。思報無所。欲重瞻覩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修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于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尙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望道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彝倫攸斂。而訪諸人者。武王也。受人之徵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

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卽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郭千戶至。傳奉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觀盛禮。爲慚負耳。林昇久處山林。祇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思。緣臣起行。書室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錄臣舊日所注。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攜。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冊。自太祖至哲宗。尙未完。不敢上塵睿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畢。得遣昇仍至漢中。教飭愈輩。守視書室。實望外之恩。愈等蒙製名字。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此。但臣祖字曰景暘。易景字爲師字。似爲盡美。恭候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蓋聖哲之門難爲言。非虛語也。臣受恩深隆。奉違益遠。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箋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卽世。恭蒙容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閱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校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絕。茲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耆耄之罕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則有珍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臯比之賜。非惟

免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修。而克臻此。茲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並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恆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睿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己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衆。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夙夜以思。且慚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皸臂痛。髮落饑羸。遙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尙幸仁恩垂察。曲賜涵容。俾服藥有效。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胸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爰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卽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良顯。至宣德。且慙且感。謂有瞻觀之期。不意鼠輩竄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收去歲秋糧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次日卽行。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沔縣。是日。聞略陽縣被焚。略陽去沔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上貽睿情軫念。欲止於沔。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安。卽當趨走。以謝深恩。顧臣受知最厚。寵待優異。苟使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固護之至。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尙不度量。招釁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良顯蒙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三十年正

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猥。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之耳。日夜循省。懼不能報。茲者瀕行。敬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題。爲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遭世患。臣逢睿哲。固當過之。卻疑之。詩就乞並書于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副夙昔期望之隆。尙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遣急足黨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命。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炫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詩一首。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屏營感忤之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獎之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教。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又出於秉燭而成。古人所謂晝有爲。宵有得。言有教。動有法。瞬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褒嘉。沒且不朽。況依日月之末光。未必邪敢干正。祇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護。而魍魎之從。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闢之。而後廓如也。夫子之云。顏平原王文憲李鄴侯之喻。

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候見以謝。先奉啓陳聞。于正句疑誤。

又

臣昨宿鹽亭。乙夜急足二人至。遞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喻。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踈直爲文。亦多激切。少溫婉之韻。於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每每懶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絕不能佳。然狂奴故態。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怪。謝公承燕問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北平都司幕僚。舊與相識。恐是斯人。昨所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介甫所謂失之此而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時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顛之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爲佳。但其論詩。卻未敢謂然也。不知睿意。以爲何如。遠遠漸久。略述鄙陋。不覺觀縷。伏乞赦其愚瞽。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欲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己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羣士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踈野。言辭躑迂。不顧衆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

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全。雲漢昭回。屢加褒獎。許闔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爲今之共羨。私自循省。何以能任。常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柏之操。不爲歲寒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初八日。

啓

日昨郎百戶至。傳奉教旨。寫喬嶽詩及字說。敬已寫訖。初不知芝蘭公之非嫡。故以嫡言。今改爲謝庭之特。朱子詩傳曰。特傑出之稱。似爲穩協。字說前作。頗未如意。今更定一篇。乞賜刪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再寫兼善二字。關涉甚大。故妄發明此義。張子西銘意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愚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本咸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害也。公智攜得舊拙文藁兩冊。有舊讀子書雜書議論數十首。頗有毫髮之見。他日當俾錄進。回視少時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歆慕聖賢。今四十餘矣。尙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冰月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徹睿覽否。安老芝蘭室記。甚異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刹。羣縉有詩。足爲外教增重。贈蘭空詩。匆匆未能扳和。南洲玄極。及張廷璧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良顯公智而東。無任感德念遠。激切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又

臣昨行至黃壩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真凝清三君子。皆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咸毓英才之多。而松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溫泉之作。皆佳麗有奇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爲喜。況睿情篤於親親。尙重文雅。爲之喜幸。又當如何哉。比來唱酬。必有親製。官商相宣。金玉並奏。眞盛事也。近作祭鄉先生文。及爲公智作定親書。共二首。錄進乞賜改正。臣無任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箋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恥過情之譽。撫心感作。省已競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國之要。以詩書爲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諸水湧而山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江漢之滂流。霑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袞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旃幪之賜。友朋攜酒。賀子美草堂之尙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孰匪陶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恩之大者。非踈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於涓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啓

伏自違遠旒宸。已踰十旬。自暑而涼。秋序將半。雖省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德慕義。神馳於輿井之

城夢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須忘也。毛馬二使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巡。戎夷喜悅。神人交贊。福祉來同。深慰瞻仰。謝公墨竹暨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有教作序及詩。謹綴緝二首。欲俟刪正。未敢上卷。皆書在別紙。以進。良顯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之輝光。爲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感激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攜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校。今附六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恭安靜。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即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略有可觀。當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問習樂之由。莫不共感睿恩。作成文教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祇嶽。伯奔走先後。祓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王體不免與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快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睿德。凡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深重。異於恒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己。喜天下之有賢

王所以爲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忖度。遭逢聖世。身安食飽。無由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爲太平賤士。歌詠頌美。以與草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比者。伏聞奉詔巡邊。歷覽江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學之淵微。念皇圖之廣大。夏諺所謂遊豫爲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輿駕跋涉。王體不能無勞。然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敬承教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如凜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於三才庶彙之原。無不究。六經羣子之說。無不讀。禮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閭巷隴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足以周萬物矣。服纖麗。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珍美。則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寗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苦閻不蔽之家。享康寧。怡愉之福祉。則虞或有疾疢。無告之民。糜粟以賑其饑。施藥以安其軀。省輿作以養其力。給棺槨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無不周。而臣受照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由親逮疎。藩飾之光華。服食之溫飽。何莫非睿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傳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將然之謗。弭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弱子良師之樂育。英才而爲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

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繆敬。非所以事君。而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縱存惓惓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末光。烏鵲雖宗威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汨沒巽夷。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遐想。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蓋欲其君言行政事。咸盡盛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臣愚不肖。尙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已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

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閱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祖。而族人各以其祖耐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恆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

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闇小子。見諂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願狺狺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口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揚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揚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己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

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況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況以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羣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問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其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己。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

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爲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肯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爲善。期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爲可樂。始有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以獻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爲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輿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爲宜然耳。其心弗以爲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禮。拔之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

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近世風俗。則不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怨乎上。是以下有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某於其間。獨幸而有遇焉。其眇爾之小子。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年之前。旅遊京師。爲齒甚少。爲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爲奇士。及從公來此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轉告于人。以爲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爲言於乎。執事與太史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某豈其人哉。無可稱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爲懷然懼。而怛然不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爲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柏。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尙多有之。益可爲斯道喜。而其人之知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修蘇先生待某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二首

師友遐棄。忽踰六年。緒言閱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無復曩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搏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賦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巖林君寄至手書。發封。仲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乖闊之情。綢繆恇厚。宛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公後。爲時宗儒。光華所燭。譬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覩。而鄙昧之蹤。藏伏奧密。鮮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書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門下。謬爲當世所推。然揣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好議古今。稱說政教。不自愧恥。及涉世日久。年齒日長。大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鍼砭政治。去所甚病。求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見有成。兼自去冬以來。得疴疾。彌年不愈。寒暑稍間。憑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眩暈。輒復棄去。讀周易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爲枝辭十餘卷。發聖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絕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幸爲明時寬假。得安一廬於畎畝。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爲生民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戈執戟。捍封疆。清微塞宣爪牙之用。苟徒頽然而居。充然而食。豈非天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閱其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字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存孺焉。敢以爲己任乎。若曰不敢自怠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名塞海內。而斂其教於一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由趨走一見。以盡所

欲言高文。知己摹傳行世。先子事行。因得附末簡以傳。甚幸甚幸。蒙索陋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寫。託朋友寫數篇去。殊不足觀。病中作詩數首。久欲奉寄。今亦不暇書。近時鄉里。略有數人相從。其中極有可喜者。乃知此事在人。不曾泯滅。但無人振起之。故雖有高識英才。不免湮沒耳。括蒼山水清絕。士子亦有可語者乎。病中不能見林君。同遊之約。未獲承命。有便時。惠書問。不宣。

溪上從游。樂甚。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之。意未嘗不在僊華山水間也。天下山川。可翫者多。而可喜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缺者少。人之所遇於事者多。遊乎物外者少。□□□□聚而兼有之者。其溪上之遊乎。某獨將爲□非□也。耶。前後浦江。欲奉書爲別。適事累心。不果。道出剡中。行崇山絕壑。間煙姿霧氣。環擁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知靈運泰□□□者。良有所爲。恨不得與執事同。知其時。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盈心。翹首縱目。雖暫爲披豁。而竟不能攬擷奇勝。與所遊者。相頡頏於編翰間。以此愧古人耳。然事物恆理得之於心。不必形諸言。可以言傳者。乃其粗者。非其至精也。彼傑特妙麗。口已得之於胸中。不勝邪。執事其謂之□乖離久。思奉談笑。而不可得。文辭尤異於講切者。近借到程氏遺書。覽師弟子問答。慨然興歎。不得生于其時。與聞其盛。然固有□□徵不□□猶興者。況相去未甚遠。其說大章爲世文。□□□□諄諄導之以路。豈能終無所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顧自力如何耳。然當程子時。賢者比肩出。風俗雖未迨古。亦至淳美。其言猶以爲憂。況于今。相絕萬萬哉。爲士者。幸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俗非無位者所能致。鼓斯世之人。慕學之道。非吾儒職之而誰乎。婺之俗。猶有可化。識義理者。頗不少。執事爲之。固宜也。鄉邦習變。非菲薄所能卒改。居閑少

出入慎言語。自治已外。庸暇及人。往時嘗與執事言。趙氏兄弟。資稟粹可語。信然。近再見。思幸教之。人才難得如此。比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某嘗謂太史公此心。可爲百世師。真非誣也。天向寒。懷人益深。遣童子行。略陳所當語者。若心至意。非言可旣。執事必能察之。原多缺誤。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揚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

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誑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誑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於朝。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譏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自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尙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自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而渾然之氣。然推瞻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

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上范先生

天之於人生之也難。則屬望之也必遠。望之也遠。則待遇之也必詳。衆人盈天下。而一國一鄉。或得一善士。學者不絕。而百年間。世或得一大賢。修周公孔子之道。以起人崇之者。恆有之。而聖人數千載不復見。天之生斯人也。缺於斯人也。藝黍而資其食。樹麻而資其衣。有不得焉。則缺吾樹藝之力。天與斯人以莫少。□望之治。□使不失所。上欲其無薄蝕乖紊之憂。下欲其無崩損潰圯之災。其望之深遠也如此。斯人也不足以任斯任也。則已知其真足以爲聖賢君子。其自視其身。宜若之何哉。以家之不□不□其子無以養爲患者衆人也。缺先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身使之明。後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言以之乎道。四海九州之內。欲各不違其生。而復其性。斯吾之所當爲。而亦天之任我之意也。故古之聖賢君子。不敢斯須自逸其身。而惟不負天之意。天以數千百載之久。而生斯人。斯人不思爲之立數千百載纏繫緝寧之法。而惟苟且因循之計。其得罪於天也甚矣。天其能貸之耶。此缺天命信乎不可不畏也。自孔子歿。百餘年而得孟子。又千四百年而得周子。程子。二子之後。又復百年而得朱子。此數聖賢於天之所屬任者。可謂無所負矣。夫聖人今之有無不可知。安知世無大賢君子。其自視天之生之之不易。其爲天下者。宜亦不敢緩。

也。天下之當爲者。未可遽盡。而遂萬物。位天地。非無位者所能爲。則明道而傳諸人。以淑後世。大賢君子之職也。道之不明。莫甚於今。談性命。則或入乎玄密。而不能措之行事。攻文辭。則或離乎實德。而滯於記問。扣之以輔世治民之術。則冥昧而莫知所爲。缺幾何而不禍天下乎。道之大端。修己治人二者而已。率乎性命之理。所以修己。而爲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修己之餘也。古以有此二者也。故生民之類。賴以無滅。而至於今。苟或去此而不爲。則人理糜爛久矣。今天下亶亶然。皆將以道德爲虛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則聖人復出。將何施乎。聖人所謂道。非若異端邪說。足以誑惑斯世。其□爲□□其□爲三綱二紀。其體爲仁義。其用以爲治天下法。行則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豈徒播口舌悅耳目而已哉。缺不幸而至於斯。固賢人君子之所當深畏而熟思者也。執事其少垂意乎。執事身爲布衣。而州里以爲師。爲人師。而容貌謙慎而不居。智足以知天命。而不過乎幽遠。文辭可以述己志。而不缺之以窺盛德之所然。當世之稱賢人君子者。必歸□無望乎。由今而求之。賢者君子。于世未可知也。越數世求之。□□□焉。□未可知也。孔子不以有顏子而不行道。□子不以有□□而不著書。各盡其職。思無負於天而已。執事烏可不爲後世慮。取□之道。托之書。緒言遺教。可以範世。缺向者履執事之庭而問焉。嗣是道者。未知其誰也。豈世無賢者乎。抑有之而未知之耶。謂無人而不傳者。與有之而不知。皆非執事所忍居也。某潛溪先生之門人。不敢復言他師。然聞古人之取善也博。而自期也大。取善博。故於人無所不□。自期大。故於道不以爲至。某不敢自擬於賢人君子。而亦豈同於衆人。自七歲而至於茲。十有八年。入乎心而著乎思者。昭乎其非衆人之事也。嘗竊自喜。天之生者。或有意乎不肖□□。而予甚有憂。惟

恐不能副天之所期望也。故夙夜以思。謀必至□而爲數百年計者甚悉。如是而後可爲治。如是而後可以育才。如是而後可以不負乎天。而不墜其所傳□□某不自度其愚。而私有意焉。而非執事不敢以斯言告也。夫以某之愚。而猶□乎天。況執事世之所稱。自以爲賢人君子者。天其必不易然也。而可忽耶。惟執事思天生才之不易。閱道術之晦。而求明之。不負乎天之所望。使小子獲有聞焉。則於天意得矣。此職也。亦道當然也。豈獨某之幸耶。原多缺誤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謂某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爲惠甚大。竊自喜慶。不能自休。何者。師友之道頽壞。今世無復見。匡教訓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爲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義相習。競競然恐招人。之踈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陳說。名爲友。而於身無纖毫裨益者。甚衆。穢惡不知其非。相視相諛。俱至於無聞而後已。此某之所深懼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卑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某烏能至此哉。實執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某倘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天下之事。雖衡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罰加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謗。以其道固有之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充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

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睚眦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奇略。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修明政教。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於王道。某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擢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爲。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爲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參大政。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懲弊之時。獨負生民之望。不顧世之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枉。失於閑邪。身旣死而羣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橫。雖非人力之所能爲。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之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某故謂希文君實。有君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武夫所能及。比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兵革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家哭巷悲。如喪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乎。二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求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徵諸簡冊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忽遠也。某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為然。不敢遽以為然也。必詳察焉。前人以為否。未敢遂否之也。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

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莫大於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實學不本於致知，而成功小。其殆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醮之，某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輒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輒哀。既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痛且懼，倚廬之中，忍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卽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略，而請銘于太史公。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說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予，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人之善，諸孤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爲鄉郡而有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奧，某至愚雖不足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徵諸身則端

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己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陰督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旣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蓋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謹錄以上。近所爲文。迫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詣左右。先公碑太史公尙欲刪正。未及如命。

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而辱之與坐。且與之言。所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私竊慚怍不已。及返里舍。追惟情義之厚。怛然不寧。躍然恨不獲久侍言笑。率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達。則恐意之不誠。旣而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錄以進。妄意執事且笑而斥之矣。林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辭氣深篤。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感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迫。欲移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疾病之軀。莫能自致。思所以報盛意。而環顧乎家。無一可者。徐而自計。執事此行。將以職事見賢王於藩邸。凡古聖賢之格言弘訓。可以裨補遺闕者。豈非忠臣所當采摭。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書篋中。檢得武王戒書一編。因略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盡之心。溢於顏面。清閑之燕。或可以之陳說。以贊德聲之萬一。此固素所積蓄。而亦鄙陋者之私望也。他日功成身退。

安車東歸。孝孺當率子弟迎於河梁之上。以道間關。具謝不敏。蓋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護。

與葉夷仲先生

某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年十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後四年。先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已私識之。又四年。來金華。執事自睢寧回。始獲拜于翰林太史公館下。執事溫溫乎其容。甚與其進也。屬屬乎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爲書告先人曰。他日顯吾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言而卒。此書尙在。某每展卷一視。輒涕泣不自勝。以爲先人不可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床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恆古人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爲善守法。以陷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於來世。此某之所大痛深懼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遑遑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豺豕。在後而相追。聞人疾呼暴走。卽震魄駭膽。周章四顧。見持捉當道者。輒驚懼汗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叫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奈何矣。雖絕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而昭雪之。其功名卒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禫未終。趨五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訾笑。以爲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

爲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之所宜者。此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被袞秉圭。習堯禹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是豈足爲學哉。某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者。其在天乎。其在人乎。竭□□□□□□□□□□固。有能勝天者。亦有能勝人者。爵祿俗之所稱。□□□□人。彼庸人者。每以得失爲喜戚。而豪傑之士。□而著於來世。匪爵祿而貴者。此真貴也。周之顏閔。漢之郭黃。知所依歸。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聲光爛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使得希此。當復不恨。況事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也。此數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某闇劣菲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原缺

與潘擇可先生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于執事。執事蓋有意於開之。贈以文辭。擬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旣而執事以官滿去。某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維。無由相邇。近者至郡城。去執事爲未遠。謂足以償私願矣。又迫於誣搆。無須臾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無惑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卽棄絕。且因士友賜之書。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閱

閱。加於疇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恆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爲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容乎。苟默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不宣。

答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瘡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懶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闊。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騰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撫拾齋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旣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慙駭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壁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偃

俚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懵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卻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盡。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修二首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燁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

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常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示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之學官。俾人人有所攷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修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冀行道耳。今卽得位。亦未易行。況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粗有侍奉之驢。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悒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逋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噪于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況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

而幸其得也。

寄士修修德

過邑中爲別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至此。以疾未能出。周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淵傾背。不知曾有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心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於茲。其命也夫。每與廷壁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第事繫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揮汗奉狀。伏冀鑒亮。

答陳元采 卽王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慙憤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修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由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于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禁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悱憤。

奮激如暗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尙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由乎學者也。僕雖疲。驚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妄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葉廷振之亡。衰經中不能往吊。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哀也。望爲慰其尊祖。諸文爲廷振而作者。楚語爲佳。公輔銘雖傷率易。然不害爲好也。但銘前不敘其鄉里。及其父祖名行。復不書其卒葬日月爲失。首言刻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終爲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漶漫。不知其爲何時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未成。中斷獨障狂瀾等語。亦未醇。宜稍爲更定。恃與相知。故一言之。然亦不須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易及之。鑿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蓄深遠。乃本於踈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以足下相愛。不覺多言。

別久得書。聞已應僊居之辟。爲邑人師。士子向服。從游多君子。寄來文章。又皆敷贍紆餘。有作者風。過前時所見。遠甚。慰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書偃自卑下。每發求教之謙。

言內視愧恐。誠不足當。況僕近年爲疾。疾所迫。懼一旦溘死。終無所聞。愈思刊落華藻。以求身心之實。病向時悅人取譽之具。朋友交相獎引。以爲可喜者。非惟不暇爲。亦不復爲矣。衆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督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誠有志乎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可至。吾徒雖巧爲說辭。亦不足希其毫末。棄彼不師。而惟吾徒之求。不亦異乎。吾兄所稱陳憲直。僕已知其爲人。其所求儻齋之文。聞之久矣。僕誠無愛乎吾言。懼其無益於憲直。故媿而不敢出耳。幸吾兄明告之。如憲直必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擾擾乎於僕之間也。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異乎。是僕私自試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端居而思之。念慮之興。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多出於利與私者。亦不少。則不逮僕者。可知也。去僕愈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治。而欲爲學。是猶縱盜於家。而欲府藏之盈。烏可得乎。堯舜人心道心之訓。孔子之克己。孟子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所以爲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以其本心汨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是而。不思邪。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旣病而醫。何益。始甚怒之。旣而思其言。蓋以醫爲諷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醫者。復幾人。醫而肯以情告人者。復有幾哉。僕非能醫者。蓋病而後知醫者也。吾兄非病者。蓋治人之病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成書。又無人繕寫。不果奉上。從吾遊者。造圖築城之役。皆散去。兀然獨居。無可屬筆者。自作報書。

與王修德八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恆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尙未盡通解。況著之於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悶。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篋。彼之有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獎。若真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爲君。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未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直矣。而反覆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同浴。而譏裸裎。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

必追較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況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樂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聞令兄貴德入京。不敢奉紀善先生書。家書中幸爲道意。家叔在彼。比有報。令一子弟來侍。僕欲親作一行。家貧歲歉。未能卽動。令先附一書。煩貴德兄送達。以慰望者之心。幸以鄉里之義。得使必到。是所願也。處此世。值此事變。每思古人。輒用慨然。士修疾比稍減否。此方嘗有試者。且易得不費。又藥性皆平和。服之當有效。所言綱目義例。尋未入手。尋得卽寄上。

與足下別後。三週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癘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江涇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修潔。微足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尙可多得。及行天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通。或苟冒無恥。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邊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夫庸人。而恆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

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絕摧踏之耶。抑天賦之者。清明高朗。人世隘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所賤。今之壽者。非後人之所謂夭乎。焉知賤於今日者。不貴於後。夭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亟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奇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己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辭爲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真也。況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願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卽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于無窮。續周統于旣絕。次不能抉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奧。以詔來世。下之不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我教。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修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之道。光被于人。則僕且將依附未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敘。又多淆僞。欲爲定次之多。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爲益之道也。不宣。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閭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況耆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旣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旣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士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斬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自爲淺事。以道言之。

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寢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略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前者道邑中。邂逅得侍坐。殊出意外。第以僕輩欲歸。不欲違其請。別後卽行。弗及造宅。請見爲恨耳。孟清

來聞尙留未到海上。頗慰渴思。此公徵文。致吾兄及文遇之意甚切。辭之不可。信筆作一敍答其意。幸視而正之。邑志曾修得事略九篇。惟鹽算魚課。未知其數。兵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倘耳目所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篤行。貞節。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公家瓦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澁。踈略不足。考其本末。雲壑事。問兩者宿索之。同姓菊田有詩名。不知有子姓事實否。他若山南。樗園。愚可學。可兄弟。及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遺事。令人慨然。望一一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前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絕矣。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耶。故特奉告。不知重到邑時。尙未行否。張生想已去。欲作書奉令兄先生。如有便人。再煩致意。張君也。

別久承書。具審侍奉多暇。文候安適。豈勝慰浣。又得示悼觀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僕在衰絰中。屢遭期功之喪。入夏來。患癰下疾。近又爲痔所苦。欲一往奠哭。以瀉此懷。竟未能遂。祭文作已久。便中人忽索書。弗及錄去。當俟後便耳。韓柳文裝。視甚整潔。感荷禮記尙欲看。續當奉納。聞令兄先生常有書。不知近已遠燕否。歲月易過。學業不見次第。心甚愧之。有欲言者。無惜見教。昨臥草一書千餘言。粗發所懷。人行速。未能謹寫。先此奉復。一日前。戲成詩。欲寄。今就附上。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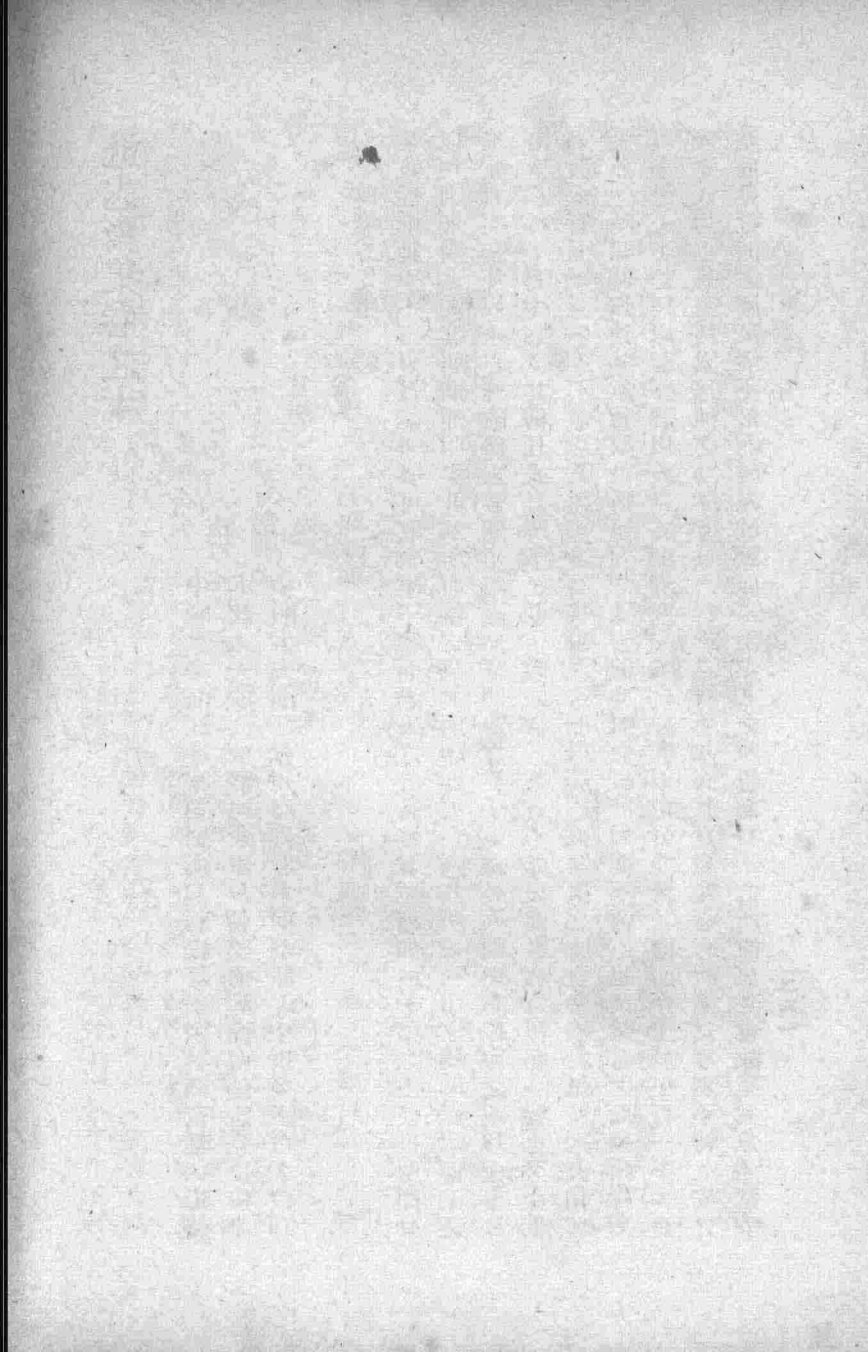
昨承寄示同宿詩。諷詠累日。宛如接對。甚慰懸渴。聞有柏燭之惠。政濟所乏。短晷可繼。餘光及我者多矣。先令兄進德。近爲草得一傳。頗自謂無愧辭。望界一紙寄下。當爲書去。嘉猷之尊君已葬。不及誌。今爲作一墓表。俾揭之墓上。亦可令界紙來。皆在千字左右。字少紙餘。卻無妨也。趙伯欽書。今附去。所得書云何。

亦可見示否。獻歲欲往。敝親家士友。如嘉猷輩。欲見者。不必屈臨。以書達所欲言。足矣。便中覩縷。勿罪。幸甚。賤疾不止。又無肩輿。無由執手爲別。此情怏怏。無時可忘。令兄先生之前。有小書一編。奉上。山人處士之言。可爲孟子敬王者設。慎無令人知此書出於僕也。切叩切叩。數千里之別。無可爲贈。深以爲愧。途中得暇。幸數附書。以慰懸望。

答上清張真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悚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考委社之所在。及冠遊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辭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特立。而與造化爲伍者。不能至也。固已髣髴執事之爲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啓持所畫便面。致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爲可語者。追惟夙昔之心。因不辭而爲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枉書。敘述疇昔辭意。闕眇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竊然如聆鸞鳳之音。爛然如覩慶雲之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興。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矣。況至于今。又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勝道邪。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矯厲。以反本真。如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今乃果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汗陋。厄於多病。聞道之日甚淺。無由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凝掃虛靜。以久視斯世。而僕年齒志力。尙有進者。他日或遂邂逅握手相目。各語所聞。以較異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何如。山中多高人隱者。

無由奉見。徒有傾向而已。



遜志齋集卷之十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書

●與采苓先生二首

某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采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違其所安。執事之爲賜雖大。而某之愧亦厚矣。辭拜以來。心殊欲然。未嘗斯須寧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某貧不能以前數者爲報。而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恆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爲禮。獨於言嘗求之古。而得於心。雖執事之所自知。然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習之陳言。似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不之道也。某試言之。而執事擇焉。可乎。盈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家。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今至於三百年。不少衰。此豈人力也哉。蓋積累培植之功深。遠缺之日隆。必有所基。而其衰變。亦必有所漸。爲家者。不恃久安之基。而畏近似之漸。漸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

而安其安者常危。以幸爲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執事之家。可謂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爲無憂。然爲之後者。可不思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爲善而善不可虛言。必見乎事。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由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修之。而後可法於世。夫使舉家之人。耳目□□□□戶聞家見。而孜孜如不及。非執事作之。而執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令弟。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爲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乎。不可也。今賓客遊於門墻者。多佞辭卑色。以媚悅爲事。鮮有致忠愛之言者。某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辱知與愛也。深不敢猥自疎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以所聞爲獻。其可聽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歷仲瞻三尊丈。馳仰之意。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皆乞道謝。道途雖遠。當圖會晤。伏冀以道自重。不宣。

尊使來臨。伏審家政修舉。尊候天相多福。爲慰某鄙劣無狀。向嘗獲廁下賓之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還家以來。道里修隔。人事多故。慶吊之意。闕然不舉。獲罪深矣。今乃不惟不責簡慢。復以祖母之歸。捐辱手書。兼以嘉惠。承命悚仄。不知所爲。道遠意殷。弗敢固辭。強顏祇受。愧踰於感也。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之內。英才異能者如雲。何施而不可。而書辭若忘其疎遠。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而取於蹄涔。何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中。在聖人猶然。宜乎執事之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天命爲可祈。而永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頽波橫流之際。不爲時俗變遷。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由。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羣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字衆則

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是以久而彌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違之。天非私執事也。人事修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恃天之不我違。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欲其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嘗斯須忘哉。使有餘者補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必怒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穀。視人之死而無歸者。有歛。貧而無費者。有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稍修復。使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閱理精多。斯皆常談。非甚高之論。然邇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訥齋先生

辱書惠。伏審義門嘗有不虞之災。繼沐殊常之澤。驚喜交至。若接晤言。而書辭懇惻。上昭國恩。次述先美。穆乎仁義之發舒。自非積諸中者。深且厚。何能至是乎。第斯文寡祐。吾太常丈遽厭人世。道路艱阻。乃今始知。疾疾沉綿。無由致哀於一慟。不勝悲慕耳。伏惟執事友敬之篤。叔車孝愛之誠。日月邁邁。追感何窮。然求之當世。令名全德。不渝終始。清文博學。可傳將來。如太常公者。絕不可得。此豈隨世泯滅者哉。念此粗自慰解。伏枕呻吟。作一文謹奉去。朔日奠。望令祝史對靈几前讀之。以泄殄瘁之哀。絮酒炙雞。恐不蠲潔。不復費上。公其或者。享此誠乎。來德堂敘事已甚文。況自記先祖遺事。必可傳示後嗣。孝孺縱續其後。復何所發明。苟以嘗登斯堂。宜有紀述。則必得前記觀之。乃可執筆耳。壯歲難恃。倏焉將老。真如來喻。反覆感歎。夜不復瞑。然道之通塞。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使天未欲墜斯文。則吾徒不有立於天下。將有見於

空言無所聞於當今。將有待於來世。使二者咸無所得。猶當飭身勵行。以善遺子孫。俾百歲之後。鄉稱善人。決不敢自汙於流俗。以墮先父師之訓言也。惟執事篤學力行。實鄙心所敬畏。願益以繼承。自任與諸昆季。協心致志。昌義門于百世。揚先德于天下。以稱聖朝崇獎之深旨。夫道行乎一家。猶行乎邦國也。何患乎無以自見於世哉。采荅先生稱慶。想已旋半。軒釋齋仲瞻及諸丈。皆康強。甚慰瞻企。疾作不能遍作書問起居。幸爲道區區之意。遠遠日久。願見之心。甚於饑渴。冬寒。惟萬倍自愛。

答鄭仲辯二首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蹈其所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舉措疏闊。事卒不成。以爲世俗笑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爲哉。執事於羣笑之時。獨若憫其用心。勸勉焉。見於言色。以相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圖旣不果。避禍畏事。不能昭雪明德。揚於殿陛。以揭其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而執事之所知也。爲別還家。事變橫生。東西奔播。自救不給。顯缺聞乎。不決其真妄。將欲信之。則有所不忍。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每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今春欲至浦陽。而家叔爲他人所陷。顛越厥家。祖母與焉。徬徨待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以祖母歸道。出錢塘。與浦陽相邇。欲附舟一往。而祖母之側。不可違去。自至家以來。意豈嘗斯須忘耶。受知受教。最爲深厚。而圖報之心。最爲無所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獎其所至。且以遠且久者爲屬覽之。愴然增愧。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乎。如太史公之所蓄積論述。巍乎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騰之天下之口。而

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爲世所卑賤者，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謂公俟後死者而後著，烏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不可以不傳，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而終伸其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天定而人爲之，必有在矣。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將在同門之士，而何慮其無傳乎？且僕昔嘗紀載言行矣，而紀載者末也。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修、種放之於邵堯夫，擴之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之所蘊，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史公之屬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雖然，天其或者未絕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究觀遺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終於己，自今以後，微有所立，相與過從，講切稱門下，以著其所由來，庶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乎？執事幸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取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閱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麩。安於廈屋者。無慕乎苦園。使有得於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

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而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尙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八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知足下之不可遇也。及違別而來。潛伏田里。衣冠而趨者。日接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間世人也。非斯世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夫世道之弊已甚。老者已死。少而壯者。不復知有經術。汨汨鶩利。胥誇世以爲能。聞有好學者。則嗤笑排

謗謂之迂惑。人家鮮有蓄書者。五經四書猶破闕不全。加之郡縣漁獵。朝伺暮窺。蓄牧樹藝之所入。先以賂吏。自享乃其餘耳。尙慮不得安息。以是愈無完書。僕雖有志事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也。視此滋怛然不悅。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書自磨濯。遇有逆意處。思有師友講說。而不可見。輒俯首以歎。循庭獨行。饑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有一時之樂否乎。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早失先人。而大母諸父兄弟固具在。日處乎其間。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恆有不樂。人將謂僕非人情矣。然僕之心。足下所熟知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隣里見其癖於學。多指目以爲迂。雖嫻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奇以爲可教。及先人出官于外。攜以自隨。愚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儕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于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舍嫠無所往。故至于足下之鄉。學于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尙。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己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確。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恆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恆人恆多智者。恆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羣笑之中。喜其可旣耶。古人之重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闕也。而悲。謂非人情。

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足下之爲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淳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願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辯正周禮。始成書。欲修邑先達事行。爲人物記。無相輔者。恐未易采錄。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動靜。遣人送書。聊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己。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答吾子一笑。故敢略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峯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崑嶷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雞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己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目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寔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

衍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奧。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尙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僕受質慙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聞者爲友乎。向嘗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軟談麗語。交權釋悶者。不爲少矣。然僕不喜

也。近幸天假之分。得與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傾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聞。懲甚不逮。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深用致疑。以爲吾兄豈鄙僕而不答哉。今乃修爾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固陋之心。故不遂止。古人之爲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爲文也。爲斯道之不明也。及孔子歿。諸子乃各著書。多者百餘篇。少者數十篇。雖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爲文哉。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摹效言語。爲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奧。未嘗學爲文也。缺誤游夏之學。爲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修辭立誠之旨。喻世之學爲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僕前書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於憂國愛君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夸富豔眩采色。窮精畢慮。而爲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之賦。上林羽獵。雖厲其辭。義會不足。望其毛髮。而作於□□實爲以招禍者。此昔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僕之所敢知也。文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以下。斯道不明。爲士者。以文爲業。能操筆書尺紙。鳴一時。輒自負。以爲聖人之學。止此。今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吾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爲道。可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

未爲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嘗之有。今文之所載，非諛死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氣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爲文。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爲文，而反招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紆，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爲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本耳。然不可以易爲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修於衆人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賢人也。辯士譏之，彼皆揖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而輔之者，盈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乎知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爲孔孟累也。直爲後世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不能以動人羣，羣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者，而語人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旣爲朋友而不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微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謗歸，名異而毀來乎。夫人性質稟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平生於百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甚篤，顧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之所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歟。與之詡笑往復者，爲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

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臧否。則以爲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凌壞。爲交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強顏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遇人有過。告之曰。子某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絕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汨沒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不知。詬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汗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兄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辯之不明。不措也。僕懼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尙盡其辭。以輔不逮。不宣。

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面與之交者。雖常有之。其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爲僕不合人。亦人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序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羣從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愛敬親密。少間蔽者。亦莫兄若也。僕始常歎世人學術。識見不同。僕見以爲黑。世人則以爲白。僕以爲是。世人則以爲非。僕之所喜。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未嘗與人語。吾兄聞僕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盡懇勸之。好託昆弟之歡。效古君子交友之義。務爲箴規。劇切而至於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異他人之所多。脫誤爲僭。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游也。必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懌而不自勝。一旦別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別來舟中十七日。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京。雖時有登

涉之娛。遊觀之適。吾兄意僕果樂之哉。僕言而有和也。論而有答也。疑而有所與講也。勞苦而相撫慰也。雖別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和。論而無誰與答。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慰。僕何能不思吾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非偶然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交者。以百計。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十輩而已。然離散而他之。無一人在目前者。雖不遂忘之。皆不若思吾兄之切。今者。髦士後生。若有相過。僕或避去不與談。或一揖別退。不與語。或唯唯奉承。不敢發辭。至於與劇談。竭論者。無有也。出文辭以示之者。無有也。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所吝。誠知無益。抑恐虛名爲衆所知。祇以致累。故不欲爲耳。聖人以無德而名爲至。道家以無名爲大。善將兵者。亦以無智名爲貴。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萬代。然卒以招謗議於當世。況其下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名。最不遇。唐之時。韓愈。柳宗元。最得時。名亦不大顯。或遂致債敗。宋之時。司馬公。歐陽子。二程。蘇子瞻。以及朱文公。皆負當世重名。然爲世人所忌妬。無得行其志者。至于近代。莫不皆然。由是而觀。名之足以累人也。尙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不取。亦安敢輕談論。暴文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丈夫之生。已有定命。非人所能爲。則盡夫在人者而已。吾之所得者。大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以傳萬世。能盡而充之。則豈不多哉。何暇與較錙銖分寸。以爲輕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兄相知者。可語。否則必爲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然恐過於愛僕。以僕不能闕重爲憂。故託書道意。非惟慰兄。亦以自慰也。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爲可常。以離違爲暫遇。故聚集雖數。亦不知其爲可樂。忽復別去。亦不以爲悲。孰知

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視數百里之隣壤。邈乎若有以間之。而弗可見。日月易邁。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吾兄。曷嘗斯須去心乎。第道路僻左。無從寄書。時或附人。又多不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爲禮甚簡。不知吾兄亦能見察否也。今天下所爲推禮義之族。爲人神所相者。無出吾兄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宇內。養老恤孤。如指所屬。以旌善優賢爲本。伏惟令伯諸老先生。盛德實行。享有遐壽。恩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獨於太史公傾沒。而予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興言。悲怛不能自己。夢寐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沒。其可以與天壤相敵者。尙不待文字而傳。而況世上錙銖之得喪乎。然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就吾兄。具寫類集各藏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會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兄天資淑明。所望者甚遠。比來進學。必愈絕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衆中。年最少。志趣爲最疏闊。每抵掌論議。訶貶今世人。今德不加懋。志日荒惰。事業略無有成。而虛名爲人所傳播。深用自愧。僕年三十矣。古人年齒似此。而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簡冊中。竊覩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末。得疴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內。不能辯人顏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狀。朽劣至此。尙何足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輩懶惰。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爲憂。汲清泉。淪麥餼。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至足之勢者。天下當日治安。吾輩獲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爲善人。固士之行。亦窮人自圖之拙計也。近亦有數人相從。執筆遣辭。如趙彥殊兄弟者。亦有可喜。僕知文章爲細事。求古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質美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

之否乎。久懷欲作書。徧問諸老先生長者。頗乏去人行。又憊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闌聞人行。強起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令叔仲辯丈。令兄叔車得子。□□□□令兄而下。想皆平安。叔美叔端及諸令姪。心益□□燼燿。二生娶婦未。養浩兄在深溪。必順適。王仲縉俞子嚴。頗聞人說見其文。蘇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不宣。

奉別以來。艱戚佚愉。閑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其爲兩年之久。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錢塘。遇令弟叔鄂。飲酒論舊。故甚歡。不覺至醉。醉後見案上紙筆。因有所書。頽然就寢。明旦叔鄂言之。相視大笑。不省爲何語也。今承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以書相酬答。而辯其故。豈以醉中語嘗及之耶。此固僕所以爲戲耳。足下與僕平居。忘其崖岸。甚至奈何以醉人戲語爲真。而不忘於言乎。使僕非醉非戲。果有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內。士君子願交於僕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一頃。輒忘其姓名。雖強記憶。終不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顏面與否。且不置喜愠於中。況其書問之疏數乎。如足下輩。一不相見。則必形於夢寢。又未足。則欲見其所書。求其書而不得。則有槩于心。不虞形於戲笑之言。此乃相親愛而然耳。言雖近乎怨。而其心果何如哉。足下於太史公門。最號爲相知。猶復至此。何惑乎世人之不我知也。然人不見知。固僕之所喜者。年來奔走事變。不得少休。自度與造物者無他。獨坐名字爲人所稱道。故爲所忌耳。去年夏。爲仇家誣辭所及。幸得脫。至冬。又爲相知者薦舉。蒙主上見憐。始得免。今年誣辭事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母歸。竊自揣念。僕家居寧海十六世。四百餘年。遠者不可知。近若曾祖暨先人三世。非其道不妄言。以視平地。如履機阱。審而後發。安而後爲。其於天豈有所負哉。僕雖戇愚。然其

行事。足下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世君子哉。天之相視。乃若是。天者果何爲。命者果何爲。士之處世。果何爲。而可使爲惡。乃合於天乎。性不能爲惡。縱欲合之。而不可合也。況天道固無此理耶。使爲善。爲天所福乎。僕前之所陳。非皆不善也。而竟至此。思其說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忘吾輩人。在古孔顏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太史公之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趨。自當爲此。不當爲彼。語曰。寧爲瓦全。無爲玉毀。此爲識者之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玉。而豈有不毀之瓦乎。夫玉我而吾瓦之。瓦亦未必全也。曷若玉吾玉之爲美耶。太史公之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操而同歸者。何限而公之所存。猶昭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化果厚公耶。薄公耶。後世乃定。今未可談也。然僕誠懲其事。近益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胸中浩浩然。亦有以自慰悅。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虛言游辭。頗自厭恥。欲求爲有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乎。村居荒僻。無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閱足下所藏書。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當論次。此二事。懸心腑間。牢甚。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足下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爲僕所望。不宣。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歧。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乖閱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燁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汙。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卽死。不死卽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痲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

終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恆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而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僂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舞弊。狼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懦。可弄。輒私相目。謂真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菜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嘆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款款。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憤憤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參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收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

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春間僊華還。嘗獲附書。繼後歸山中。杜門習靜。不與世接。不獲聞動靜。向仰之切。每形夢寐。暮寒。計惟闔宅尊稱均安。吾兄養德家庭。有以自樂。糧長之役。近稍優暇否。某年來多病。讀書之外。無所用心。藏書不多。不足開廣智識。然既不以他事累思。故頗得專志於經。漸覺見聖賢大意。亦頗有所論著。每復投筆自笑。古人傳述成書。而泯滅無傳者。衆矣。寧少我耶。既復自解。以爲吾之所學。本非爲名。聊以發吾所得耳。傳否不敢計也。平居未嘗廢。得在田里二十年。無他故擾之。則於諸經。皆可自究其旨。聊以爲己。有不與世俗口談而心無所得者。同愧也。吾兄以爲如何。離居日久。病身不能動。求如夙昔相聚講習之樂。寧可得耶。舊年喻及蘇公。欲爲太史公撰述文字。荷其厚意。有一書煩。並歷官紀一本。寄與之。恐其不詳。知乎其故也。煇兄聞得子。頗進學否。蘿山墳隴。幸時省視。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髫者。聞皆已加冠。多有室有子。吾曹雖欲常以少年自負。尙何可得。言之慨然。敝邑朋友。進德已之雲南。表兄盧希魯。中今年甲科。在翰林爲編修。雖升沉異趣。而此中可語者。便覺益稀。不知婺之學者。近復有何人。晚出亦有可喜者否。幸復示及。敝親陳仲夷。善醫而好學。聞戴原禮先生摹印得丹谿醫按。及格致餘論。意欲求之。煩兄轉索一本。如戴公遠。彥成處。恐有望宛轉求一本。寄與之。以副其意。陳云。此間人可遞書至昭仁許氏。故作此書。語無次切。冀恕之。不宣。

答劉養浩二首

在京師時專托戴七和之附書。並寄祭九靈君文。曾已達否。斯文不振。遂至於茲。鉅儒宿學。凋喪殆盡。茫然墜緒。將焉所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耶。論次文章。修明遺事。正門生弟子之責也。長山胡先生。待僕甚厚。僕當有所述。今則未可。墓銘嘗有人請于吳東閣濬仲。吳公事多。恐亦未能。卽作其文集。有一本在曹公處。嘗見京師士人。亦多聞其名。能多摹印出。使觀文字者。知有王氏之好事。亦甚佳也。太史公芝園集。託之叔端。不知何如。誠墜此書。責在我輩。須盡心爲之。王京普說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許見借。卒不肯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慎無使散軼。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性行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輒借觀。不勝其悲愴也。公名在天地。決難泯沒。所得於天者。過厚矣。又欲兼得於人。天何以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不獲見斯人。乃可憾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之。必有還理。每念舊事。輒慨歎。形於夢寐。送書人未來。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豈嘗一日不在我輩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圖其事。遠歸。又患寒疾。故未果。詳見於鄭君書。茲不能盡也。王氏近如何。昔年攜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慕之。以爲無愧鄭氏。幸勉之。勿怠。秋涼。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於吾道有光。會言有成約矣。尙冀面談。以盡不宣。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

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瘡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王仲縉五首

僕爲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扼愚守陋。泛然與世浮沉。非有超羣之才。絕世之識也。每質諸道德之奧。未嘗不悚然內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絕之。亦已幸矣。尙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滋甚。子嚴至。乃謂長山胡先生。屈已推獎。足下遂從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黃公尙在。且當屈已避之。況眇爾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爲不引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屈已以爲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以爲然。則過於聽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擬僕於司馬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善紀事。縱恣豪邁。統紀苞括。無常態也。後乎遷者五百年。作者以十百計。欲其文之庶幾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擬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以答也。然足下端慤直。

愿。決非妄諛人者。特過於聽而溺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於吾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之。而愛珠者仍持其說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己之珠太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之果類於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疑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月珠之說也。足下遂以遷實之。得夫類於愛珠者乎。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譽其美之爲愛。不若規其過之爲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聞諾諾則懼。諛諛則喜。今足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諾諾則有矣。而諛諛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因僕之所遺闕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馱驢。享大壁之爲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爲報。不敢徒然取而冥然已也。違離已久。思見顏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足下之見忘耶。忽奉教書。周誦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己者。非也。積疑於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今人比足下。而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足下之念僕者乎。有如足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足下欲得僕所著文以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靳也。然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爲文者乎。則當求之于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足以爲法矣。欲求其道乎。則凡足下終日之語。默起居。奉上馭下。道未始不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能參以孔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乎。雖僕之文。時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已。斯道譬之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常不

給而爲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竊古人之文。是乞水者之術也。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肆耶。足下之井已鑿矣。其源沸然而出矣。能日濬之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思之。何時得一聚首。將與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縉翰撰尊契家兄長侍史。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旣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澁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安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鼯狖之居。而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修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汨汨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

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嚴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柄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尙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某白別後終日汨汨深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願謔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爲師俟後世之知己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況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欲然日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願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

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卽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尙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羣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

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己者。不能化違己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況纖微昧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駮。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皆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己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

與邵真齋書九首

前者以賤疾。故承過家撫視。宿留兼旬。不忍舍去。此意厚甚。不可忘也。別後調理。一如嚴戒。而病根至今未除。寒熱之作。雖少減。而咳嗽還如曩時。尙義同遊之約。但恐羸弱之餘。難卽踐耳。不知從者。果能見臨否。恐負前約。特令村僕詣前。或有善藥。更惠數服。尤佳。然非所敢望也。匆猝不謹。惟冀恕察。不宣。某不能養生。自去冬感瘡。至今七十餘日。纏綿未止。仲夷景弘二公。雖嘗診視。然未能決其得失。前家兄

曾遣人詣宅已沐許諾。今特令山童奉迓。風日頗清美。望卽見臨。拳拳企仰之懷。尙容面談以盡。不宣。
舊臘承臨訪。匆遽別去。弗能如禮。慊恨無已。比以家兄希聲羸疾不減。嘗遣舍弟輩走邀。屢蒙許諾。延頸以俟。又復旬月而未果如約。何見棄之深耶。大抵家兄之疾。先生雖知其證。然千聞不若一見。望撥數日之冗。過家面論。服藥扶持。以副拳拳之懇。古之善醫。以濟物爲心者。雖道路暫遇之人。猶爲診治。況辱託交甚久。如區區兄弟者。而可拒而不赴乎。某適有痔瘡之苦。不能躬詣。專令人上請。幸翻然一來。以慰懸仰。輕瀆之罪。尙容面謝。不宣。

令郎德孚來承。以舍妹故。遠貽藥物。感荷厚意。曷日而忘。第病者羸弱虛損。雖爲得効。寒熱痰咳。略無少減。令子雖謂脈息無傷。然恐日久益難調理。鄙意欲煩從者過家診視。使得脫體。但天寒道遠。跋涉爲勞。諒仁者以濟物爲心。必能惠然一來。以副懸望也。切冀勿外。幸甚。閩風小像。至今未取得。後會當寄達。餘懷悉俟面晤。不宣。

夏間從者過家。獲接言論。近者弊親童伯禮丈令闔感恙。意欲邀足下診視。嘗令小僕阿順詣宅代致此懇。令郎答書。知在長亭王宅。今特遣輿夫詣前。望勿它辭。卽副其意。叔通先生數日間亦到此。可同行也。區區病餘少力。詳曲悉俟面談。不宣。

前者村僕還承書約。在月末相過。計日以俟。未遂一見。豈以雨故愆期邪。近希政弟老母患傷寒已五六日。深以爲憂。而賤體至今未平復。今舍弟帶通至鐵場。令其專達此書。至上請相陪同來。諒先生過愛之厚。必不忍棄我也。拳拳之情。尙容會晤以盡。不宣。

比者專入致書。偕令郎造請人回。聞從者已往長亭。悵快無已。舍妹緣其姑親來相迎。昨日已還童宅。臨行拳拳。以舊恙未減爲憂。望執事過邑中。特與表兄希魯同到其家。診視輕重。商議用藥。以慰懸結之情。幸甚。區區同產鍾愛。惟有此妹。憐其抱疾。恨不能以身代之。千萬深體此懷。勿拘滯於形跡。乃所願也。茲族弟往長亭。特致此懇。尙冀會言。以盡謝臆。不宣。

昨喻及手卷。已作醫原一篇。稱贊盛美。家叔更欲索詩數首書之。故未卽發上。如未有人至。當令陳用中秀才送還也。賤患痔疾。久而未愈。殊爲所苦。不知曾問得佳方否。里人嘗有服黃連解毒湯而愈者。便中乞合一二貼付至。實感厚惠。匆匆奉復。尙冀面晤。不宣。

久別之餘。昨於許君處。獲接言論。豈勝慰浣。第蒙枉顧邑邸。適以賤事弗值。爲悵快耳。恃愛有懇。祖母舊患頭風。夜來忽復舉發。項背間痛。艱於眠食。加以嘔吐。神思頗倦。舉家長少。不知所爲。計非先生不能治之。謹專人奉邀。萬冀以斯文雅。故撥置他事。卽賜一臨。以副懸懸之望。幸甚。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承教月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實到精舍聽高論也朋友日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丈昆季前幸爲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不宣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脩爲僕罪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非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迨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於是脩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于時功及于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己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況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

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乖本末之敍。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爲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尙可贖于他日。而吾二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宜。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諢。私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爲美。故嘗僭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摠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爲忠愛。間有

及於其身。劇切過闕。輒頽爾變色。以爲發己之短。或陽受而陰疎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疎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爲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爲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己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與童伯禮

足下奮不溺於流俗。眇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收旣析之昆弟。合饜而食。爲制成法。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固願觀德于左右。以佐末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爲閭里光榮。況足下有意乎振之。其何說之敢辭。然不幸爲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以歲事之不易。柩猶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抒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冒以衰服。請見。則人謂我何以吉服請見。則葬尙未畢。釋哀凌禮。諒亦非足下所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未敢承命者。此也。抑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僕學甚陋。言甚訥。使胸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況真無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輒觸人而共譁之。坐是自懲創。彌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言。料無明其旨者。復斷舌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焉取於此乎。雖然。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能知言者難也。知言固難。而能行之者尤難也。足下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爲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某卿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爲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名其籍。于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善。而知輕重之分故耳。其所爲法。足下旣已得之矣。能師其勇而力於行。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之未篤。執之未堅。一以爲可焉。一以爲否焉。則雖僕亦何能爲。然僕觀世之人。不肯爲善者。誠不達耳。吾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見于時。未涉數十年。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真賈豎之智。烏足道哉。足下獨能知其非是。爲子孫垂久遠之業。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于四方。則僕也爲足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當可爲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至於

終喪敢不承足下之命。尙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與趙伯欽三首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喜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污壞。上墮下垂。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牯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蟲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

道深而自得者遠。恆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己之識。旣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爲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自足下別去。屢辱枉問。懷欲裁答。而居處僻左。不與往來者。相聞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與天下英俊相講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得。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爲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固常發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顧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若與己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爲可教。坐是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觀古人道德事功之盛。慙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深自懲創。不敢有所作。夸辭游辯。微有與舊時類者。亟毀棄之。默坐一室。溫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爲。蓋欲自致於寡

過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而未知其能至乎否也。足下以卓越奇毅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然所宜慎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學術之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爲士者。以文辭爲極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爲何事。爲治者。以法律爲極功。而不知仁義禮樂爲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鄙陋。旣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爲朋友言之。庶幾復見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衣被海內。固有志者之所樂聞也。林左民爲學。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可哀。金陵城中。數千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彥殊。近在何處。聞已見其文。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要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以己能者爲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爲誰。亦有相箴規者否。僕近得陳元采書。頗有一二語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教我。僕感之深。亦不敢隱也。

望雨久甚。茲偶得雨。又得陳元采至。獲足下所惠書詩。此三事有鉅細。其爲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日瀕于壞。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旱。可望者。非足下輩而誰耶。才高識明。而嚮道篤義。如此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怠。則可喜。又必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

答王氏交幣

使至。伏辱賜書。且有以惠之。執事之意。則厚矣。而僕則甚不安。昔者嘗學諸師。而竊聞聖賢之道。蓋取與之際。缺君子慎守。而不敢越。不宜取而取者。非義也。不宜與而與者。亦非義也。士無取於人之缺者。有賜則受之。缺者。有贈則受之。舍是而受。則離乎義也。離乎義。不得爲君子。執事泉布。雖足以周人。然義不宜

以見賜明達雖足以知人。然缺賜接教誨之日淺。義不敢以爲知己。而愛於缺。苟輒受之。是忘義也。執事所以過聽而加愛者。謂頗知義耳。謂知義而忘義。豈執事見禮之意乎。執事方以義合族。義聲播於遠邇。因加愛於人焉。而違乎義。恐非執事所缺居也。故敢固辭。若以僕嘗有文以美盛德。而欲以爲報。尤所不宜然也。僕昔之有言者。政所歸美於義也。言出於義也。言出於義。故人信而無疑。使酬以利人。將謂餽乎利而有言。非惟僕不敢當。恐累執事之高義。惟執事圖之。多缺。

答張廷璧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然僕味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答。則人將以爲隱。答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爲妄。妄過也。而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求正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秀。爲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足下眇然有志乎古。凜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爲準。則爲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爲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爲奇也。稚子刻雪。以爲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尙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然旨近味漓。乏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未甚充。而

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棄木之根而蟠其技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奧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澹。而章秩乎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苦澁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陽剽。無所顧忌。以爲能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旣而疾良愈。自醫者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嘗怪風俗頹巧。相師爲佞。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爲忠。近得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爲之喜而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繪畫。以爲古人復生。令人慚恨。□□□□□歸乎庸衆人之域。今得元采。而後知之。所望□□□□□之兄愛也。無以爲報。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今以寄元采。足下幸一閱之。以僕之懷。元采□□□□□□□□以爲教而不怪其爲妄發也。五詩中哭許士脩詩最□□□□□□□□□□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者。行辭有未妥帖者。考之漢魏諸作。必自得之。此特末失耳。苟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

與友人論井田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寔足以乘勢有爲。舉而

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爲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瞶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居。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鍾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爲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所利賴。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乎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難矣。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

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畫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託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疎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尙能終其說。不宣。

與黃希范

教類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己而自畫。安陋而習惰。謙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怠之風熾。吾兄以敦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所常知。文足以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己之長。而下於

少舍己之才而問於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于今之所罕見。而學道者過人之節也。顧僕豈足以承之。僕自視資甚陋。業甚淺。無趨走唯諾之才。有朴訥魯鈍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嗤鄙之者。鮮矣。而將何說以副吾兄之求乎。抑乖於時者。必有合乎古。異於俗者。必有同乎道。吾兄誠不爲俄頃斯須之計。而有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焉。第京府見辟。迫趣上道。雖欲攄吐蘊蓄。而無由千里。遣徒贖以束帛。而缺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加容察。則可以爲報者。尙有俟於他日也。

答閩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

莫如李白杜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命。倘未卽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劉子傳

子傳教授侍史。別久。獲書甚嘉。第所以道譽僕者太過。三誦愧怍。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輩者。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讓。而足下云爾哉。足下豈以衆人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襲衆人失笑之談。則自忖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時名。太早爲懼。僕皆不敢承也。僕性恬淡。不喜時名。於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居。況文章一藝耶。是以常閉門不敢出。與人交接。聞人相獎許。頭面爲之發熱。況形之於簡牘耶。然足下非見諛者。顯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大夫有

愛玉者見白石卽以爲玉。非不識玉也。蔽於愛。故不自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鳳之爲祥。自周至今。三千餘年無繼者。至若前代所稱。皆指野鳥之罕見者。非眞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足下乃以喻僕。僕何人而敢居之。然有一事不敢不爲。足下言之。僕有志於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私竊憤之。以爲儒者未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於疆域。斥候。使敵不能攻。劫可也。稍有所論述。愚僧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母。毀訕萬端。要之不足恤也。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羣僧切齒罵之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況僕何能免哉。士之行事。當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之毀譽耶。狗一時之毀譽者衆。此道之所由衰也。然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旣完。病卽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損。何能愈耶。元氣者。斯道是也。自朱子歿。斯道大壞。彼見吾無人。是以滋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邪。足下以宏博之學。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爲職。誠能使千里之內。皆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足下以爲何如。旅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警發。略陳固陋。

答許廷慎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

王脩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與王微仲

僕於斯道。固嘗學之矣。而未至也。向見足下贈廷璧序文。慊慊然欲以賢者望僕。此安敢當哉。孔子之門。豪俊士不可勝數。顏子獨處其上。而莫能先之。當時且若此。況二千載後。而謂有類之者。雖常人知其難繼。而足下歸諸無所肖似之僕。其孰肯信之。所以久感足下相待之厚。而莫知所答者。此也。雖然。告人以善者。益也。譽人而不知其失者。惑也。僕不佞。願爲益友於足下。可乎。古謂疑人必於其倫。善難乎其類也。

今謂金與玉爲同。則可。謂金與石爲同。則不可。爲其貴賤之殊也。孟子以禹稷顏子爲同道。蓋金玉之類也。漢儒以黃憲比顏子。是猶石之與金也。奚可哉。今足下以顏子與黃憲並稱。固非尊顏子矣。又以僕比二子。其卑顏子也。滋甚。僕自度方今世。不足儕恆人。而況憲哉。又況若顏子者哉。而僕焉敢當。足下誠有意乎愛僕。願以學顏子之道見教。不然。徒欲處之於賢者之末。是棄僕也。非以德愛人之意也。令弟處見足下所論著。天才傑出。則可喜矣。似乎傷繁。未甚瑩耳。然所向慕甚高。苟進而不止。則足下所稱。將自蹈之矣。何必歸諸僕耶。

奉俞大有先生

某奉書大有先生尊執事。自京師還。辱書存問。適以冗未及奉答。令子來承體候寧佳。甚慰甚慰。昔人謂無財爲貧。愚謂無子乃可謂之貧耳。今執事得子嚴。便可百無所憂。千金不足多也。更望勿摯以家事。縱之使學。俾談者稱執事有良子。爲得不既多耶。待制公文章不可不傳。須與仲縉兄弟言之。勸其刻梓傳世。亦美事也。區區仲冬後上金陵。明年回。必得往聽清論。盡所欲言。匆匆不宣。

答林子山

某愚戇而昧於道。誦聖賢之言。恆惴惴然。懼無所聞。以爲庸人之歸。是雖鄙夫稚子有言。尙亦悅而承之。況吾兄之教乎。茲辱書展誦徐繹。自旦至午。不能貫徹大旨。甚知吾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俗異於古。朋友之義。惟以過相諛譽爲知愛。謬爲恭敬爲盡禮。切磨箴規之益。蔑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飾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兄乃遺書獨賜誨諭。是以古道見處矣。尙有所疑。而

不以誠答。能不負於心乎。故直明之。幸無以爲僭。夫人之心。五性具焉。其中雖寂然靜也。而不能不與物接。及乎既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聞過則喜。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哀癸。獨孟子之爲異端懼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有惡而欲仁。則何不可之有。惟夫七情之發。爲物所蔽。則或泯其本然之善。故聖賢立教。使人寡慾。養心克己以求仁。周子後出。又揭而爲圖。明太極本然之妙。陰陽動靜之理。而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意。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其意以爲聖人未嘗不動。但常主於靜。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靜應於物耳。非欲人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兄昔云。此心一動。則人而獸。是周子所謂靜而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此心一動。不論當禮與否。卽謂之禽獸。則推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直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說皆不出此。兄聰明察理。過人遠甚。奚獨於是而未思乎。殆陽爲弗知。以試某耳。某雖不足以知道者。然性命之說。嘗聞諸父師矣。倘以爲未當。而辱教焉。以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

答胡懷秀才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間。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楮叔度。天台左右左民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琦脩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奧。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孚洽。無所覬慕。體不待梁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

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疏相講切。常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獠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冥目危坐。或取古書。緩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默悟遣。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譁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爲之啓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爲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悅。然未知足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曾有一人以文相貺。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爲也。以之爲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爲善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擬。烏可當哉。然賈生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康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

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謝隕獲。有悔往歎今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銳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強。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己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爲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馱驢蒲梢。而逐伏櫪之驚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脩飭其身心。而無預蘄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答王秀才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閱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耻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願款。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答雅意。且冀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爲問。僕豈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卽。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爲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群居以生。非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脩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

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錄。近乎此者。雖質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僂常可喜之論。祛千載之積蠹。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擯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俗。勿爲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爲虛器。勿以政教爲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味味。豈足副所求邪。

答錢羅二秀才

二君足下。某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喜。得二兄書。大有所稱。礙滋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

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禮者曰。儼人必於其倫。若南宮适以禹稷儼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絜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揚雄以韋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揚雄比孟子。陸希□□□□□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儼聖賢。而其聲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蛭。河渭之於溝澮也。儼之一不當。且若是。況某何如者。而以儼李翱。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爲其可哉。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尙少也。指蟻。蛭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爲過言。則笑以爲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況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剗削。任理所之。欲書卽止。未嘗專攻。于是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者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識者。以爲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昔而然。孟子大賢。淳于髡且詆之。揚雄韓愈。皆傑然儒者。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古人之實。而過得時譽。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宜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也。宜然而不然者。非也不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固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某於文。雖嘗學焉。然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賢之道。以爲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之。既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

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賢之規矩。蓋將習之以冀其熟焉。行之以望其至焉。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而傳之乎來世。上以不愧乎天。中以不忤於心。下以有益於人。而後止。此某之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擬者。非某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覺流於狂僭。二兄亮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已得也。

與俞教諭

某以祖母喪。伏處堊室。將命者至。喻以行人蔣君之指。致執事之意。俾之爲文。及視其卷。獲悉蔣君家世之盛。才志之美。且有尊祖反始之心。使平居無事。雖微執事之屬。固願有以贊之。今也不幸。甫遭大故。膺鬲摧裂。神識荒迷。言語動息。不復自比於人。雖欲強文其言。而文奚從生。且蔣君之不鄙。而有取於區區之文者。非果以其能文也。蓋以粗習聖賢之禮。而不背乎倫紀焉耳。方在衰絰之中。苟使越禮忘哀。飾琢辭說。以媚夫人。則人人將棄之矣。而君何取焉。雖然。蔣君仕乎朝廷。車轍之迹。交乎四方。今之還也。必有時而重至斯境。他日倘重至乎斯。某或終喪釋服。當奉蕪陋之文。請見於門下。惟執事善爲我謝焉。

答俞敬德二首

前辱書千餘言。愛僕何厚也。望僕何尊也。而自處則又何謙也。足下僕所敬。自處以謙。而遺之厚且尊。此宜在所欲答。而未果者。非不欲答。不知所以答也。僕於人不能翕然合。亦不能判然離。有問而對。有呼而諾。非吾類。弗面也。雖面。弗語也。是以人喜僕者。恆少。見憎者。恆多。足下不惟喜之。又過愛之。不徒愛之。又過尊之。是宜有取於僕也。然尋繹足下之言。而有取於僕者。皆僕之所不取者也。足下獨何爲耶。自聖賢

亡天下不幸。離爲三四。致義理者。得其體。爲事功者。得其用。文辭特其微者耳。而致缺極爲。尙不可數。況其巨者乎。僕竊不量其身之無似。欲取聖賢而師之。上將以不失天之所與。次將以推其所與于斯人。而患乎未能也。足下之所見。以爲善而取之者。寧在此耶。如取其微。則今之名家者。不爲鮮矣。僕不足以累足下。足下誠有幸於僕。則殊愧無以當之矣。繼此有問。其烏敢默耶。多誤

某鄙樸黷訥。言行不能及古人。器識不足以達時務。然守其愚。子然莫與徒。望望然高顧遐視。而不合于時。此固流俗之所笑且誦。士君子之所不敢自是者也。今足下猥加禮貌。枉書賜問。某熟察書中之言。意欲望之以聖賢之道。慙懃甚至。某於是實心嚮往之矣。雖少然握筆伸紙。工爲文辭者。非其所好也。嘗觀夫天下之士。固有儀容美好。豐頤長髯。言如轉丸。步如遵矩。若而人爲當世所喜者。不可□學。彼皆自以爲出羣之才。經世之具。使聖賢可至。則斯人是已。而足下願以歸諸某。奚可哉。自他人而言。且不敢居。況夫足下。秉深達之識。讜直之論。可否於殿陛間。其志信古忠正之士。懇懇焉以愛君報國爲心者。自宜藐視一世。不入眼睫。而有取於某。此某之所未解也。足下苟取其文乎。則華言而少實者。古多有矣。未足以信某之爲人。苟取其貌乎。自孔子不能無失宰予。況於某哉。雖然。足下殆取其志也。取其志。則某嘗安有不遜之論矣。某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卽有願學之心。每竊寸紙。署其名。與同輩諸學子。願視而指麾之。父兄雖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當今之爲仕宦者。不足道。以爲聖賢之學。可以自立。外至者。不足爲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人北遊濟上。歷鄒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

慨歎以爲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乎。但今世無聖人。出不得所依歸。故不若爾。迨今又五六年。閱理滋多。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卒至。蓋其信道之心。篤自治之法。嚴故其所成。近求之無遺行。實用之有成功。非近代虛名者比也。某誠信其然。故不自放於俗。每與傷今崇古之思。積之既多。發爲言語。道政事。必曰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寢而思者。此數君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用心一入於此。猶恐流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無絲毫學者。見庸衆人。猶且畏而卻避之。況大賢魁儒。如曾子子思孟子。亘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覬其萬一哉。足下乃以某爲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俗將以笑某者笑足下矣。然足下無或怪其笑也。孟子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庸態然也。近有人聞某狂言。輒頓足撫掌。如聞怪聲。且欲來矚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某笑應之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人爲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聞有無識者。見足下應召爭論。輒笑足下爲愚。此殆與兒輩之見無異。聖天子下詔達郡縣。有志者上疏以論天下利病。唐宋以來常有之。但今人不見。便以爲怪。此可歎也。有志者。行事當洞達。如日月所持。既定。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以此而富貴。以此而貧賤。憂喜禍福。付之於天。何必較哉。某頗有見於此。故對衆人不敢發齒。如癡人然。又恐虛名無立。久不敢與人往復。感足下之愛。且知受書沉思。有觸於中。不能自遏。聊摭意一言。五經之說。實領至誨。雪甚不可出。餘候相見盡談。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于中事功見于當時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爲榮耀至於子孫猶倚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爲其所稱者因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能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虛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某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爲計之過而求聞之踈乎且世之風俗漓薄視今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訕冀世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人異某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爲見某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旣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況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

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于今邪。其傳之後世而信邪。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某何敢知焉。

答俞子嚴二首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面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己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爲僕告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尙何憾哉。秋初。辱以文見示。微察吾兄。意氣愿款。似非流俗之相給誑者。故略據意可否。無所闕惜。此朋友之義。當然耳。乃承惠書。稱僕淳篤聰明。不自高大。褒揚過實。非所敢當。又以僕知道最早。而欲相師。此尤非所敢聞也。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

意暢雖戶外鍾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兵藏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月彌年卽忘不省。加以踈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道理大意所在。不復檢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旣久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爲。肩羔膝卑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愚。或詆僕爲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今吾兄不特不哂而詆之。又從而禮下之。至欲屈己相師。一何意見之遠甚哉。僕自度固非全愚。亦非敢傲然。謂之聞道。則亦未也。僕幼有志於道。視顏閔輩所至。以爲可勉而及。於聖人之言。未嘗不思之於心。而試之於身。器識頑薄。未見有過人者。何足爲吾兄師耶。苟謂友道在乎相教誨。則猶庶幾耳。蓋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脩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己。直易易耳。況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明則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然僕觀乎世之人。皆不能無憂。而所憂止乎服不得華。食不得豐。祿位不得崇。至於以學不逮古爲憂。如吾兄者。誠不多見也。吾兄思僕之言。尙少進焉。苟所憂不已。則樂自至矣。人還索書。屬有客。不能多及。

與友人

僕怠於爲學。而闕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宜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褻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疎乎。欲遜而不答。則處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者此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嘗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始不同。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同於可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此言爲學之事。以三者爲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怪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脩於己者。言性之本體。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槩視之。謂勇旣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爲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豈非泥其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爲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知。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能。然苟得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強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係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

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爲至理。何可以詳略多寡較也。故繇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爲異。則孰非可異者。何爲擾擾焉。發衆異於胸中。而不究其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平居。不復有相講說。滋益之習。獨奇自可乎。疑有誤其所聞。以爲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懇篤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耻而不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茲以往。幸無隱於我。如僕之愚。尙將有聞焉。況足下輩耶。

答金景文

去年蒙賜書。以先夫人墓銘爲屬。私念執事學行爲人師。文章恢恢乎有作者風。所交多名士。不鄙而有取於不腆之言。其言似非偶然者。嘗撰銘附上。且求指摘蕪謬處見示。迄今不聞一言相有於僕。將附者不達。抑恐僕不能改。故掩護其闕。而不言耶。古道廢壞。朋友務以虛辭相諛悅。不少欲規切其過。輒自疑。又恐觸人面談。背議腹毀。卒不敢發言。此最大弊也。僕獨學宜加懷懷。而以弗獲聞已過爲懼。幸有誹詆以爲不肖人。則大喜之。有刺譏文章疵病者。則小喜之。其意固出於見厚。豈不喜哉。執事篤古好道。所存必與時俗人異趣。恐尙以衆人處僕。而不敢言。故復云耳。繼今苟有聞望無隱也。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黃巖杜清獻公。鄱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真可耻矣。其敢向人說。自以爲是乎。凡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耻者也。然古

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流俗卑陋。而莫之悟。亦其所也。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錄得數卷。而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每竊愧疚。夫人勛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乃使之與庸夫恆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爲是而懼。不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府學赤城志。並望見借。當令人抄錄送還。羅先生適縣志不載其行。惟云事見鄒諫議浩送董遵逸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及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煩令善書者錄示。僕觀古豪傑之士。居乎位。必有益乎位。居乎鄉。必有益乎鄉。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固已獲罪於君子矣。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爲可否乎。當今文學之士。莫不砥礪才器。以赴事功。或聞此舉。大笑其迂也。非執事知我。安所發吾言耶。

答林嘉猷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于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

釜庾之祿。于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佗佗以慙。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己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誑。少或有志斯事。謹願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疎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獨耻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靡之于外。而疾疢災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己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己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己。從學事師爲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辯。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畎畝蓬藿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

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于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家。陵重山。泝大川。涉乎蛟鼉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而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子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脩己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吾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己。貴賤毀譽。稟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夫。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于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爲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儼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某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稿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子將以予所言者爲戒。以所策者自勵。尙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沉潛游咏於詩書六藝之文。使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靳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斂衽。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求聞於人。而能自樹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尤怨悲憤。而未嘗釋然于奇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譽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蔑然者。誠不足以塵吾抱。怫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不宜慮。夫人知不知也。信工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歎。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楊子雲。亦甘夫覆醬瓿耳。大冶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爲妖也。今有人焉。談袞冕絺繡之美。于布素之士。詫易牙之味。于藜藿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絕然而怒。譁然而駭矣。否則反訾之。而目爲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澇爲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柏秀乎冬。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歎吾素志哉。先生之愛僕也。不稔。烏敢以是言進。嗟夫。人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爲斯文盟主。幸甚。

與樓希仁

得西行書。勝接而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辨于辭也。文章雖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吳楚。至齊魯。與梁趙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聲和而音雅。詞切而義明。理約而不亂。端多而不複。聽之使人洒然不倦。不能言者。終日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亂滯澁。如醉夢中語。或故以蠻音俚說。嘲哦噢噫。使人意悶不樂。然後悟文之美惡。正類此。讀司馬遷史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褚小孫日者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爲耶。詞之美惡。人之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爲之。甚可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粵間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與之言。缺果何人耶。足下之文。譬如趙人與梁人語。聲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尙有趙音。然終是能言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爲人之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揚雄文中子書。雖擬古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爲難。而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固楚粵語者。然頗嘗與中國人談。喜足下相知。聊一出口。足下幸無笑其陋且戇也。

與盧編脩希魯

三月中嘗於河南鄭大參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卽扶疾。與二兒裹瘡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鷄。由寶雞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十日。以閏月一日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七千里。蒙被國恩。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虎牢峯。函潼關之壯。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之故都。吊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惟一時俊傑。奇謀雄烈。令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

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澁。不能悉見諸詠歌。以發胸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人耳。初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絕少。生徒數十人。聰明者不一二見。又乏師儒。五經亦無全者。味爽至昏。黑曉曉從事授書改課程。僅如村學舍。蒙童師如此。而望道德之脩。學業之增。其可致耶。以是恆自愧。恐益無所聞知。以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一念及。心腸爲熱。流汗沾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爲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者。大瘰垂膺。項間十人而伍。初見大駭。以爲怪物。學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令人畏避。恐久居此。將亦不免是病。又頻年水災。米與百物皆踴貴。在此者八口。方謀耕舍。傍隙地種蔬菜。與諸生糲飯。談聖賢自脩治人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旣率己之頑惰。又以化頑惰者。使之知操身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日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省事者寡。言之雖切。莫爲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舉鄉里士人作訓導。臨紙自笑。孰肯輕千里而相從於寂寞之際乎。因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怠。不敢厭。庶幾歲晚有釜庾之獲。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見所成。毛髮已有變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寓乖離之思。亂其心。俯仰應接之勞。疲其體。其不足至乎君子之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民輩。幸以古人自勉。以利時及物爲己任。俾孤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見使人。略報一

與陳用中

吾與足下同閭里。而始不相知。或謂足下好學善記憶。但習於俚俗謔語。未磨礪以世務禮節耳。吾以爲時俗鶩利者多。知慕學而好古者難得。因與相見久之。遂辟置家塾。俾訓子弟。蓋欲引足下於道德之塗。進乎善而去乎非僻也。一二年果大異夙昔。文辭亦蔚然可觀。閭里皆以爲然。凡遊吾門者。莫不樂稱焉。及予以朝命。教授漢中。奔走四方。徵召大懼。無以誨學者。因思足下交遊久。學問有師法。勝荒陋鄙儒。不知句讀者遠甚。欲以文書請爲訓導。職或又謂足下好諱不變。且不閑飭威儀辭令。恐無以取適於上下。吾又以爲足下當自能改勵。以進乎君子。不可以小疵棄也。遂舉而不疑。已而足下果來。而趙君希顏亦自蜀至。同爲斯職。吾復奉命之蜀。及數月而還。言者多說足下遺闕甚者。謂好夸伐。多忌媚。酒後發狂。以言語侵人。予竊駭焉。默存諸心。未敢形於言也。姑時以古人事譬說。冀能悔悟遷善。及予將之京師。足下忽使酒發惡言。與希顏悖。且自諉甘爲小人而不辭。吾於是爲之大駭。行數百里。猶驚歎不能釋。且自悲予德薄。言行無可則。以至於斯也。凡人之當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雖童昏無識。里巷蚩蚩之氓。亦知其宜然。蓋有願爲君子。而操守不力。不幸陷於小人者矣。未有願爲小人。而能不爲小人之歸者也。使足下在鄉黨爲小人。不過禍一身耳。今儼然衣冠。爲大郡師。食天子廩祿。教士子數十輩。不思自激昂。悔過正己。以率衆。而曰我甘爲小人。則此數十輩者。何所師法。而爲君子耶。足下一爲小人。而使此數十輩。皆陷溺焉。不亦可悲哉。此吾所以駭且歎也。且吾數千里相招者。以君子望足下也。足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吾意其非爲升斗之祿也。非以一訓導之名。可以榮身與家也。蓋亦欲學所未能。進所未知。以求爲君子云爾。今而不自檢飭。肆口放言。以侮老成。詈同列。悻悻恍恍。自矢爲小人。足下豈端爲小人。而走數千里。

爲一訓導哉。人心之深微隱密者，不易測識，而其大略亦易見。言溫而有理，與人交，恭遜而下人，不妄不詐，不苟取，不苟訾，好學不倦，不自夸伐，吾雖未能必其爲君子，而必君子之徒也。乖戾而好忿疾，自以爲才，伐己而侮人，言無可愛，行無可喜，陰詭僻違，使人惡見而厭視，雖未必其爲小人，而必小人之徒也。審斯二者，則足下所趨之塗，可知矣。夫人不亟悟亟改，而復褻裳疾趨，以小人爲的，而復自以爲是，譬猶李赤之遭廁鬼，面已陷不潔矣，而後諱人之言，以圍溷爲鈞，天帝居，吾恐其終不免爲小人也。雖然，天下學者亦衆矣，求如足下之燭義理，善記誦，於學多所通解，豈可多致哉。吾安知其遂不改，而真爲小人之歸也。使遽以小人處足下，則予之言，不宜出矣。念足下有能改之資，而欲足下之改也，故不能無言。足下欲爲君子，爲小人，皆自今日始，其深思之。

與郭士淵論文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卽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嘆，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嘆。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

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澁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紀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得。卽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與舒君

舒君足下。某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斯時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有人在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誦彌日。恍然如聯席交辭。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讀古人文字。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嘗敢觀。時有所得。私述而陰藏之。恥以示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也。遂送至弟子籍中。由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

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師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況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盪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煙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脩。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爲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脩。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蓋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氣足以暢之。當其發難折辯。紆餘反覆。雄毅弧博。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交前。孤弩皆發。觀者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誘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者。又何幸哉。足下太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公之稱譽。可謂有過人之材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雖極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獎引。以爲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之稱以爲足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於道耳。每患喪亂之餘。英俊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而不可遇。故屬心於足下也。亦欲相講說。以同進於道耳。僕性愚憨。竊以爲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而非其非。乃爲得之。若以古人爲皆然。則不可也。識

者殊少。未免爲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竊窺敘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所賦者。特當時相尙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又曰。忱他人之我先。彼未爲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世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率不得其句。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繼以爲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辱。雖然。吾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與錢克溫

兩年來不獲承候起居。每思巾山之會。爲之悵然。吾兄雅士。當爲造物所佑。而亦坎坷如此。殆未易識。正宜順處耳。僕奉親還。謹留此爲別。

遜志齋集卷之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序

周禮考次目錄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之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

序

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篡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于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于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擇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虢。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鄆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屨。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邊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

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蠹物。鼃。有冥氏。庶氏。穴氏。翬氏。誓。篋氏。翦氏。赤。戈氏。蠲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薤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間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誣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爲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祕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篆書考正辯僞序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汨汨。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于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間有好奇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略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眞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祕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基命錄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縻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己則難以言智。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勛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于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償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于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弗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永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爲帝王基命錄。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蜀鑑序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于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書十卷。凡國統之離合。地勢之險易。賢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與夫忠順致福之效。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殿下受封茲土。旣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攷論臧否。以爲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鑠而傳于世。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萬世當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而不可解。防範外患之方。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爲之益高。江若爲之彌深。關門不加譏呵。而衆庶樂業。福祥自至。苟不循道上。無以得乎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爲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概可見於此書矣。恭惟殿下之國。甫五載。寬大仁厚之政。洽乎夷蠻。忠孝慎恭之德。聞于四方。不怒而羣臣知恥。不殺而萬民畏威。固已超乎千載之表。尙何俟此書以爲鑑。抑書之意。亦何俟臣之言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時。而必欲垂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孫黎民至衆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家於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命而有言焉。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

蜀漢本末序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媚者之所毀。大賢君子或尊

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恆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儉人卑陋嵬瑣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嚴霜降而蟲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螽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旣絕之緒而續之。有汛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于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詘。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干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賢君良輔之謀謨。忠臣孝子之氣節。斷斷乎其可徵。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雲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尙。關氏之有彝。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然則是書之刻。王非爲一國計也。其爲天下計也。夫非爲一時計也。其爲萬世計也。夫。

自警編序

德苟可以爲法。不必出乎古也。言苟不違乎道。不必見於經也。孔子於近世。亟稱左丘明。而舉周任南人之言。以示學者。是曷嘗見諸經。而援于古哉。時之相去也不遠。則慕之者切。從之也必易。教莫善於是也。三代以下。風俗美而賢才多。莫東漢與宋若。而言行之懿。庶幾乎古者。惟宋則然。而漢不及焉。宋季之士。嘗輯爲自警編。賢王治蜀。於經藝之餘。覽而甚嘉之。蘊焉爲寬仁之德。施焉爲清淨之政。充之爲精博之學。發之爲雄厚之文。旣已無愧於宋之大儒矣。而心猶欲然。若有慕焉。而尙以未能化今之士。皆若宋之君子爲憾。於是徧布是書于天下。將與人人共之。夫王豈不欲以古聖人之經爲教哉。而先之以近世之言行者。蓋亦孔子之意也。嗚呼。觀萬物而知造化之神。觀賢才而知國家之政。考乎言行。而俗之美惡。人之賢否。可得而見矣。聖天子方隆三代之治。欲復三代。必於宋乎始。然則是書之傳。於聖化將有助焉。豈特多士之幸也哉。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盛隆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修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韋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藹然一出於正。其推行於當時者。旣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爲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

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于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于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尙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論議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萃衆人之說。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思辯志二錄。已大行于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爲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奧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尙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爲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上。復法宋以爲治。則成周不難侔矣。旣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傳示好學者。有教命臣爲序。昔漢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也。歟。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爲易入也。繇宋迄今。百餘載之近。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變澆爲淳。改薄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敬恭事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望於天下者。寧不在茲乎。臣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奉川張鉞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爲天下者。

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拯其隣于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強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己乎。宋敗于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爲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旣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地。可汛掃而平。黠虜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蹙國事。讎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亡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爲壯夫。及其氣衰志懼。雖烏獲亦投劍而卻。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讎雪恥。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爲之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詩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錄藏于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于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由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壽親養老新書序

賢王治蜀。德政旣脩。國內又安。羣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予以君親之恩。居萬民之上。思有以佐吾民。養其親而未能。是書也。庶幾可以佐吾民乎。乃命工刻之。而摹本以傳。且教命臣序其首。臣拜手言曰。化民厚俗之事。非一端。其道惟在乎孝而已。以孝教民者。豈能家喻而戶說哉。其要道在乎率之以躬。訓之以書而已。若西伯之事王季。所謂率之也。若有虞之敷五教。所謂訓之也。率之有未至。則訓之有所不行。訓之有未詳。則雖率之而民不知所從。惟王純孝至性。本乎天錫。臨國以來。心慕闕庭。祇慎愛敬。動必由禮。問安之使踵相接。以孝率民。可謂至矣。復慮未有以擴民之衷也。旣摹印孝經。頒于境內。茲復繼以此書。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說。咸備載而無遺。其於訓民。又何其盛哉。將見數千里之內。無凍餒之老。而人人無夭折之患矣。且臣聞之。上古之世。陰陽太和。風雨時若。疵癘不作。疾疫不興。人民皆登乎上壽。此蓋有以致之。而非特方術之效也。王濬明聖學。德純化孚。駸駸乎可與古哲王比烈矣。陶含生之類於仁壽之域。而九疇以敘。其亦有出於此書之表者乎。臣尙將與斯民同樂之。書凡四卷。元鄒鉉所編次。皆因之而無增益。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於此可見。

蒲鞭詩序

天道之災祥。不可預推也。觀於日月星辰之行。則可定焉。國祚之舒促。不可預稽也。觀於處尊位者之德。則可徵焉。人君者。下民之天也。胄胤之貴。天之日星也。光耀不失其常。行度不愆其序。天之化工。寧有不成者乎。傳稱成周卜世之符。嘗疑其說類乎巫史。及觀詩至麟趾。然後知其永命之由在是也。夫以子姓

宗族之衆。仁厚之德。皆若麟然。至和之所薰蒸。大順之所霑洽。所以導迎天命於冥冥之中。而固國家之基祚者。可謂盛矣。其享年之永。不亦宜乎。國朝有天下。大建親藩。布列海內。仁厚如周之公子者。蓋不乏人。臣以所見言之。若蜀王殿下之德。誠曠千載而獨立。配聖哲而無愧者也。殿下慈恕寬和。出於天性。體道稽古。日新于學。羣臣有過。未嘗有忿疾之容。有所不及。專爲掩覆。恥形于言。叱咤不施。鞭朴不加。而政脩事舉。仁聞震于遐外。每論古人之政。遇以苛察強斷爲能者。深以爲非。而於寬大篤厚之化。欣然有契于衷。嘗取漢劉文饒事。製蒲爲鞭。以喻意。然亦未嘗用也。嗚呼。其可謂盛德也已矣。會臣承召來朝。特以頒示。縉紳聚觀。欣喜歎。咸爲歌詩以頌之。蓋刑罰之用。貴乎當。不貴乎重。德盛而善用法者。鞭朴之威。過於鈇鉞。不善用之。雖傷肌肉。潰肢體。而民無所懲。文饒始爲郡守。能以德爲政。用薄罰以示辱。猶爲福祿所綏。史策所嘉。況勢位之尊。道德之懿。過文饒萬萬。設示辱之具。而不用者乎。將見一國傳之。天下效之。百世師之。廉恥之俗興。禮義之化流。天人之心悅。而子孫黎民。受其賜于無窮矣。然則是詩之作。其亦周南麟趾之類也。夫。其亦可爲皇明比隆成周之徵也夫。

宋學士續文粹序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

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塞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

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王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旣一。則萬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產乎遐方。絕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概乎道。而宏博深玄。咸有所自得。辟諸黍稷稻粱。雖爲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古。大儒碩生。旣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采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攘取舊說。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寧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于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樗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于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遠乾道淳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

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絕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葩藻無實可喜之辭。夙乎其不侔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閩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于時。閩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孫字正仲。樗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先太守文集後序

愚庵先生既卒。其孤某。撫其遺文。爲二十卷。將論序之。以傳于世。辭不勝夫哀。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矣。恐世之人以爲私乎親。又不果爲。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有道而不能述。使大章明于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君子之言。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爲過言。而不當。由千載之後。論千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乎。周人稱其父。如日月之照臨。子思稱孔子。如天地四時。其言可謂夸矣。然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其公也。不然。荀淑以黃憲比顏子。王安石以揚雄爲聖賢。而比之。而人終不信者。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哉。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澤天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遽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生初守濟寧。千里之內。士與民相慶。先生不色喜。既五

年罷去慶者咸泣。先生如平時。大故垂及。猶忻忻不少變。先生視生死貴賤。無毫髮入于心。豈以志之得失爲幸不幸哉。天未欲俾斯民安其生而復其性。奪先生之年。不使掇斯民。斯民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閔民之意。猶慈母之於子。無或忘之。自爲學至於仕。自冠至於服官政。不斯須變也。嗚呼。此豈可以勉強能哉。蓋先生之道。有伊尹之任。諸葛亮之平。范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生之道。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德。而求先生。則庶乎知言矣。苟以小子爲私其親不仁者也。謂先生不足擬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乎後世也。

華川集後序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于世。天台方孝孺爲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爲若干卷。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鬱抑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強。然後置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於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爲尤遠耶。不然。得所欲以誇世者。盈海內。何先生獨不遇耶。先生在元之季世。嘗持所爲入燕都。奇其才者比肩立。皆莫之薦。困悴而歸。今上有天下。先生嘗用矣。旣而出佐遠郡。召入修元史。爲翰林待制。且將用之。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詔之南夷。竟留未遣。國家遐蒐遠攬。於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其望。事浮於器者。亦衆矣。必不爲先生獨惜也。非天誰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豐於今者。未必不嗇于後。厄於一時者。未

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矣。司馬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而侮訕者。今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之言。與經訓並傳。豈以其遇乎。況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者。其自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黃文獻公。晚自肆爲一家言。觀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矣。余故不論。惟推其意。且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也。先生名禕。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別名云。

蘇大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

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奧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觀樂生詩集序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邃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不以爲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爲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爲今矣。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間哉。以一日爲久。則百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年爲遠。則千載之爲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旦莫。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人顧妄相詆贊於其間。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重。徇時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況較

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修。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塵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修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啓以言。驩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也。不蘄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張彥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概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萃乎如恆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尙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媵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揚雄齷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慙慙摸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

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眞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全甫以縱橫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頽嶷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自迫。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奧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懼。如列子御風。翩然裹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擬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

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割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勾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疏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其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足。則慕有所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儔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必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尙之。旣沒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然。不特君子慕服之。而衆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聞乎後世。而勸傳之無

窮而信。是曷爲而致哉。蓋其修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乎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淺也。鳳鳥麒麟。言其辨慧。則不若鸚鵡。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驎。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覩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辨慧才力而後見哉。士之有爲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爲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嗤鄙笑侮之者。衆矣。況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黃憲處布衣。無所猷爲。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爲顏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顏子之不可及。人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間言焉。此其人之所得何如哉。嘗恨弗獲同其時。考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爲人。舉其姓字。無智愚長少。無有不嘆息贊譽。以爲賢者。嗚呼。一人易欺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歿。十餘年矣。使有大功厚澤。施于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斯豈智術所可爲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爲。因復於叔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修漢史者。高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爲憾。先生之言。具存。於是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字仲涵。太史潛溪公之門人。其家以孝義聞于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真。

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興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豔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興趣極乎幽閒。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爲詩哉。世固有嗜橘柚粗梨者。然饑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古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悅人。斯人幾何不餒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太史公。公教人爲詩。必以三百篇爲本。養浩之詩。公之所稱而取者。其不失古之意。可知也。然古之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觀養浩之詩者。慎無以適口之味視之。而求屬饜焉。則得之矣。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爲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辯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彙。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爲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冊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沉篤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橫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有志於詩者也。而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

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工且美。奚以哉。余生十餘年。則好爲詩。以儷偶爲工。富豔爲能。又五六年。益肆不羈。一操觚頃。千餘言可立就。取而誦之。張綺繡而協塤箎。粲然可喜也。人往往以此多余。雖余亦自負以爲材。今反視之。則惕息而大慚。抑塞而不寧。興之所觸。欲有所云。輒仰觀霄漢。竟日不能作一語。何者。怪曩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復然也。故愈不敢。易蓋知道者。若是之難也。然亦安敢以爲知也。默而求之。終夜不寢以察之。平心而迎之。徐徐焉而導之。知其似矣。然後敢發。發而與作者不謬也。然後書之。久而復覺其不可也。則又毀焉。故余之於詩。學之非不專。而獨無盈簡之藁。屢書而屢毀。愧而不止。蓋將求合乎斯道也。而後置焉。然亦難矣。烏傷樓君希仁。同學於太史公。挈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徵予序。嗚呼。余豈知詩者。而敢序樓君哉。樓君之詩。侈約中度。是非當理。將取法乎韓杜之間。其務知道而合乎古者。無惑矣。雖序亦何言哉。然以余爲知詩之難。則知樓君亦必有同於予也。因書以告之。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期後世之所尚。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修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臯。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爲貴乎。越之諸暨。有隱君子曰楊公本初。居鹿白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

孔子孟軻爲師。教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旣而邑人尊之。旣而郡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辭。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陽戴公。原禮。請敍其篇首。子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謁白鹿子于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予。喜甚。以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旣皆淪謝。而予亦頽然無用於世矣。因復于友曰。人之自修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修德而冀其傳世。立言而冀其行遠。此雖聖賢有不能預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爲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于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揚雄沒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說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爲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于後世乎。

非非子醫書序

非非子旣老。著書辯黜。昔之論醫者。其說以爲雖扁鵲復生。不易吾言。信乎非非子有志也。道術之傳。豈有古今哉。智者知之。衆人惑之。今與古皆然也。由衆人而視智者。雖同時猶莫能及。況古人乎。由智者而視才之用者。則今與古何相遠之有。古之言未必皆善。今之言未必皆非。後乎千百載。未必無善於今之人者也。顧智者知之耳。孔子聖人也。聖人之言。固不敢及。與聖人並時。今人豈無過之者乎。故道惟視善與否。今古不足論也。學者之患。在乎慕古而不知道。聞其出於古。則以爲善。雖有未至。不察也。聞其出於

今則以爲不善。雖有至者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實學者之過也。余嘗以爲秦以下言治道者。漢之賈誼。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徵。陸贄。宋之范仲淹。司馬光。皆近時揀俗之論耳。比之三代聖賢。匡世範民之政。豈特不及其垣牆哉。其可議者。蓋衆矣。每欲爲一書。明先王之意。以正流俗之失。懼人謂吾爲僭也。卒未敢爲。而非非子之於醫。獨不顧舉世之惑。指斥其所尊信而不疑。非果有志者。其能然乎。醫術余雖不足以應之。若非非子之志。其過於余也遠矣。然余聞之。聖人天地之醫也。賢者。民物之醫也。此醫之大者也。漢之善醫者。莫過於賈誼。誼當無事之時。流涕痛哭。以爲疠腫踈贅。其後病發於數世之間。果驗。此以何術預知之乎。誼之策。雖不卽用。然其方書具存。後世可以用之否乎。使聖人生漢之初。必能制其本疾。必無自而發矣。不知聖人用何道。已天下之疾也。非非子多才能。而善論大事。語多驚人。苟取賈誼以下之言。定其是非。著其方書。俾疾病者。可按書而治。則余將謂非非子。果有志者也。果不可以今古論也。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旣昭。大敷文治。閱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聚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于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于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于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于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於朝。羣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于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于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

事。迪判王子修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絕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于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某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階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于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行乎藩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爲學之士矣。苟或貿貿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尙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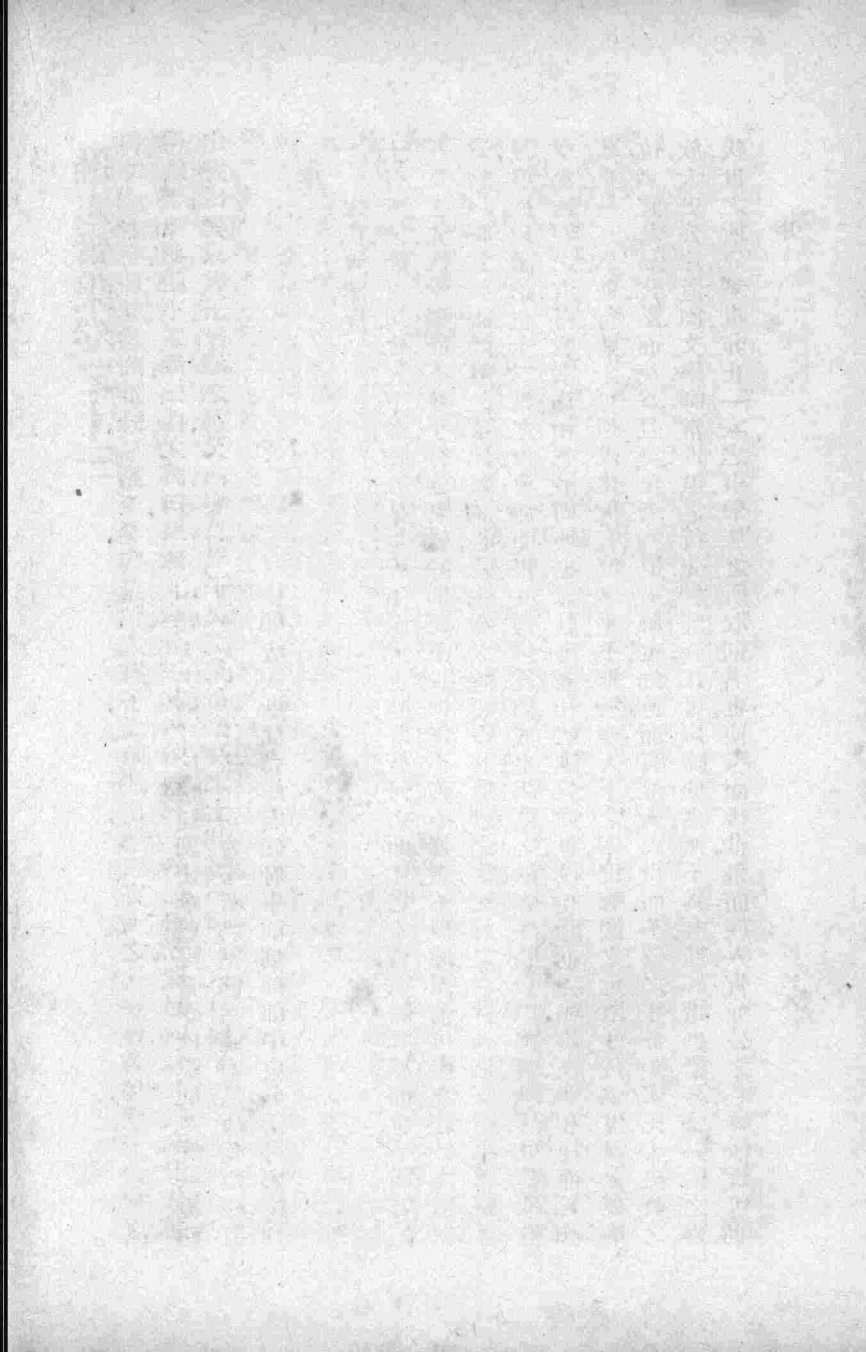
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深。而必稱其出雲雨。語靈區。奧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國家。富盛昌隆。豈不以賢才之衆多乎。周之詩人。稱周之所由興。不言其它。而惟及乎士君子之衆。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夫四海亦廣矣。千載亦遠矣。賢士君子。奚爲獨出於文王之時。而聚于其國哉。蓋國家之興。天也。天之祐乎國家。莫大乎錫之以賢才。賢才多。而道德政教無不舉。國家未有不享悠久治平之福者也。聖天子有天下。羣士景從。海宇晏寧。然聖心猶以爲未也。大設學以陶鈞士類。而收之以科舉。每三歲。天下大比。洪武丙子。京府常試。太學暨畿甸郡邑士。至者千餘人。司選拔者。皆時之耆俊。而某之昏陋。亦忝預焉。旣試而閱其文。通古今。識正道者。彬彬以數百計。監察御史及京府官僚議。以爲今歲士盛於往昔。宜循舊比。請于朝以定去留。詔定其數三百。於是縉紳相賀。以爲自開國以來。取士未有盛於斯者。

將錄其名。與其文之美者以傳。而俾序其故。自唐以降。夷狄橫中國。微至五代而極。宋興以太祖之雄。而不能攘契丹。宇內不完。中葉遂剖爲三。至於元而又極。聖人奉天明命。汎掃萬方。彌天際海。罔不臣順。行仁立政。涵育撫馴。豐功盛德。在宇宙間。雖前聖之粒蒸民。修人紀者。莫之能先也。天道報施。用錫萬年之祚。賢才之盛於斯時。夫豈偶然哉。聖人之心。上與天通。凡有所欲。天必輔之。聖心所屬。雖非恆人之所及。知然豈無所望於多士者乎。爲士者幸生乎今。其必識天命之當然。知其生之不偶然。而效所知。竭所能。以輔安宗社。黎民於無窮。如成周多士。爲邦家之基。斯善矣。苟不能然。而謂科舉之學爲已足。不思其遠且大者。姑食焉而怠其事。吾恐有愧於古人矣。豈所望於盛時之士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皇帝既即位。大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跪盟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爲崇文祇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悅。皆思自奮。以進庸于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蒞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己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卽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于茲。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虛。而不能爲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今高皇帝垂憲于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

得才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爲時並出。輔成寬大之化。養育黎民。登于太和。以傳祚于無窮。詎不盛哉。械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遜志齋集卷之十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序

宋氏世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爲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爲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爲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修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吊周卹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爲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

序

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于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謝氏族譜序

先王之盛。以井地養民。以比閭族黨之法。聯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羣居耦聚者。非必有昆弟之親。宗族之序。然貧能相收。患能相卹。喪相助而死相葬。喜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其情皆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及乎法弛教失。雖同宗共出之人。乖離渙散而不相合。貧也而或陵之。患難也而或乘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嗚呼。王政之廢興。豈細故也哉。當其行也。能使至疏者聚而爲膠漆。及其已廢。至親之愛。皆化而爲途人。親睦之俗成。雖天下不足治。情乖勢散之餘。士者欲善其家族。猶且難之。吾以是知先王維世持民之道。非後世所能及。而後世之爲士者。難於先王之時也。象山謝德祚氏。士之有志者也。嘗爲薦者。出爲南陵丞。以歸。其先由台之石馬來遷。德祚閱其宗族傳序久遠。子姓衆多。而莫或統之。其勢將至於渙散。而不可合。於是上自始遷之祖。下逮其子孫。凡十三世。譜其名字。壽年。卒葬。及其行事爲書。且自述其意。以告來者。戒其無至相凌相棄。以同於途人。旣而復念石馬之族。及近族之爲寧海陳氏後者。乃悉訪其族人而省之。遇其尊長有禮。而待其卑且少者。有恩。苟尊矣。雖少不敢忽。苟族矣。雖貧不敢遺。與之交者。咸稱其美。以爲德祚。非特能爲譜也。必能睦其族。予聞而甚善之。天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生乎世者。莫不有祖。有祖者。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如先王之民。聯之以譜。謀糾之以禮文。歲時爲酒食。

以治其歡胥。告戒以匡其失。調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民皆樂生而好善。重其身而不遺其親。天下幾何而不大治乎。夫以德祚之有志。而能修其譜。不待予言而明也。修譜而先王之法意存焉。此則予之所欲言。以爲天下勸者也。

童氏族譜序

有天下而不能爲千載之慮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爲一家而無數世之計者。必不獲樂其終身。事變之生。固非智計之所能盡備也。然古之賢者。寧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之時。日夜之所營爲。恆恐一事之未周。而啓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而基無窮之憂。人固疑其爲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諸天命。晉何曾見武帝論議無經遠大略。語其子孫。以爲天下將亂。後果如其言。吾嘗謂曾明於觀國。而暗於自知。夫以人臣處富貴之極。不能爲國謀計。而日食萬錢。善爲子孫慮者。果若是乎。曾沒未幾。而何氏無存者。曾實禍之也。自三代以降。謀國之略。皆何曾之所笑。而大夫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譜牒。敍長幼親疎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罪于天。修此則存。廢此則亡。此人之所識也。而爲家者。鮮或行之。當其志得意滿。田園不患其不多。而購之益力。室廬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廣。至於子孫久遠之計。所當慮者。則棄而不省。以爲可委之於命。而非人之所爲。嗟乎。夫豈知禮義不修。子孫不賢。則吾所欲富貴之者。適所以禍之也。而豈足恃哉。若吾鄉童君伯禮。則不然。君有明識特操。而質性敦厚。平居恂恂以和。而遇事善斷。處兄弟義不忍析。聚族而居。諸弟承其志。順其所爲。相與作祠堂。以奉其先祖。歲時以禮行事。遇人有恩。而於族人尤

厚。嘗以譜牒未修。令子弟考質而爲之。且屬予敍其首。予謂童君可謂知所先後矣。家之爲患。常始於乖爭。而乖忤之端。在乎不知其本。兄弟之於父。其爲本近也。其情親而易感也。至於孫之於祖。則稍遠矣。由孫而至於曾玄。則愈遠矣。而況由曾玄而至於十世。至於無窮者乎。使十世之後。而相親如兄弟。知其有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非統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哉。是知家之有廟。族之有譜。善爲家者之所當先也。而童君獨知而爲之。豈非賢乎。雖然。賢其身非難也。使其子孫象其賢爲難。賢其子孫有道。不違乎天。天斯祐之矣。天者非它也。吾心之理也。茲理也。聖由是而聖。賢由是而賢。可以治身。可以保家。可以推而達之天下。童氏後人。誠能守之而弗失。處乎家。則遺子孫以安。出而居乎位。則爲天下建長久之業。使童氏之宗。赫然光於後世。寧知不始於今乎。予與童君相好。而其子姓多好學有文。其姓氏之所自。不待予言。而童君之美。與其所當知者。則不可不言也。故爲之言。使知雖治一家。亦不可無久遠之慮。而童氏之盛。蓋未艾也。

葛氏族譜序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衆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銜。而爲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饒。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鮮爭而罕訟。其俗最爲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檣買舶。駢集競湊之所。染習異俗。人居其間。或失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奧密。視諸邑爲最善。北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焉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遷。

當端平成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爲善。有惠及人。厥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椽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仕者。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視縣爲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爲族。旣大而不可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枝派。分別名字。年壽卒葬之詳。爲書徵余爲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興。由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由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爲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旣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固能不奪于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基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爲之譜。以圖睦其族人。此其爲宗族計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予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于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蓋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則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爲。或勢可以爲。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吾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范氏族譜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于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予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餓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冀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

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徐氏譜序

徐氏出於伯翳之裔。偃王爲江南著姓。其在大末者爲尤著。大末支縣曰開化。宋徽宗時。名深始遷居之。子孫雖不大顯。而能世其善。修其譜不廢。國朝有天下。其十五葉孫生。以諸生入太學。擢給事中。乃以譜來徵序。世之號徐姓者。皆稱偃王爲諸侯。未嘗受命。仁義修於躬。而隣國之君。皆甘心北面事之。及見征於周天子。遁去不敢較。其民相率而從之者甚衆。則其德之盛。蓋有太王文王之風焉。宜乎其後之昌。而樂祖之也。與偃王俱爲諸侯者。以千數。今不能皆有後。其名亦無若偃王之盛者。以此知富貴而湮滅者。何限。惟爲善乃足傳于後世。偃王雖不王。其遺厥後者大矣。今吳越有楊氏。皆大業之諸孫。問其所宗。則赧然諱稱之。雖其譜亦諱而不書。顏淵曾參。未嘗有位。天下之顏氏曾氏。咸慕而祖之。以誇於人。又可見善不足者。雖貴盛不容於子孫。德義之士。布衣以死。猶爲萬世所慕。不特偃王爲然也。然則徐氏之祖。偃王者。其可不思勉哉。君子澤垂後世者。有時而旣。偃王去今三千餘年矣。蓋不可恃也。有志者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祿。則率仁義以行其官。如此。則善爲徐氏矣。苟不能然而曰。祖偃王。其如偃王何哉。

吳氏宗譜序

宋之遷于江南。婺去國都爲甚邇。其地寬衍饒沃。有中州之風。故士之自北至者。多於婺家焉。于時婺之

俗比他郡爲最美。爲學者。先道德而篤行誼。尙廉潔而崇氣節。修譜牒而謹名分。暨宋之衰。而至於失國。老儒先生多感慨奮激。深衣大冠。處林壑。甘貧賤。而不肯少徇于世。今百餘年矣。余不及見其全。而喜與士遊者。樂其故俗。而思其遺風。庶幾乎得有若昔之君子者而事之也。昔年見太史公于京師。心樂焉。以爲不愧乎宋之士。考其所爲。無不合者。而恨世不能深知公之爲人。視其德行。讀其文章。而不知公非今世之士也。學于公者多矣。智足以知公者。蓋衆。求其內而不失士之行者。其吳彥誠乎。彥誠質厚而志篤。有司嘗以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閔其貧。謀于縣人。合數十緡贖之。卻不取。卒辭于大臣以歸。太史公致政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去。獨彥誠左右公如平時。及公事竣歸蜀。彥誠又將告諸閭里。知義者以周公。余以是知彥誠過於恆人甚遠也。士當無事時。崇言侈論。莫不重自許。或詆之爲恆人。必怫然怒。及臨財利。遭變故。能小異於恆人者。寡矣。此宋之士所以爲難能。余於太史公。而益信彥誠之善學也。彥誠它日。修其家譜示余。知其先在宋爲儒家。而彥誠欲序。以告其族人。余言不足爲吳氏告也。若鄉邦之故俗。與彥誠志行之大端。則後人所宜知也。

樓氏宗譜序

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知相拯恤。一國猶一族。一里猶一家。況其同姓之人乎。然猶恐其未至也。復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維持其心。是以上下親睦。風俗和厚。歷世長久。六七百年而不壞。豈非治之得其道。故耶。自井田墮廢。人各顧其家。家各務其私。至於兄弟。且相攘奪。況他人乎。井田王制之大者。吾末如之何。可以稍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系之法可爲耳。一鄉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數十家。多者數百家。其富貧

貴賤強弱之不同。至相懸也。苟無譜以列之。幾何富者之不侵貧。貴者之不凌賤。強者之不暴弱也乎。得其人。謹書之于譜。取而閱之。曰。是雖賤。與吾同宗也。是雖貧。與吾同祖也。是雖弱。亦吾祖之子孫也。默而思之。蓋恍然悲而惕然懼矣。匪惟一鄉一姓者爲然也。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豈惟郡邑之一姓者爲然。一國之中。其始徙必本於一人。人能思之。則雖相去千里。可合爲一宗。視之如一家也。奚有爭奪哉。是法也。先王之遺意存焉。而廢也久矣。親親之道息。而風俗寢衰。一鄉而同俗者。且不思其本。況郡國乎。郡國之不可知而合者。勢遠而無徵也。勢吾亦莫如之何。幸而可譜者。惟同鄉者爾。尙古之士。間能爲之。則又往往循私而失實。或謬制字名。加於不可考之世。或旁援貴顯之人。加諸其譜之首。而棄其所出之祖者。衆矣。是不亦愈失古之意哉。烏傷樓希仁。蓋知此矣。樓在晉宋間。嘗有顯者。希仁皆不敢取信。獨自十世祖以下書之。凡生仕卒。葬之詳。苟有聞者。無不備載。闕其所不知。而信其所知也。嗚呼。是不亦有識而合於古者乎。公侯將相之生。夫寧有種。在人之自修耳。希仁第訓誘其族人。自修而爲善。苟爲善。後世不患無顯者。斯譜不患無傳也。余竊有志於先王善俗致治之道。而力未足以見之。觀希仁之爲。而慊乎志。故序其末簡。抑亦有所感也夫。

丁氏復姓序

吾邑丁先生。譜其宗爲圖。以書言於予。曰。吾之先。本丁氏。世爲越之新昌人。所居之地。曰南州。始遷之祖。曰某。傳十三世。諸孫數十家。其諱某者。吾之曾大父也。不幸少孤。母夫人來歸寧海陳氏。遂從而家焉。陳氏因而子之。歷吾祖吾父三世百年。承陳氏祀。雖知吾先之氏丁。而不知其所由來。新昌之族。知吾祖以

孤童適異邑。而不知其所攸託。蓋俱至於忽忘也。久矣。賴天之惠。先祖之靈。迨於吾躬。獲遇宗人。宜民於逆旅。宜民丁氏之文者。與予語族姓書。余告之故。宜民驚喜。出其譜。稽余言皆信。乃以其譜授余。余奉以歸。率昆弟子姓。祇告祖考。易神主爲丁氏祀。禮所得祀者如常儀。然而陳氏子育吾先。爲恩甚大。吾亦不敢遽忘。而遺其祀。俾承嗣之嫡祀奉之。於禮其宜。子尙爲序其故。以示後之人。使自茲毋重至於忽忘也。余受書視圖爲之歎曰。先王治天下之具。與世變滅盡矣。所傳而不可盡變者。獨姓氏爲尙存。然而自秦漢降。或更於俗主之賜。或以避仇而易。或以避嫌而變。或以委身他族。而棄其族籍。籍乎紛亂。如禾黍稊稗之相雜。使人莫究其本根。所存者未必可考。可考者未必可信。安在其爲弗變也哉。當其初亂之時。苟有稽古尊祖之士。出而正之。其變未至是極也。因焉而不革。冒焉而不去。及其歲久地遠而益訛。雖有欲正之者。文獻殘缺。亦終不敢果其是非。此姓氏所以爲難言也。今也丁氏之爲陳。幸而地之相接爲甚近。世之相違爲未遠。先生有尊祖之美。舊宗有可正之文。宜其正之不難也。雖然。人之自異於同類者。姓也。斯外也。命於人者也。所由異於物者。性也。斯內也。命於天者也。外失之而不正。不失其爲人。內失之而不察。則與物幾矣。故善尊祖者。莫先於知其姓。尤莫大於盡天之性。丁氏祖齊丁公。丁公之先尙父也。尙父之訓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盡性者所宜勉也。丁氏之子孫。其尙無忽忘也哉。

族譜序

昔天地未分。名曰混沌。混沌以後。名曰太乙。太乙以後。名曰太始。太始以後。名曰太初。太初以後。名曰開。

關開關之時。始分天地。清氣上而爲天。有日月星辰。濁氣下而爲地。有山川草木。其氣清濁以成形。結而爲人。禽獸萬物之象。清氣結而昇者。爲聖人。濁氣混而下者。爲凡庶。其類各有四大之形。同稟五常之性。性者情也。有情則受命。並受天地自然之氣。結爲男女。則有夫妻。既有夫妻。則有父子。既有父子。則有兄弟。則有朋友。既有朋友。則有爵祿。則有謚號。則有封邑。既有封邑。則有茅土。既有茅土。則有親疏。則有宗族。既有宗族。則有譜序。姓者生也。共相生長。宗者總也。總統相連。族者聚也。非類不聚。各相尊榮。三皇已前。無文無紀。五帝已後。典籍興焉。莫不書其附策。揚其德行。典誥書其姓名。顯其祿位。序述千古所驗。則明其世代者。可序曰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姓名。諱字年號。又云譜者。布也。敷布遠近。百世之綱紀。萬代之宗派。源流序述姓名。謂之譜系。條錄昏宦。謂之籍狀。天子書之。謂之紀。諸侯書之。謂之史。大夫書之。謂之傳。總而言之。謂之譜。譜者。補也。遺亡者。治而補之。故曰。序得姓之根源。記世數之遠近。父昭子穆。百代在於目前。鄭玄曰。譜之於家。若網在綱。綱張則萬目具。譜定則萬枝在。今恐一枝之上。枯榮有異。則強弱相凌。一祖之後。貴賤不同。尊卑相濫。今舉大綱。以明衆目。是以四海各流。乃東出而西歸。九河分趣。雖道異而源同。是以樹有凋榮之榦。羽有長短之毛。或短褐輕裘。咸出公卿之胤。佩玉負薪。不廢連枝共葉。詩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父子相因。不比他人之姓。豈是百裔同居。一祖千葉同生。一株強則葉盛。根弱則榦微。分之五世之謂族。元祖是稱之爲宗。宗族同姓。記之在此譜。考光乎先世之蹤。以示萬代之孫也。胤者。繩繩不絕之義。可謂不忘親也。雖然。散在九州。而蹤元無二分。居百國。而祖禰攸同。但記之世數。則尊卑可定。必須忠孝於君親。敬順於師長。和睦於夫妻。信義於朋友。親睦於鄉閭。恭勤志

墓。然後位進於公卿。名揚於後世。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人之基業。子孫根本。不以無位。門戶失次。人善則門榮。人惡則門賤。所以敬二尊。遠四惡。敦五美。修六藝。九思十善。弗忘於須臾。故常積學。蘊心。明以聽視。先世之敍。皆記於胸襟。乃有孫不識祖字。子不識父諱。問其由序。則默然。書其家傳。則闕筆。如此之徒。非紹隆後世之子也。或曰。富貴運所招。何用先人之蔭。聖人自生。不由父母。中人以上。皆有承籍。至如曲木直枝。頑父哲子。但取當時之用。豈有禰祖之業。而不記乎在心。而睹之目者也。蓋聞譜者。姓名之經緯。昭穆之綱紀。導一宗之根源。提九族之總統。人倫根蒂。君子貴之。是以充者著之。斯用之急也。世數綿遠。枝葉難分。時運盛衰。苗胤遼隔。譜牒若存。則依憑有據。記注精顯。則品類無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定。次長幼之高卑。累官階之大小。問源則不惑。問世則不疑。傳之記之。以續後生。無令斷絕。勿有疑焉。凡明十條例之于后。

一序得姓之根源。

二世族數之遠近。

三明爵祿之高卑。

四序官階之大小。

五標墳墓之所在。

六遷妻妾之外氏。

七載適女之出處。

八彰忠孝之進士。

九揚道德之遁逸。

十表節義之鄉閭。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岡之裔。方雷比他姓爲最先。黃帝時有曰明。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爲帝舜友。歷二代。方氏

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爲將伐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至西漢末。曰紘者。爲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儕。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繇九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又本閩。閩本泉州長史達。歙裔也。漢祥之孫。鼐。以國子生仕于朝。二轉爲通政司參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爲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爲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絕。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間。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爲人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奮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而所勉者滋衆。則顯於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于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非丈夫哉。鼐有學問。多材能。善爲其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鼐始。武昌之方。自鼐而著。其將在斯乎。

溪上會飲詩序

天子在位十有三年。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議寬政數十事行之。四海之民。靡不舉手加額。懽呼胥慶。是秋禾大熟。民愈悅懌。中康外熙。臻于治安。七月庚戌。前太史蘇公平仲。自金華來。舍于浦江。黃氏翌日辛亥。某往見。又翌日壬子。黃氏之長資善。與客遊于舍北溪上。張飲于西澗。觴豆惟濁。蔬蓴以時。酒行不亟。

談說孔洽涼風徐來拂樹振衣雲容水態滌人心目賓主相樂甚某乃持觴屬資善曰君知所由樂乎資善曰惟嘉賓之辱臨獲周旋於尊俎之間敢不拜貺某曰君辭太謙雖然今日之樂某能言之六合之內吾閱闔黎首之民吾昆弟子姪使昆弟呻于庭子姪不安于室能獨樂乎曰不能盜伏于奧奴隸鬪于廡能獨樂乎曰不能然則獲享此樂者非謂天下晏安兆民各順其性而吾因得休于此乎斯果誰之賜乎資善拜曰天子之賜也公亦曰子之言是也某舉觴壽公曰公嘗編摩禁林頌聖治道民和公職也公其可無辭公曰子言誠然某退爲詩三百三十言以進公和之已而某又和之而增至五百言請公申之俾能詩者繼之而俾黃氏藏之黃氏之從遊者曰仲昭曰容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上也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邃清卽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于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余立視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爲美也余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呖訇若風雨驟至余駭且顧出戶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爲而耳亦忘其爲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物矣況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飲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益爲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

世豈復有斯人耶。余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余吟首三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絕。書遇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爲雨真至也。以手承簷，雷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叔度，置諸溪亭，使人知余之會乎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梅隱詩序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宜乎道適乎時，不失其正，斯可矣。有忘世之心，其過至於太高而無用；志存乎徇世，其過流於鄙陋而無恥。聖賢所以異於衆人，以其才足以養民，仁足以遂物之性，而智足以行之耳。有其具而無用世之心，是謂之狷，負其器不察其時之可否，是謂之瞽。二者皆非也。而狷爲愈，以其自視者重，而視外物也輕，故有天下者，命之曰隱逸，而旌別崇異之。後世之士，樂其名之可喜，而利其物之易售也，不察己之有無，每以隱自名，飾其文辭藝能，而奔走乎市朝，叫號乎有力者，以取祿位。及其既得，則陽辭詭遜，以爲高，在位者不知也，信其然。又從而以隱命之，於是天下無隱士，非無隱士也。隱者不求知於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於心，視外物如蚊翼蠅喙，方以及其身爲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狷士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海內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遯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故余於恆人未嘗敢忽之。浦陽鄭君仲載，爲余稱會稽劉君伯時，慕隱而雅好梅，環其舍植之，而處乎其間，人號之曰梅隱。而劉君異時嘗仕矣，其跡不數數乎隱也。余以是異之，會稽自昔多隱者，梅子真一世奇士，至

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不識子眞者。未必不卒。徒視之也。謂子眞非隱者。可乎。事有跡甚類。而心不同。有不求甚似。而趣不遠者。然則焉知劉君非隱者。亦焉知其果隱者也。此惟劉君知之。吾不足識之。而謂劉君好梅。與慕子眞。蓋皆未可知也。夫不期乎當世之知。而心獨追古人而友之。非君子其能然乎。劉君審知此。則吾不謂天下無隱者也。

迎養詩序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憂患而祈。藐焉而不奮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是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之正。而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之事。而妄意其報。及乎弗奮。則謂天爲幽遠而難徵。是豈知天者哉。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而母氏告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爲學立身。以贖父入膠水縣庠。爲弟子員。劬書攻文。晝夜靡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二年。甲子。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慎爲上所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忘。因乘間扣頭自陳。請納官代父。辭甚哀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承詔。俾乘傳躬至閩。迎以歸。公馳詣謫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涕泣。向闕拜舞。以爲更生。迺俱至闕下。謝恩。上嘉其純孝。眷待日益隆。遂累除至今官。薦紳士觀其事。莫不竊嘆。皇上待下之仁。喜公孝思之有成。相與爲歌詩以美之。而友人鄭公禮爲屬官。天曹以書屬予。敍天下之事。其初可以力至者。人之所能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非天莫能與於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人之所可爲。至於學成而仕。仕而列乎朝。爲近臣。爲

貴臣而爲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遺其願。此豈人之所可必哉。上不遺其願矣。使父或有疾疢。則何以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迎於瘴癘之鄉。而歸致其養。非夫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恆與人事相符。當海內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之時。上方以孝爲治。而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伸。而無憾。雖天有以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爲報乎。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任。當竭誠以輔國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爲孝子。而爲忠臣。則長見天道之佑。其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恆患乎無志。有志而不忘。則所爲無不成。予雖不獲識公之爲人。然觀其孝親。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有園池者。則有花。有花而得賞者。難也。有酒與肴。閑暇則可以賞。賞而能詩以記之者。難也。讀書之家。或能文。其多至於若干篇者。又難也。賓客衆而製作多者。有之。皆出一姓之人。若鄭氏者。又難也。族屬衆者。或可及一姓。而一家者。鄭氏而已。鄭氏之家。以儉素相承。雖有花。他時未嘗賞。而今也。爲太史公之歸。而特設筵以樂之。又可尙也。太史公致政而歸。未嘗出遊。而爲鄭氏出。又難得也。公之文。不輕以與人。而序鄭氏之詩。又難得也。公序人之詩。亦有矣。恐或至於流連。而亟以太康爲規。其愛鄭氏之深。又難得也。夫天下之物。不可以數計。其難得者。人必寶而傳之。是詩也。其有不傳者乎。

義門詩序

孟子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先王導民之具詳矣。政教以約之。禮樂以正之。刑罰以威之。猶以爲未足。而復宣之以言。入之以聲。言載於書。聲感於耳。斯民之視聽。莫不有所勸戒。寧有不善者乎。秦漢以來。治道湮熄。先王之澤。不可復見。所存者。獨詩爲粗完。傳於學者。孟子所謂仁聲。詩蓋爲近之。然其言雖存。而不易入。人誦說者。且不解其意。況於聞之者哉。蓋世遠而事異。旨微而理密。人不爲之感者。固宜也。後世之詩。出於一時之言。殆若可以感人矣。而病於道德不足。而辭采有餘。故雖可以感人。而不能使人知性情之正。夫人莫不有仁讓敬義之心也。恆患不能言之。以其心之所同然者入其耳。戾者化。悍者革。悔者至於涕泣。自訟。喜者至於舞手蹈足。此仁聲之所以爲深者乎。惜夫。其不見於世也。久矣。予於浦陽王氏。得士大夫所爲義門之詩。而讀之。喟然爲之歎息。然後知仁聲未嘗盡亡也。王氏累數世。千指合食。不以親疏少異其行。信有足稱者。詩之所言。雖辭有不同者。而其旨必歸於孝悌禮讓。慈愛敦睦。懇懇然有閔俗思古之意。使治天下者。不用仁聲化民則已。苟有用者。舍是詩將奚取哉。天下之不治。多始於民不親睦。涵斯民於教化之中。使之勇於爲善。而怯於爲暴者。豈條法約束。顯示而明禁之。亦惟濡滌其耳目。昭融其心志。俾自得之耳。夫不能使民自得。而欲以淺陋之術制之。其倖致於安治者。鮮哉。今天子方興三代之政。必以詩道化民。將見王氏之詩。采於史官。而用孝邦國。然則此詩也。非王氏之詩。乃治世之音也。非爲一時之觀美。實後世之所法者也。

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予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趙孟之門。寒者能使之溫。餒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然欲使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顏回原憲。皆崎窮困厄之士。食無稻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詒談者之口。而稱仁義者。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可以勢利奪也。尚矣。士之致乎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予。一國不予之。一國之所予。天下不予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見也。鄉之人曰然。國之人曰然。天下之人曰然。天下皆曰然。而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傳乎世者。未之見也。故名發諸身。揚於衆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婺之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襲。歷元迨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既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咏歌之。鄭氏嘗集爲書。卽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由是鄭氏之義聞海內。鄭氏之里深溪。有王氏諱澄者。嘗慕鄭氏名。教其子孫。取以爲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亦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贊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爲書。卽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深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知所慕。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其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有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爲人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少乎。蓋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沒無聞者多故也。夫人之生。莫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與草木同爲澌盡。豈不誠惑乎。故士論富貴貧賤。惟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無之。讀斯集者。非惟王氏後人。當思自勵。有人心者。皆知所以鑒矣。

御賜廣揚衛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天之量不可得而測也。觀乎晝夜之降升，則可窺其度。日月之形不可得而識也。視乎光華之所被，則可知其明。聖人之盛德，其高深博大，茫乎不可以私智揣度也。苟非因其慶賞政令，以求其志意之所屬，何由而測識其盛哉。自昔爲治者，戰伐之世，多輕文吏，安平之時，多疏武臣。是雖勢使之然，而理有不宜然者。今天子以神武定四海，當攻取之初，文武兩用，各盡其材。於封疆介冑之臣，宏謨偉烈，拔乎千載之上者，待以恩禮，未嘗少忘。洪武十八年秋九月，廣揚衛指揮臣方某，有宿衛勞，出內廄五花馬賜之。在廷羣臣咸咨嗟感激，或發乎詠歌，宣侈上恩，以爲方氏光榮。是歲廣揚季弟，以事還台，謂人言曰：吾昆弟無分寸功，上以先人之故，官之祿之，置之左右，比諸心膂舊臣，天地之德，念無以報，而今重有此賜，顧吾兄弟其何以堪。乃傳言山中，俾某爲之序其事，以示子孫，于無窮。某於廣揚雖未之識，然以聖天子寵錫之隆而推之，其致此者，蓋必有道矣。古之賢將，治身之道，雖非一端，然在內而使人君親之，以爲安，在外而使國家倚之，以爲重，至於後昆，而承其遺澤，而與國同休戚者，自非忠誠神武，可以格乎天人，其曷能臻此哉。某昔於京師聞人言，廣揚敦碩畏慎，而其季子好學有文，繼今益自奮勵，殫厥心力，處輦轂之下，則思盡忠，守疆宇于外，則思愛民，以承祿位于悠久。方氏之澤，其有艾乎。在易之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寵錫之來，蓋未艾也。魯人美魯侯之詩曰：思無疆，斯馬斯臧，廣揚昆弟，其尙深思國恩之隆厚，載揚天子之寵命哉。

衛氏紫薇詩序

人果靈於卉木乎。筮而聽乎蓍，紀日而視乎蓂，靡草之死，菊之有華，曆象候時者，以爲準。三秀之莖，連理

之植。論治亂者取徵焉。則卉木未嘗不靈於人也。謂卉木果靈於人乎。贊天地之化。遂萬物之生者。惟人爲能然。而卉木不與。然則謂之不靈於人。不可謂之果靈於人。亦不可。蓋人苟能盡其性。則將於天地比德。何卉木之不如。苟蔽於私而溺於欲。戕其性而謬迷其天。誠有不若卉木之足信者矣。以周公之聖。管蔡至親。而禾乃爲之異畝。同穎。管蔡雖人也。而不知周公之可尊。禾雖微物。而能彰周公之德焉。可謂人果靈於物乎哉。是知人誘於利欲。故往往失其性。無知無欲之物。其受乎天者。不與世俗變遷。其能兆氣化之衰盛。而發祥禎以示人也。固宜。新安衛氏爲三秦令族。異時嘗有顯者。正堂之陰植紫薇焉。元季之亂。百口逃難。他所室廬草樹蕩爲灰燼者。垂三十年。及國朝平定海內。衛氏之秀曰希古者。始求故基而築室以居。越明年紫薇復萌。今二十年矣。華榦之盛無讓承平時。人咸謂衛氏舊族也。其先蓋有厚德中衰而重興。其將復盛乎。觀於紫薇。蓋兆之矣。聞者多爲詩以述其異。夫卉木與人殊形而異類。自常情言之。邈乎其不相與也。然而災祥之至。多有徵焉者。蓋人與物同乎一理與氣耳。家之將昌。氣之鍾也。必盛人得之而爲才賢。其在物也。爲嘉卉。爲奇葩。榮茂必異於常。及其將衰也。反是。衛氏之家。由一木而占之。粹美之氣。鍾之者厚矣。將見高才異能之士。出而爲斯世之瑞。文太平之休。以光耀於無窮。豈特見於卉藥之徵哉。蓋人於盛衰之兆。多因物以見。而物之禎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傳。今希古以文學鳴于關中。而其子孫多有才而嗜學。使紫薇而果有知。殆必自賀其遭遇也夫。

豐湖書室序

某初侍先君守濟寧。獲拜參政。何公於山東行省。公當天下未靖時。舉南粵數州之籍來獻。天子弗勞干

戈全其富庶。乃嘉寵公。錫以璽書。授之大藩。公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莫敢犯。而所爲皆本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某獲侍几杖者數月。公每稱其子奉先之嗜學。固已知公之必有後。而聞奉先之賢。及某居先君之喪。畢來京師。公亦以老致政。居國門南之私第。又往拜焉。而奉先適自粵來省。公命相與論辯。往昔治亂之理。奉先劇談歷數。如江出巫峽而東馳。壯馬脫銜而驟於曠野也。如髮初櫛而承之以手。繭淪盆而鼓之。其緒雖多而不紊也。恢乎如鋸斷木。秩乎如繩貫珠而連之也。某益大駭。知奉先之果賢不可及。意其爲學之功。必有過人者。已而奉先來言。居粵時。嘗卽惠州豐湖之濱爲書室。日講學其中。士大夫多爲詩稱其善詩。已聯爲巨卷子爲我序之。某於是又知奉先過人者。在是也。生乎富貴而好禮。聖人以爲難。彼在周之時。去文武之化未遠。猶若是。況今遠聖人二千載。惠距聖人之居六七千里。而奉先不惟好禮。又能浸灌乎問學。沈酣乎仁義。出言制行。鬱然儒者。豈易得哉。是可見參政公之教行於家。善格於天。使然。非世之徒富貴者比。可歌也。昔麟趾之詩。稱公子之羊。聖人取而著于周南。以彰周公之德。今天子方法成周之治。歌詩之作。洋溢宇內。他日采詩者。得豐湖之詩。必將序之曰。此何公之化也。則奉先之賢。可以不朽。垂千載。而豈徒一時爲觀美而已哉。

雷峯樵叟序並贊

雷峯樵叟者。台之寧海人也。世居雷峯之下。業詩書。敦禮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爲鄉邦所敬式。叟淳龐邃密。事父母。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由是孝友之行。聞于遐邇。然不妄交接。遇佻儉之徒。恆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強與之善。叟終不屈。遇縉紳之士。延至于家。相與論古今人物賢否。稽疑質惑。雖至浹旬。洽月。

無怠容。鄉閭有忿爭不辨。縣吏相與詣門質諸叟。叟喻以一言。咸悅服而去。雅愛讀書。自少至老不倦。課子弟耕讀有恆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喜。間聞嬉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樹林蒼蔚。鳥聲啾啾。烟靄間。卽幅巾杖屨。徜徉於山巔水澗。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駕舟楫。操網罟。出沒于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目之。手耒耜。腰鎌鉞。往來于畎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屨。所業必詩書。無運斤斫斧之勤。無拾枯束濕之勞。而顧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修其實。擇美名而居之。手未能操簡牘。心未能頌章句。輒軒然以儒者自居。法律之莫諳。爵號之莫曉。輒岸然以古之良臣自處。曰長者曰先生曰臯曰夔。已處之而不愧。人呼之而不異。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病之者蓋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爲者。自號亦欲矯里閭之弊。反浮風而歸之淳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而能得樵者之樂。白雲溶溶。彌布崖谷。隴樹排青。林溪漲綠。出入烟霞。友于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搖落。潭澗澄清。霜呈錦樹。壑殷秋聲。砉然長嘯。谷應山鳴。而杳不知寒暑之變。更推此而言。四時之樂。寧有旣乎。彼樵者習其事。恐未能知其樂。予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予能全而有之。庸以自目。孰云不稱。若奚言之固耶。或以叟言告同里某某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嘆。爰爲作贊。叟姓徐。名山南。字廷嶽。贊曰。

詩禮奕燁。族之右兮。躬修孝友。德之茂兮。娛心竹素。學殖之富兮。外防蠹賊。佻薄不許爲友兮。內存孝謹。子姓咸歸于厚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閔俗之浮。咸遺實而取名兮。慨末流之汜溢。欲泝源而反

舊兮。攬烟霞之勝槩。累於我乎。何有兮。較厥德於懷氏之民。尙奚先而奚後兮。

望雲詩序

君子有以一言傳世者。非以其言也。以其事也。非以其事也。以其德也。戰國之士。以辨說稱。晉宋之士。以清談著。古之能言者。亦衆矣。其言或存於世。而世不之貴。或聞於人。而人不之傳。豈其言之不美哉。事不關於倫理。而德不足爲重輕。人之不取之也。固宜。昔狄文德公嘗登太行。見白雲孤飛。而念其親。今數百年矣。人子之行役于外。而思親者。舍白雲無所爲言。或繪而爲圖。或發諸詠歌。嗟乎。當文惠公之出斯言也。以抒其一時愛親之情耳。夫孰知其卒傳于世。而不廢哉。蓋其德修于身。事功立于天下。而洽于生民。人思其德。而不能忘。則并其微言細行。咸識而傳之。以爲口實。固非特以其一言之善也。如其言。則人子之思親。觀一物。則感慕之心生。孰不能爲是言哉。衆人不傳。而文惠公之事。獨見取於後世。非有以也。夫今世之士。知取公之言。而不知公言之所以見取於人。謂之愛親。則可。謂之能孝。則未也。若文登孫惟大者。其有志於事親者。與。惟大年二十餘。辭二親。肄業于太學。久弗獲歸省。今年抵命。來台之寧海。去其鄉數千里。寧海地際鉅海。而登亦海邦也。惟大覩飛雲往來海上。因感文惠公之言。而嘆曰。倏南兮。忽北雲之飛兮。自我親側。奉王事兮。獨違子職。欲見親兮。不得。因悵然泣下。縉紳之士。聞而悲之。多爲之賦詩。古今之人。同是情也。天之降衷。同是理也。惟大之歎。與文惠公之言。何以異乎。然文惠公之孝。不在乎言。而在乎德。不在乎朝夕定省之微。而在乎正國家。匡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以予觀乎。惟大持己。廉臨事。審其志甚美。此可以爲孝親矣。由是而充焉。以之治民。則盡乎仁。以之事君。則盡乎敬。斂之爲德。施之爲

功安所往而非孝子之事哉。故平居而飲食甘旨。不去親側。可以爲善養。而不足謂之卓行。疾病而刲股刺血。可以爲難能。而不足謂之達孝。致其身爲聖賢君子。而以令名貽其親。此豈非孝之至者乎。惟大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有志於古人。予不敢以衆人望之也。孰謂惟大而不以君子自望哉。德爲君子。而言爲後世法。此文惠公所以爲孝也。惟大有取於其言。其必知所擇也。夫其尙知所勉也夫。

張氏思親圖詩序

古之爲治者。以誠御下。而不預防其私。其才略之任也。拔於閭巷之間。而俾治其郡邑。不使其有逆情拂意之歎。故仕者內得以養其親。而外可以盡其職。後世則不然。任人不問其地之所宜。心之所願。必置諸數千里之外。以爲不若是。則恐其顧私而廢法。嗟乎。使吾所用之人。不賢邪。雖易地而處之。不能絕其私也。使得賢者而用之。彼視其妻子。且不肯循私恩。以違道。況其州里之人乎。不愼擇於未用之先。而曲爲之禁。是以仕有去鄉之憂。有不能養親之憾。而國亦不獲得才之益。如是者。蓋千餘歲矣。自三代以來。聖人所立之制。世主除革毀棄者。相屬。獨於此則守之。以爲宜然。此余於張君文思。不能無所感也。張君世家河南之蘭陽。其父母皆老矣。而君猶爲倉庫之官。於東南遠郡。欲迎以養。則勢有不能。欲請而歸。則法有不可。每言於人。則悲歎不已。或爲圖其鄉閭景物之槩。日觀省之。以自慰。能言者多發爲詠歌。以寫其憂思。人子之於親。朝夕養於其側者。職也。出而仕於世。壓於法。而不獲終其養者。亦職也。養且仕焉。兼盡其職。而無憾者。古之事也。而張君。今之人也。古與今判也。久矣。張君之於親。欲無思得乎。雖然。古之君子。蓋有言矣。口體之養。不若心志之養也。身之不遠。不若名譽不亡之美也。使親日與俱。而道術無聞於世。

名聲不昭於後。以爲善養則可矣。而於孝乎何取。誠能不卑其官。敬慎其身。俾職益修。吾之位隨以大人。稱其事。以貽父母光榮。則於孝也得矣。吾聞張氏異時嘗有顯人。而張君敦厚。能承其業。父母之望其身。有非特朝夕之養也。信能以孝之大者自勉。則雖不獲終養於家。豈足憾哉。

趙彥殊字序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己。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因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彥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鄭生允充字序

余友浦江鄭君叔寬之子耀。年十六。受學於余。能記經傳數十萬言。而約知其說。鄭君請冠而字之。余取孟子充實光輝之意。字之曰允充。爲辭以視之矣。鄭君復爲之請。曰子常愛是子也。以爲可教。教之於始。冠。將望以成人之事。子其何以命之。余曰。人之具耳目口鼻四肢全而百骸順者。形之成也。冠帶衣裳佩玉而曳履。望之儼然。有儀而可愛者。服之成也。是皆可以爲人矣。而古之君子。不是之重者。豈不以其德乎。故孝友足以宜乎家。忠信足以合乎鄉。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智足以燭乎理。才足以建乎事。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必也窮天下之理。有諸己而誠。兼仁智之道。而不滯於一偏。全文武之器。而用舍各以其時。達以功。傳隱以義。著者其惟成人乎。而非學何能至是哉。由孟子之言。而求於古人之中。若高柴原憲。愿潔懋廉。見之者服。而聞之者慕。可謂善人矣。而有諸己者未至也。漆雕開之篤於信道。子路之勇於改過。可謂信人矣。而充實則未及也。曾子子夏。可以爲充實矣。而未至於光輝。德全于中。而形于外。政教可以善俗。而文章言語。可以化民者。其惟孟子乎。孟子之德。優爲大人。其未達乎聖者。未化也。使孟子而化。則與孔子何異。學必至於孟子。而後爲成人。則人豈易成乎哉。三代以下。才智藝能。不愧乎古者甚衆。而成人未之數見。蓋道之難知也久矣。今余望生以聖賢之事。其可不致思乎。夫以恆人而欲以聖賢較功。絮德人固疑其莫之稱也。然爲人而不以聖賢自望。賤其身孰甚焉。教人而不以聖賢望人。誣其人孰大焉。鄭氏世家也。持身範家之法。人以爲得三代之意。則余以聖賢望生者。非敢誣乎人也。孰謂生之好學而忍自賤其身乎。洪武十五年春正月。旣望撰。

黃仲儀仲顏字序

眉山蘇先生字浦江黃君憲曰仲儀爲辭以祝之其說旣大矣而復請於予予固以不佞辭仲儀女兄之夫鄭君叔度力爲言且曰先生之先文忠公嘗字張恕曰忠甫厚之是固有一人二字者矣子重字而申言之不亦可乎余重字之曰仲顏而告之曰子嘗見射者乎虎熊豹豺之候陳于前射者之志各有所存焉志之所存目存之手存之身之爲勢又存之其志在乎豹去乎豹者鮮矣必不中乎豹也志存乎虎去乎虎者鮮矣必不中乎熊之側也茫茫然無所定志極乎高遠而射之則終於不中而已矣聖賢之爲學亦然古人之善雖無所不學而取法於古人則各有志焉周公舍武王而師文王孟子舍曾子子思而學孔子言之所則者文王孔子也行之所效者文王孔子也日之所習夕之所思者舍文王孔子無所用其心故周公之道與文王類而孟子謂予爲聖人之徒使一聖一賢不各師所可師而泛焉慕乎古之聖人其志雖高而於成功也難矣今之學者其質非皆不若古人也其不足爲聖賢之徒者知好古而不能取法也漢之處士有黃憲者人稱之爲顏子而言論行事無傳焉仲儀之姓名其尙與之同乎抑亦慕之而將法之乎憲之德量渾融不可得而澄撓近乎顏子犯而不較處衰世而不欲仕近乎顏子之舍之則藏然顏子之所至非憲所及也憲質美而未聞道蓋所謂善人歟其視顏子猶曾子子思之視孔子也吾不欲仲儀學之也仲儀苟欲慕憲其學顏子乎學顏子而未及猶足以爲憲學憲而不得非惟不及顏子且并憲而失之先王謂仲儀云者欲其法古人之善也余重以仲顏云者欲其師顏子也思前之所字以博取乎聖賢之道思後之所字勉而取中於顏子焉此先生與余言也好古而不知所歸苟師乎憲而自畫

非所謂仲儀仲顏也。

序